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與僑教學院東亞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Education for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漢唐醫學之「人神」禁忌研究

'REN SHEN' Acupuncture Taboo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during Han and Tang Dynasty

鄭宛鈞

Cheng, Wan-Chun

指導教授：劉增貴博士 藤井倫明博士

Liu, Tseng-kuei Michiaki Fujii

中華民國 101年8月

August 201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碩士論文通過合格證明書

姓名：鄭宛鈞

學號：698810079

碩士論文題目：

中文：漢唐醫學之「人神」禁忌研究

英文：“REN SHEN” Acupuncture Taboo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during Han and Tang Dynasty

經審查合格，特予證明

論文口試委員

林富士

林富士 博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李貞德

李貞德 博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劉增貴

劉增貴 博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論文指導教授

藤井倫明

藤井倫明 博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副教授
論文指導教授

系主任/所長簽章：

東亞學系
系主任 張崑將

中華民國 101 年 8 月 9 日

謝 辭

大學時代，因緣際會閱讀了中醫武俠小說《大中醫》，書中提到針灸需擇「人神不在日」的說法，若誤傷「人神」可能會傷生害命。然而我在學習針灸的過程中，卻未曾聽到中醫師叮嚀「人神」的重要性。「人神」究竟是什麼呢？本著對健康、性命的關懷以及求知的熱情，自此便矢志探索「人神」問題。「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儘管問題相當艱難、追尋答案的過程頗為苦澀，我依然享受尋寶、解密的喜悅。

在論文完成的今日，我要誠摯地向指導教授藤井倫明老師以及劉增貴老師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兩位老師給學生相當自由的揮灑空間，並且悉心地引領學生在醫學史、術數史的領域一窺堂奧。每當有新發現或疑惑時，我經常去找劉老師請益。劉老師溫和謙遜又學養深厚，總是很有耐心地與學生討論、指點正確的方向，使本論文不至於荒腔走板。另外，我要深深地感謝李建民老師，如同長桑君授秘方書籍與扁鵲一般，老師贈與我許多醫書以奠定研究基礎。老師治學的嚴謹態度，更是我學習的典範。謝謝老師們的栽培與陶鑄！

本論文能順利完成，要特別感謝幾位師友的斧正與幫忙。感謝口試委員李貞德老師以及林富士老師，百忙之中抽空評論學生的論文，兩位老師非常用心地閱讀拙文並提出視野宏觀的寶貴意見，使本論文能漸臻完善。「人神」議題橫跨多項領域、艱澀難解，感謝中國醫藥大學的蔡忠志學長和南京中醫藥大學的許祐忠鼎力相助、不吝解惑。感謝劉紹華老師給予學生鼓勵與獎助，對於後進百般提攜。

大量閱讀書籍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感謝皮國立、吳添成學長，陳秀真、陳淑梅、沈玫瑰、許文薰學姐，大方贈書、提供借書證，使我的論文素材更為豐厚。感謝薛孟琪、周家瑜、黃文儀學姐，魏楚陽、許凱翔、胡全威、洪仕豪、洪啟明學長，對於拙文加以針砭、指教。各位前輩對我的關愛與照顧，讓人感到如沐春風，如浴冬陽。感謝一起奮鬥、互相砥礪的所上的同學們，鄭紫蘋、

劉慧玲、余玟欣、李奕青、張玲瑜、賴彥好、廖翌倬……等最佳良伴。感謝身在彼岸的摯友，一直默默支持、鼓勵著我。感謝好朋友謝嫣然、胡一婷、劉延芳、黃安秀、張銘楚、陸雅稚，又要陪我搞笑、吃吃喝喝，還得聽我嘮叨論文的內容。因為有你們情義相挺、歡樂為伴，寫論文的日子也就沒那麼苦悶了。

對於論文寫作者而言，身心調適是重要的一環。感謝歐美所的郭實渝老師教授炭筆素描，學習素描有助於我調整思維模式，修正文章的架構以及比重。感謝史語所的洪四雄老師教授氣功，練氣養神、固本培元讓我能精神奕奕地努力筆耕。感謝人社中心以及法律所的球友們，江孟聰和葉欣怡陪我練羽球，活絡筋骨、淋漓暢快。中央研究院是很好的學術大搖籃，這三年來我除了在師大修課，其他時間都浸潤在院裡唸書、工讀。在此對中研院致上最深的感謝與敬意！

一千多個日子以來，時而茫然無助，時而殫精竭慮。何其有幸！在亦步亦趨的探索過程中，山風溪水是我生命的導師，日月星斗是我前進的嚮導。何其有幸！一路上有這麼多人伸出溫暖的手拉我一把。何其有幸！生長在一個幸福和樂的家庭，親愛的家人是我最堅實的後盾。感謝父母與弟弟對我無盡的包容與愛護，家中都快被我的書佔滿了。吾之立於世，當無愧於心、無忝所生。這本論文含藏著我的學思點滴以及上天對我的眷顧之情，謹以此書獻給我最愛的家人。謝謝！

壬辰年立秋 鄭宛鈞 誌於酌理齋

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漢唐時期醫療方面的「人神」禁忌。正如唐代藥王孫思邈所指出的，醫者施行針灸前必須先知道病人的「行年」以及「人神所在」。若醫者在診療時誤傷了患者的「人神所在」，可能會導致病人死亡。在漢唐時人的眼光中，究竟如何理解「人神」？漢唐醫家如何避免犯傷「人神」？「人神」禁忌的理論基礎為何？目前對於「人神」的源流未清，爭議仍多。全文聚焦在「人神」概念的發展、傳承、變異以及應用，希冀能重建「人神」禁忌在漢唐時期中的原始面貌，拼湊出古代醫學地圖缺漏的「人神」區塊。

本研究主要採取輯佚的方式將各種「人神」資料勾稽出來。藉由整理《黃帝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等醫學典籍，以及秦簡、楚簡與漢簡文獻和敦煌醫學卷子，耙梳出各式「人神」禁忌並且試圖說明當中的意涵。經研究發現，在漢末三國到南北朝時期的醫學發展中，「人神」概念仍處於一個發展期，各家各派都有其依時避忌的學說。「人氣」、「人神」的說法相互滲透、結合，到了唐代開始取得突破性進展，匯流成一套「人神」禁忌學說。在實際操作方面，為了避免誤傷患者的「人神」，醫家所採取的解決之道就是取「天醫」。

本文可總結成三大結論。第一、人與天地相應的思想是「人神」立論的核心。第二、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刺癰疽也需避「人神」。第三、周期節律是「人神」原理的精髓。總之，「人神」禁忌有其一定的規律，其時間和空間的搭配是固定不變的。

關鍵詞：人神、人氣、天人相應、針灸、癰疽、血氣、醫療禁忌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examine the taboo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out Acupuncture-mox from Han dynasty to Tang Dynasty. The acupuncture taboo originates from Han dynasty and becomes a theory in Tang dynasty. A representative Chinese medical doctor, Sun, described in his book *Qiānjīn yì fāng* 千金翼方 the pre-requisite ritual before acupuncture is performed: to grasp the ‘xíng nián’ 行年 of the patient and ‘rén shén suǒ zài.’ 人神所在. The taboo above is of little concern, however, if the patient is in emergency. If the co-existence of ‘rén shén’ 人神 preclude acupuncture, then is the non-existence of them an approval? Since the notion of ‘ren shen’ still eludes easy definition, but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delve in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s of its popular medical realities in the both dynasties and find its theoretic ground for a still controversial issue.

To historicize ‘rén shén’ —to bring a historical controversy to light— this thesis relies heavily on such medical classics as ‘*Huángdì háma jīng*’ 黃帝蝦蟇經, ‘*Bèijī qiānjīn yàofāng*’ 備急千金要方, ‘*Wàitái mìyào fāng*’ 外臺秘要方, bamboo slips of Han dynasty and Dūnhuáng Medial Paper. On this matrix of medical documents, by these medical documents, a historicized edifice of ‘rén shén’ taboo can be shed some light. Its aim is to map the contour of ‘rén shén’ during Tang and Han dynasties, and, most importantly, to integrate the ‘rén shén’ vignette into the tapestry of ancient medicine. According to research, ‘rén shén’, from the latter Han Dynasty into Wei-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s still in its formative stage in which its practice does not consolidate into a consistent scholarship. ‘Rén shén’ and ‘rén qì’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intermingle. It is not until the Tang Dynasty that these various notions form a stringent system of the ‘rén shén’ taboo. In practice, to preserve the will-being of the patient’s ‘rén shén’, medical experts adopt the approach of ‘*tiān yī*’ 天醫.

In a nutshell, there are three points of the conclusion of this thesis. First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human and sky/earth is the essence of ‘rén shén’ theory. Second, to harm ‘rén shén’ can cause *yōng jū* 癰疽, but treat such ulcer must take ‘rén shén’ into account. Third, ‘rén shén’ follows a rigorous pattern. In sum, ‘rén shén’ is a constellation of taboos that plays out itself along the coordinates of time and space.

Keyword : ren shen, ren qi,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man body and natural environment ,acupuncture ,yong ju , blood and qi, medical taboos

目 錄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研究緣起、研究範圍與取徑.....	1
一、研究緣起.....	1
二、研究範圍與取徑.....	3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	6
一、文獻回顧.....	6
二、問題意識.....	8
第二章、「人神」源流與概念試析.....	10
第一節、「人神」概念的形成.....	10
一、《黃帝內經》記載的「神」.....	10
二、《黃帝內經》記載的「人氣」.....	11
三、《黃帝蝦蟇經》的記載.....	13
第二節、「人神」概念的確立與沒落.....	16
一、唐代醫書的記載.....	16
二、敦煌文書的記載.....	17
三、宋代醫書的記載.....	20
第三節、「人神」概念試析.....	21
第四節、小結.....	24
第三章、人神的種類與內容.....	26
第一節、逐日人神與六日人神.....	26
一、逐日人神.....	26

二、六十日人神.....	32
第二節、四季人神與逐年人神.....	37
一、四季人神.....	37
二、逐年人神.....	43
第三節、十干人神與十二支人神.....	47
一、十干人神.....	47
二、十二支人神.....	54
第四節、十二時與十二祇人神.....	58
一、十二時人神.....	58
二、十二祇人神.....	63
第五節、小結.....	72
第四章、自然天象對「人神」的影響.....	74
第一節、人氣不和而疣贅生.....	75
第二節、日月薄蝕損「人神」.....	78
一、日鬪月毀.....	80
二、禁合陰陽.....	81
第三節、月亮周期應人身血氣.....	85
一、按月相療疣目.....	86
二、推測「人神」為血氣之屬.....	90
第四節、小結.....	93
第五章、「人神」的應用層面.....	94
第一節、刺癰疽需避「人神」.....	94
一、疽病所發避「人神」.....	94
二、疽病避「人神」試析.....	101

第二節、「人神」取「天醫」	102
一、「人神」取「天醫」的意涵.....	102
二、「推行年天醫法」試析.....	106
第三節、小結.....	108
第六章、結論.....	109
參 考 文 獻.....	113
附 錄.....	122

表目錄

表一、大唐同光四年具注曆 P.3247【每月人神注在當日足下】	18
表二、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 P.3403【人神】	18
表三、《新集備急灸經》 P.2675【人神】	19
表四、《范汪方》、《黃帝蝦蟇經》、《華陀方》【逐日人神】對照表.....	25
表五、《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	28
表六、《備急千金要方》【日辰忌】	30
表七、《外臺祕要方》【日忌法】	30
表八、《黃帝明堂灸經》【人神所在】	31
表九、《太平聖惠方》【日神忌】	31
表十、《黃帝蝦蟇經》【年神舍九部法】.....	43
表十一、《備急千金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外臺祕要方》【推行年人神法】....	44
表十二、《備急千金要方》【推十二部人神所在法】	44
表十三、《千金翼方》【行年人神所在法】	45
表十四、《外臺祕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十二部人神】	45
表十五、《新集備急灸經》【十二部人神】	46
表十六、十二支人神互參表.....	57
表十七、十二時人神.....	62
表十八、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建除》	65
表十九、十二祇人神.....	71
表二十、「建」日避「破」時（推斗擊時）	71
表二十一、推行年天醫法.....	107

圖目錄

圖一、六甲日神遊舍.....	35
圖二、六甲日神遊舍圖【《黃帝蝦蟇經》衛生彙編本】.....	36
圖三、六甲日神遊舍圖【《黃帝蝦蟇經》臨模影寫舊鈔本】.....	36
圖四、四季人神九宮八風圖.....	38
圖五、十干人神.....	53
圖六、十二支人神.....	57
圖七、十二月建.....	66
圖八、推行年天醫法.....	108

第一章、緒論

第一節將敘述研究緣起、研究範圍與取徑。孫思邈認為施行針灸必須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若醫者在診療時誤傷了患者的「人神所在」，可能會導致病人死亡。然而筆者在學習針灸的過程中，卻未曾聽到中醫師叮嚀「人神」的重要性。這引發了筆者對「人神」禁忌的探究動機。事實上，「人神」的確是一種見錄於醫書的醫療禁忌，並且多存於敦煌醫學卷子之中。本章的第二節將回顧相關研究以及聯繫史料，繼而點出文章的問題意識。既然「人神所在日」不能針灸醫療，那麼「人神不在日」是否意味著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呢？如果「人神不在日」的確適合進行醫療行為，漢唐醫家在實際操作時又有何取法？本論文聚焦於漢唐時期「人神」在醫療當中的展現，及其在歷史脈絡中的意義。

第一節、研究緣起、研究範圍與取徑

一、研究緣起

自古以來，人們最在乎的莫過於死生之大事。「難老」是春秋早期產生的欲望，但到了後期就希冀「不死」了。¹據說在上古時候，真正瞭解道的人，他們取法於陰陽、協調於術數，並且在飲食起居和勞動等方面維持適當作息。如此一來，可以形與神俱，壽命達到百歲、終其天年。²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期望能夠預測並符合術數的節律，或是利用陰陽雜占、數字推算來達到趨吉避凶的想望。古人早已懂得運用太乙、遁甲、六壬等術數用式，來判斷這些事項的吉凶。³從唐代的行政法典《唐六典》來看：「凡陰陽雜占，吉凶悔吝，其類有九，決萬民

¹ 杜正勝〈養生篇——長生的追求與技藝〉，《從眉壽到長生：醫療文化與中國古代生命觀》（臺北：三民書局，2005年），頁239。

² 《黃帝內經素問》卷一〈上古天真論第一〉，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年），頁10-11。：「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³ 按：隋代蕭吉《五行大義》即有太乙、遁甲、六壬等相關術數內容。參見：〔隋〕蕭吉《五行大義》卷四〈第十五論律呂〉，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臺北：新文豐，1985年），頁298。（原書頁72）。

之猶豫：凡曆注之用六，凡祿命之義六，皆辨其象數，通其消息，所以定吉凶焉。」⁴陰陽雜占的原則，來自於象數的運用，以通達消息、判定吉凶。術數是辨象數、通消息以及定吉凶所憑藉的方式，牽涉到對人、事、物的預測以及控制。在日常生活中，最擔心吉凶而需要占卜陰陽的事情，總共有九類；包含嫁娶、生產、曆注、屋宅、祿命、拜官、祠祭、發病以及殯葬。⁵牽涉到性命安危的「禁忌」事項備受關注；嫁娶、生產、發病、殯葬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近年來，許多關於節日、產育、婚喪、出行和禁忌語的研究，使得禮俗禁忌的知識體系建構日益深廣。⁶本文所要探討「人神」在醫療術數當中的應用，亦屬於禮俗禁忌的一部分。

唐代藥王孫思邈認為施行針灸必須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欲行針灸，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不與禁忌相應即可。」⁷關於「行年」的討論，可參見拙作；⁸「人神」禁忌多載於中醫的針灸古籍當中，醫家卻不太重視。有趣的是，「人神」

⁴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十四〈太卜署〉（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413。按：李林甫等說明第三項「曆注」的使用有六種，分別是大會、小會、雜會、歲會、建除、人神。「曆注」是指曆書上的附注，在年、月、日、朔閏、節氣、大小月之外，附記建除、血忌、反支等類目。「曆注」來自於古人對天文、曆法的認知，加上陰陽、五行術數思想。

⁵ 按：事實上，至少從漢代開始，已經運用「建除十二直」來標注曆譜，增加曆注說明。敦煌出土的永元九年（94年，沙畹537號）、元康三年（前63年，沙畹9號）、居延出土的建平二年（前5年，506號、14號）、本始四年（前6年，111號、6號）等漢簡皆記有建除。參見：張培瑜〈出土漢簡帛書上的曆注〉，收入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出土文獻研究續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頁135-147。

⁶ 參見：黃一農〈嫁娶宜忌：選擇術中的「亥不行嫁」與「陰陽不將」考辨〉，收入《法制與禮俗：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歷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頁285-308。江達智《春秋、戰國時代生育及婚喪禁忌之研究》成功大學碩士論文，1992年。張淑女《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以「人神」及「妊娠」禁忌為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1994年。劉增貴師〈秦簡《日書》中的出行禮俗與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2本，第3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1年9月）。劉增貴師〈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術數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8本，第4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7年12月）。張寅成《中國古代禁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0年）。

⁷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年），頁533-534。

⁸ 鄭宛鈞〈漢唐時期之醫療術數研究-以行年、人神為中心〉，收入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台灣民間宗教學術中心主編《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第一集》（新北：輔大臺灣民間宗教學術中心，2012

的說法亦見於風俗方術的書籍之中；可見得古人仍是相當重視「人神」禁忌。然而筆者在學習針灸的過程中，卻未曾聽到中醫師叮嚀「人神」的重要性。這引發了筆者對「人神」禁忌的探究動機。

二、研究範圍與取徑

本文的研究範圍以漢唐時期為最主要論述的時代，研究取徑則是採取輯佚的方式將各種「人神」資料勾稽出來。藉由整理《黃帝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外臺秘要方》等醫學典籍，以及秦簡、楚簡與漢簡文獻和敦煌醫學卷子，耙梳出各式「人神」禁忌並且試圖說明當中的意涵。

1959年在甘肅出土的《武威漢代醫簡》，簡21～簡25記載著〈黃帝治病神魂忌〉，是目前可見最早的依年循行的針灸醫療禁忌。《武威漢代醫簡》：「人生一歲毋灸心，十日而死。人生二歲毋灸腹，五日而死。人生三歲毋灸背，廿日而死。人生四歲，無灸頭，三日而死。人生五歲，無灸足，六日而死。……年已過百歲者不得灸刺，氣脈壹絕，灸刺者隨針死矣。獨……。」⁹這則漢簡所談論的灸刺禁忌，可以視為本文所要探討的術數醫療之中「人神」之忌的原型。依照年歲的不同，其忌出血的部位不可以進行針灸，若進行針灸則會傷生害命。這種醫療禁忌在漢代已經出現，因此漢代是本文探討「人神」禁忌必須上溯的時代。¹⁰

再者，「人神」相關的記載集中在漢代以後的醫學典籍。在漢末、三國時期的醫書《黃帝蝦蟇經》、《范汪方》以及《華佗方》等書，亦出現使用「人氣」、「神」的循行所在不可灸刺的說法。現今所知最早記載「人氣」、「人神」等針灸禁忌的醫書是《黃帝蝦蟇經》；部分學者認為該書成於漢代或是西元四世紀中期。《黃帝蝦蟇經》的題名在《隋書·經籍志》當中可見，亦著錄於《舊唐書》、《新唐書》

年)，頁 57-66。

⁹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頁4。

¹⁰ 〔日〕大庭脩《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京都：同朋舍，1990年6月），頁25。〈概説〉：敦煌漢簡中の佚書としては、『漢書』藝文志の「力牧十五篇」と考えられるもの二簡、吉凶禁忌に関する書及占いの書、共に今日では日書とよばれる書が六簡、相馬法の書一簡、医方書一簡。九九を書いた算書一簡がある。

之中。筆者暫時將《黃帝蝦蟆經》定為漢代之後，約末三國時期的醫書。《黃帝蝦蟆經》是本文側重的醫學典籍；此書的時代背景以及內容記載對於「人神」禁忌的發展而言，具備著承上啟下的樞紐地位。¹¹此書既是「人氣」、「人神」的濫觴，亦可認為是發展中的一大突破。

在唐代的醫書，如：《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黃帝明堂灸經》和《外臺祕要方》則以「人神所在」表示針灸必須依時避忌的原因。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欲行針灸，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不與禁忌相應即可。」¹²孫思邈在其另一本著作《千金翼方》亦云：「凡針灸服藥，皆須審知病患生年月日，推其行年游宮，生氣絕命訖，乃處斷之。」¹³可見得孫思邈對於針灸之前需注意「人神所在」與術數的概念相當重視，在其著作中屢屢著錄。簡單來說，人體內有「人神」，而「人神所在日」指的是這些「人神」各自依照年、月、日、時以及四季舍於人體各特定部位的時日，這些時

¹¹ 《黃帝蝦蟆經》這本醫書以黃帝和蝦蟆為名。許多古書、醫籍為了增加書籍本身的價值以及神聖化，經常託名為黃帝所作。至於強調「蝦蟆」的原因，丹波元胤亦有說明。《黃帝蝦蟆經·蝦蟆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68-70。（古籍原頁二十八下-三十上）。「右《黃帝蝦蟆圖》一卷，和氣氏奕世所傳。丙辰秋轉借自白川侍從，鈔而得之。按《隋經籍志》，《黃帝蝦蟆忌》一卷，正斯書也。渺茫不經，置而無論，千載遺編，條發幽光，宜珍惜也。寬政紀元九年尤集丁巳仲春丹波元簡廉夫識。《黃帝蝦蟆經》軸子一卷，先子借錄之列相白河候。其書雖全然出於假論，而《太平御覽》引《抱朴子》曰：黃帝經有《蝦蟆圖》，言月生始二日，蝦蟆始生，人亦不可針灸其處。《隋志》又有《明堂蝦蟆圖》一卷，徐悅《孔穴蝦蟆圖》三卷，則知晉宋間已行於世。考日中有烏，月中有蝦兔，其說來亦尚矣。《史記·龜策傳》曰：「日為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為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蟆。」《淮南子·精神訓》曰：「日中有踰烏，而月中有蟾蜍」，又《說林訓》曰：「月昭天下，蝕于詹諸，烏力勝日，而服於雛禮」。《參同契》曰：「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蟾蜍視封節，兔魄吐生光。」李善《文選》謝莊《月賦》注曰：「張衡靈憲云：『月者陰精之宗，積成為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云：「月之為言闕也，兩說，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也。」據此則其書似出於漢人者矣。舊抄頗多偽舛，然世久失傳，無他本可校，今雖明辨其為誤寫，不敢妄論，唯換軸為冊，付諸開雕，覽者益足以知非晚近假託之書也。文政辛巳季春初五日東都丹波元胤識。」

¹²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年），頁 533-534。

¹³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年），頁 923。

日不可進行針灸治療。值得注意的是，孫思邈僅以「凡醫者不知此法，下手即困」勸告醫家在進行針灸治療前，需要注意「行年宜忌」與「人神所在」。¹⁴唐代的王燾則是直接表明誤傷人神的嚴重性，「春左脇，秋右脇，夏在臍，冬在腰。以上人神並不宜灸之，傷神殺人。」¹⁵王燾的講法顯然更為嚴重，若針灸不避人神，將會損傷人神、危及性命。

第三，「人神」記載多存於敦煌醫書之中。¹⁶據馬繼興先生考證，敦煌醫學資料的撰著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和漢代，但絕大部分醫書則均系南北朝以後、隋唐時代的著作。馬繼興、叢春雨等多位專家學者根據釐定後的文字，進行考釋與解析。¹⁷《敦煌寶藏》中載錄的敦煌書籍，共有六部針灸類的卷子。其中與針灸宜忌相關的三部卷子：《新集備急灸經》(P.2675)、《灸經明堂》(S.5737)以及《人神日忌》(P.3247)，根據其字體、文體以及封存時間等方面來判斷，並與其他敦煌文書互相比較後，可得知這些書卷的撰成年代，多為唐代以及唐以前的時期。《新集備急灸經》：「今略諸家灸法，用濟不愚，兼及年、月、日等人神并諸家雜忌，用之，請審詳，神驗無比。」¹⁸可見得當時已有年、月、日等人神并諸家禁忌應用於灸法之中。¹⁹《灸經明堂》(S.5737)曰：「月一日足下，少陽不灸；二日在外踝，三日在股內……。以上人神不宜灸。」²⁰此外，《人神日忌》(P.3247)卷的內容多被轉錄於針灸醫書或其他方術、曆書之中。²¹

¹⁴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534。

¹⁵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3041。

¹⁶ 按：敦煌醫學文書是指發現於敦煌地區寺院千佛洞莫高窟石室中的中醫藥古文獻。

¹⁷ 馬繼興《敦煌古醫籍考釋》、《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叢春雨《敦煌中醫藥全書》、《敦煌中醫藥精華發微》；李應存《實用敦煌醫學》、《俄羅斯藏敦煌醫藥文獻釋要》、《敦煌佛儒道相關醫書釋要》。

¹⁸ 《新集備急灸經》，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臺北：新文豐，1986年），頁244。按：《新集備急灸經》編號(P.2675)共有兩個由不同人所抄錄的殘卷存世，當初由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攜至法國，現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新集備急灸經》內容記載著人神禁忌，針灸圖的部分已經亡佚。參見：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年12月)，頁200-211。

¹⁹ 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頁201。

²⁰ 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頁217-219。

²¹ 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頁220。按：現《人神日忌》藏於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的

第二節、文獻回顧與問題意識

一、文獻回顧

關於《黃帝蝦蟆經》的研究，是開展本文之礎石。日本學者浦山菊花以及坂出祥伸的研究尤為重要。浦山菊花有一篇文章〈中國傳統醫書中「禁忌」的變遷〉，主旨在觀察醫學史中的「禁」、「忌」與「禁忌」。從書中的禁忌、禁忌由來及其背景來談《黃帝蝦蟆經》的成立與由來，藉以辨明在醫學脈絡之下《黃帝蝦蟆經》的「禁忌」。²²浦山菊花亦製作了「人神」在醫書、敦煌文書中的內容對照表，然而並未加以深入解析。坂出祥伸則是針對《黃帝蝦蟆經》一書作了解題研究，介紹其版本來源並且與日本丹波康賴所著的《醫心方》相互對校。²³對於《黃帝蝦蟆經》的成書時代，本文採取坂出祥伸的說法，即漢末到東晉之間（三世紀到四世紀左右）。²⁴

《黃帝蝦蟆經》的內容部分，羅維前（Vivienne Lo）從針灸技術和《黃帝蝦蟆經》的時代背景談起，將全書的重點做了介紹。²⁵大陸學者則是用「時間醫學」一詞來指涉《黃帝蝦蟆經》的思想意涵。²⁶王濱認為《黃帝蝦蟆經》是以中醫時空觀，對針灸取穴禁忌等問題，提出了許多嚴格要求，尤其以月之盈虧說明人體氣血按著時空運行的分布規律，在某些人體部位的氣血變化，還有一定的研究價

《人神日忌》編號（P.3247），原卷正、背兩面書寫，正面為《四分羯磨》卷下；背面為《大唐同光四年具注曆》一卷。

²² [日] 浦山菊花〈《黃帝蝦蟆經》について〉，《東洋—比較文化論集—宮澤正順博士古稀記念》（東京：青史出版，2004年），頁239-252。

²³ [日] 坂出祥伸〈《黃帝蝦蟆經》について—成書時期を中心に〉，收入《解說・研究》《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九（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6年），頁1-16。

²⁴ [日] 坂出祥伸〈《黃帝蝦蟆經》について—成書時期を中心に〉，收入《解說・研究》《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九，頁14。

²⁵ Vivienne Lo, Huangdi Hama jing (The Yellow Emperor's Toad Canon), *Asia Major* 14, pt. (2001): 73.

²⁶ 參見：馬惠芳、郭長青〈《黃帝蝦蟆經》對針灸學的貢獻〉，《針灸臨床雜誌》第13卷，第3期，1997年，頁1-3。「《黃帝蝦蟆經》在《黃帝內經》的基礎上大大發展了針刺時間禁忌說，對針灸學作出了貢獻。」吳中朝〈《黃帝蝦蟆經》時間醫學思想探蹟〉《山西中醫》第6期，1990年，頁4-8。「〈《黃帝蝦蟆經》時間醫學思想探蹟〉在天人相應的大原則之下，細分刺灸擇時要考慮日、人相應以及月、人相應；並且運用現代科學闡釋太陽與月亮活動對人體生物機能變化的密切關係。」

值，還有待於臨床的驗證。²⁷大致而言，《黃帝蝦蟇經》隨月生毀的部分已經獲得相當程度的關注。

臺灣方面對於「人神」的研究較少，唯有鄢良與張淑女曾討論此議題。鄢良《人身小天地——中國象數醫學源流·時間醫學卷》第五章〈術數醫療趨避法〉提到「人氣人神所在刺灸避忌法」、「針灸服藥合藥叢辰宜忌論」。²⁸張淑女的碩士論文〈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以「人神」及「妊娠」禁忌為例〉，以「人神」以及「妊娠」這兩種同樣與身體相關的主題，作為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的探討對象。²⁹選擇術亦可稱為擇吉、擇日或取吉。同樣是探討中國傳統醫學當中的趨吉避凶用法，本文不以「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來命題，而是聚焦於「人神」禁忌作為探討的核心要旨。

大陸學者對於針灸避「人神」的研究成果頗豐。³⁰對於「人神」的解釋，王宇恒等人認為「人神」是指人的形體與神氣，亦即精神和物質，是古人用以解釋在針灸過程中突然發生意外的一種說法。³¹楊建宇和魏素麗則是將「人神避忌」視為中醫古典文獻中一個很具特色的學術論點，尤其是涉及到外科瘡瘍和針灸避忌時，人神避忌尤其被諸多醫家強調。此處所說的灸法禁忌是基於對人體氣血周流的認識，而人神隨氣血游行全身臟腑經絡，具有其自身的時間特點，這就是子午流注針法的理論基礎，也是以上諸多禁忌的理論基礎。³²北京中醫藥大學尚昌

²⁷ 王濱〈《黃帝蝦蟇經》與針灸禁忌的時空觀〉，《內蒙古中醫藥》第4期，2000年，頁35。

²⁸ 鄢良《人身小天地——中國象數醫學源流·時間醫學卷》（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頁74-101。

²⁹ 張淑女《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以「人神」及「妊娠」禁忌為例》清華大學碩士論文，1994年。

³⁰ 李戎認為屍神當為「居神」，（居）神的意義應理解為「居於人體某一個部位的神」，它並不固定在某一個人體部位，而是隨著時間的變動而變動的。屍神的探查，參照李戎〈針灸「人神禁忌」學說中的「屍神」辨誤〉，《中國針灸》第22卷，第8期，2002年，頁571。

³¹ 王宇恒，常存庫，黃寅焱〈針灸療法禁忌症的歷史探究〉，《針灸臨床雜誌》第21卷，第7期，2005年，頁50。

³² 楊建宇，魏素麗〈人神避忌略論〉，《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第11卷，第11期，2005年，頁812-813。尚嫻〈中醫對精氣血津液神的認識之（六）：漫談人體之「神」〉說神的產生和活動是有其物質基礎的。同時，神是寓於形體之外的，脫離形體組織的神是不存在的。以上關於神的生成，應該說是廣義的神。狹義的神，則是由人體內部的臟腑精氣對外界的刺激作出應答時產生的。神的產生以臟腑正常的生理功能及精氣血津液等物質為基礎，又能反作用於臟腑的功能活動、調控精氣血津液的代謝進行。精氣血津液充足，臟腑功能強健，

云的研究，依據現有資料將針灸人神禁忌的具體內容作了詳盡的整理。³³

縱使大陸學者對於時間醫學以及針灸避人神已然有不少討論，然而其他的相關細節，如：「人神」發展的本末、內涵以及實際操作層面，則有待本文繼續延伸處理。此外，在敦煌文書方面，亦有不少具注曆都有逐日人神的記載。例如：《大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 以及《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P.3403)。關於敦煌卷子當中的醫籍，羅振玉、王國維、王重民、向達、范行準、姜亮夫等前輩學者已有初步的整理。解讀以及校證的部分，馬繼興先生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敦煌中醫藥精華發微》，張儂《敦煌石窟秘方與灸經圖》、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以及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敦煌中醫藥精華發微》等，都有很大的貢獻。³⁴總的來說，前人對於「人神」禁忌的研究成果，僅泛言「人神」是屬於時間醫學或神煞的一種，或者停留在資料的羅列整理。「人神」概念的起源、演變以及實際應用的層面皆未曾提及，這些都是本文可以戮力研究的部分。

二、問題意識

李磊的研究認為，針灸日時避忌的各種方法主要盛行於隋唐時期，在後世已很少應用。³⁵筆者將進一步提出疑問，既然「人神」這麼重要，甚至攸關性命存亡。何以後世醫家在臨床診療時多不重視「人神之忌」，並且在醫學傳承的過程中，被放在一個邊緣的位置？事實上，「人氣」、「人神」常見錄於醫書之中，然而醫案裡面卻極少提到其在診療過程中的應用。這現象看似矛盾，卻頗值得玩

神就旺盛；精氣血津液虧耗，臟腑功能虛弱，神便會衰退。肖嫻〈中醫對精氣血津液神的認識之(六)：漫談人體之「神」〉，《開卷有益·求醫問藥》第12期，2004年，頁12-13。

³³ 肖昌云〈針灸人神禁忌學說研究〉，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³⁴ 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江西：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馬繼興等輯校《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張儂《敦煌石窟秘方與灸經圖》(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廣州：廣州科技出版社，2008年)。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年)。叢春雨《敦煌中醫藥精華發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年)。

³⁵ 李磊〈針灸日時知避忌——試論針灸日時避忌的原則和方法〉《上海中醫藥雜誌》第6期，1995年，頁26-27。「針灸日時避忌的各種方法主要盛行於隋唐時期，在後世已很少應用。它強調時間因素對針灸效應的不良影響，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古人對針灸時間效應的認識。」，頁27。

味。目前學界對於「人神」的研究成果僅限於比對版本、試探年代或是將「人神」禁忌視為一種時間醫學的應用。在漢唐時代，「人神」的意義究竟為何？當時的醫家對於「人神」禁忌的看法，是否實踐在診療過程中？這些問題都有待本文繼續延伸處理。

基於以上諸點，本文試圖將漢唐時期，關於「人神」禁忌的各種史料統整清楚。進而提出更為全面詳實的探究。經由文獻整理之後，聚焦於「人神」禁忌在實際操作層面的展現，例如：有哪些醫療行為需要「擇人神不在日」，醫家如何避免誤傷患者的「人神」？究竟在漢唐時期，依時避忌的針灸原則是如何發展、演變呢？因此，本文的第二章旨在探討「人神」的源流與演變，分析各式「人神」禁忌的內容要義。第三章則是關於「人神」的應用層面，以及漢唐醫家認為「人神」對身體所產生的影響。第四章是關於探討「人神」禁忌之後的推展與發現。全文關注在「人神」概念的發展、傳承、變異以及應用，希冀能重建「人神」禁忌在漢唐時期中的原始面貌，拼湊出古代醫學地圖缺漏的「人神」區塊。

第二章、「人神」源流與概念試析

本章第一節「人神」概念的形成，藉由梳理《黃帝內經》記載的「神」、「人氣」的內容，確定在「人神」尚未作為一種醫療禁忌的項目，並且由《黃帝蝦蟇經》的記載推測魏晉時期已有明確的「人神」循行的禁忌學說。第二節「人神」概念的發展、確立與沒落，說明在唐代醫書以及敦煌的醫學卷子、具注曆當中，都可見到「人神」的記載。藉由宋代醫書缺乏「人神」的記載，則可說明「人神」概念的沒落。第三節「人神」概念試析，舉《范汪方》、《華佗方》和《黃帝蝦蟇經》這三本漢晉時期的醫書作比對，分析「同神」、「不同神」的意思，辨明「人氣」和「人神」的差異。

第一節、「人神」概念的形成

一、《黃帝內經》記載的「神」

《周易》有云：「陰陽不測之謂神。」³⁶在中國傳統醫學的範疇中，「神」更是晦莫若深的存在。³⁷欲明瞭「人神」為何，需先探溯「神」在中國古典醫學脈絡中的用法。「神」在《黃帝內經》中記載甚多，約略有一百多處。李雁、閻曉天和石冠卿等人所撰之文〈《內經》中「神」的研究進展〉³⁸，當中綜述了當代有關「神」的重要研究，其中對神的解釋共總結出十種之多。筆者採用賀娟在《黃帝內經研究大成》的分類法來說明：³⁹第一、指自然界事物的運動變化及其規律性。第二、指人體生命現象的總概括；包含具有生命力的人、人體某些組織的生

³⁶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卷七〈繫辭上·第七〉，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一《周易 尚書》（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不著撰年），頁149。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本。參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卷三〈繫辭上傳〉（臺北：大安，1999年），頁238。「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³⁷ 《黃帝內經素問》卷十九〈天元紀大論第六十六〉：「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年），頁335。

³⁸ 李雁，閻曉天，石冠卿，〈《內經》中「神」的研究進展〉，收入《陝西中醫》，第12期，1987年。

³⁹ 王洪圖總主編，《黃帝內經研究大成》（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頁1129-1131。

理功能、內臟精氣顯露於外的徵象。第三、指人的精神活動；包含人的思維活動、人的感覺、意識等以及人的情志活動。

究竟什麼是「神」⁴⁰？黃帝和岐伯君臣倆曾經就「神」這個議題做過討論。《黃帝內經靈樞》卷十六〈天年論第五十四〉記載著，黃帝問曰：「何者為神？」⁴¹岐伯曰：「血氣已和，營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⁴²此處提到，身體血氣已經調和，營、衛二氣亦已通，五臟長成，神氣入守於心，魂魄皆已具備，方能成為人。此處的「神」乃神氣、魂魄之謂。

二、《黃帝內經》記載的「人氣」

《黃帝內經》當中，關於「人氣」的記載甚多。在〈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篇章中，十月到三月人氣在左，四月到九月人氣則是在右。《黃帝內經靈樞》卷七〈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岐伯曰：

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⁴³

從正月到十二月，禁止灸刺的地方都是足部；正月到六月禁在陽面，七月至十二月，禁在陰面。正月、二月、三月的時候，人氣在左邊，不可以灸刺左足之陽面；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邊，不可以灸刺右足之陽面。七月到九月，人氣在右邊，不可以灸刺右足之陰面。十月至十二月，人氣在左邊，不可以灸刺左足之

⁴⁰ 「神」的概念在《黃帝內經》當中有分廣義和狹義的用法。廣義的「神」指的是人的生命活力；包含生命的萌芽、新陳代謝、免疫力、大腦的機能活動、天資與才幹等表現形式。至於狹義的「神」，指精神思維活動。李濱〈中醫神志學說的文獻研究〉，收入《中醫文獻雜誌》第4期（安徽：安徽中醫學院，2001年），頁13。

⁴¹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六〈天年論第五十四〉，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335。

⁴²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六〈天年論第五十四〉，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335。

⁴³ 《黃帝內經靈樞》卷七〈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323。

陰面。《黃帝內經素問》之〈診要經終論第十六〉亦云：

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⁴⁴

隨著天地之氣的生發與收藏，「人氣」也隨之移轉。正月、二月，人氣在肝。五月、六月，人氣在頭。七月、八月，人氣在肺。九月、十月，人氣在心。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腎。「人氣」所在，實際上與「天氣」、「地氣」的升發、隆盛、閉合有關。與本文要探討的「人神」概念一致，這兩段文字皆是表達在人的身體中有依時循行的「人氣」存在，醫者需要避免灸刺「人氣」所在的部位。

然而，《黃帝內經》並未出現以「人神」表示禁忌的說法。在《黃帝內經》當中含有「人神」二字的内容如下：《黃帝內經素問》的遺篇〈刺法論第七十二〉云：「人腎病，又遇太陽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遇水運不及之年，有黃尸鬼干犯人正氣，吸人神魂，致暴亡，可刺足太陽之所過，刺足少陽之俞。」⁴⁵此處的「人神」並非是一個詞彙，而是指黃尸鬼干犯人的正氣，吸取人的神魂。又可看出，人的氣（正氣）和人的神（神魂）並不是同樣的東西。

相似的用法亦見於《黃帝內經素問》的遺篇〈本病論第七十三〉提到，黃帝問岐伯：你有沒有聽說過有人因為天虛、人虛，使得神遊失守其位，招致五尸鬼干犯，使得人五神易位，失神則死的例子呢？⁴⁶另外，《黃帝內經素問》卷二十二〈至真要大論第七十四〉，岐伯則云：「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⁴⁷這裡的「人神」也不是一個詞彙，而是指人和神，天與地之間的大綱紀，正是人與神之間的互相通應。

⁴⁴ 《黃帝內經素問》卷四〈診要經終論第十六〉，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48。

⁴⁵ 《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第七十二〉，收入徐寒主編《黃帝內經》上冊（北京：中國書店，2011年），頁392。

⁴⁶ 《黃帝內經素問》〈本病論第七十三〉，收入徐寒主編《黃帝內經》下冊，頁417。「黃帝曰：『人氣不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邪鬼干人，致有天亡，可得聞乎？』」

⁴⁷ 《黃帝內經素問》卷二十二〈至真要大論第七十四〉，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230。

《黃帝內經素問》之〈刺法論第七十二〉又云：「道貴常存，補神固根，精氣不散，神守不分，然即神守而雖不去，亦全真，人神不守，非達至真，至真之要，在乎天玄，神守天息，復入本元，命曰歸宗。」⁴⁸這裡的「人神」也是指涉人之神，內容與道家、道教存思、守神的修煉方式有關。⁴⁹《太平經鈔·壬部》云：

人有一身，與精神常合併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則凶。無精神則死，有精神則生。常合即為一，可以長存也。常患精神離散，不聚於身中，反令使隨人念而遊行也。故聖人教其守一，言當守一身也。念而不休，精神自來，莫不相應，百病自除，此即長生久視之符也。

50

道教認為將「神」存守、存思，可使人長生不死，故名為存神、思神。⁵¹藉由排除心中雜念，保持心神清靜、強身健體。守持人之精、氣、神，使之不內耗，不外逸，長期充盈體內，與形體相抱為一。修習此術可延年益壽，乃至長生久視。⁵²至少在兩漢時期，「人神」主要指人之精神，尚未作為一種醫療禁忌的項目。

三、《黃帝蝦蟇經》的記載

循行依時的灸療禁忌，在《武威漢代醫簡》已可得見。《武威漢代醫簡》：

人生一歲毋灸心，十日而死。人生二歲毋灸腹，五日而死。人生三歲毋灸

⁴⁸ 《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第七十二〉，收入徐寒主編《黃帝內經》上冊（北京：中國書店，2011年），頁392。

⁴⁹ 按：「守神」是源於老莊「守一術」當中的其中一項。而道教承襲老莊思想而創造守一術，許多早期道教經書皆強調修習它的重要意義。

⁵⁰ 《太平經》，收入《正統道藏》第四十一冊，頁102。

⁵¹ 存思，即用存思之法使外遊之神返回身中；內觀、守靜的目的是存神，使神不外遊。而存思的目的則是使外遊之神返回身中，以及接引外界五行諸神入人身中。存思之法，古已有之。

⁵² 參見：〔晉〕葛洪《抱朴子·內篇·至理》云：「夫有因無而生焉，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收入《正統道藏》第四十七冊，頁666。〔唐〕孟安編集《道教義樞》卷五引《老君戒經》云：「凡存一守神，要在正化，心正由靜，靜身定心，心定則識靜，識靜則道會也。」，收入《正統道藏》第四十一冊，頁800。

背，廿日而死。人生四歲，無灸頭，三日而死。人生五歲，無灸足，六日而死。……年已過百歲者不得灸刺，氣脈壹絕，灸刺者隨針死矣。獨……。

53

然而，真正出現使用「人氣」、「人神」的說法來表達不能灸刺的原因，始見於《黃帝蝦蟇經》。比起《武威漢代醫簡》講述的內容，人生一歲毋灸心、二歲毋灸腹、三歲毋灸背、四歲毋灸頭、五歲毋灸足、六歲毋灸手、七日毋灸脛、八歲毋灸肩等大範圍的部位。《黃帝蝦蟇經》開始將某些禁止灸刺的部位說明的更加細緻，對於特定時日禁止灸刺的部位，已經使用魚際、承漿、人迎、缺盆……等穴道名稱來指涉。

在《黃帝蝦蟇經》之「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的內容上，顯示了由「人氣」過渡到「人神」概念的發展。講述月亮裡的蝦蟇和兔子會隨著月亮的陰晴圓缺而生毀。一個月之中的三十天，初一蝦蟇生頭喙、初二蝦蟇生左肩、初三蝦蟇生右肩、月生四日蝦蟇生左脇、月生五日蝦蟇生右脇、月生六日蝦蟇生後左股、月生七日蝦蟇生後右股。到了初八蝦蟇生尻，整隻蝦蟇的身體都完全成形。⁵⁴從初九開始是兔子生長的時候，次序與部位都和蝦蟇生長的情形一致。依次為頭、左肩、右肩、左脇、右脇、左股、右股和尻。同此概念，到了農曆十五的月圓之日，兔子生右股、尻，屆時整隻兔子的身子都完備了，並且得以見到蝦蟇與兔等兩隻小動物。⁵⁵十六日，蝦蟇開始省去頭部，接著按次省去左肩、右肩、左脇、右脇、左股、右股。到了農曆二十三日，蝦蟇省尻，身形完全省盡。二十四日起，繼而輪到兔子省頭。接下來省毀的部位皆與蝦蟇相同。最後，在三十日的

⁵³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頁4。

⁵⁴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云：「月生八日。蝦蟇生尻、身形盡具。人氣在魚際、股內廉。不可灸判傷之。……不同神。彼在手腕中（一云、人氣在腰目中）。」月生八日，蝦蟇生尻，身形盡具；此時的「人氣」在魚際和股內廉，「人神」則是在手腕中，又有一說在腰目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22。（古籍原頁五下）。

⁵⁵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29。（古籍原頁九上）。「月生十五日。兔生右股尻、身形盡具。人氣在巨虛，上、下廉。皆不可灸判傷之。使人足脛痺、不仁。大小腸不化水穀。又不可合陰陽。女子中風病。大禁非小。不同神。彼在胃管、右手陽明（一云、人氣在胃）」在這一天，「人氣」在巨虛以及上、下廉的位置。巨虛和上、下廉都是穴道名；巨虛，屬於足陽明胃經；上廉、下廉則是屬手陽明大腸經。

時候，兔省右股，身形都盡。⁵⁶

然而，「人氣」或「人神」的所在處並未對應蝦蟇和兔子所生毀的部位。例如：「月生一日。蝦蟇生頭喙。人氣在足少陰至足心。……同神。」⁵⁷「月生九日。兔生頭。人氣在陽明、足趺交脈。……不同神。彼在尻尾。（一云：人氣在尻上）。」⁵⁸「月毀二十三日。蝦蟇省尻、身形盡。人氣在髀厭中。……不同神。彼在胸中。（一云：兔省左脇。人氣在胸中）。」⁵⁹「月毀三十日。兔省右股、身形都盡陰陽氣促。人氣在關元、至陰孔。……不同神。彼在兩足。（一云：人氣在踝上）。」⁶⁰蝦蟇和兔子隨著月亮的盈虧進行生毀，但是蝦蟇和兔子生毀的部位，與「人氣」、「人神」的所在之處並不相同。目前可見到以蝦蟇與兔隨月生毀圖的醫書僅有《黃帝蝦蟇經》，而東晉時的醫書《范汪方》亦使用蝦蟇、兔的生毀來表示「人氣」、「人神」所在。

此外，《黃帝蝦蟇經》還有提到其他種依時循行的灸刺禁忌，例如「年神舍九部」、「六甲日神遊舍」、「擇五神所舍時」……等。《黃帝蝦蟇經》用「年神」指稱以年為單位的灸刺禁忌，又以「靈符」所舍說明「六甲日神遊舍」的情況，其餘的篇章都是使用「神」字。

⁵⁶ 按：依照月生十五日，兔子生右股、尻的記載來看，在月毀三十日的時候，兔子除了省右股之外，並且省去尻。此處可能為略筆，但對於文意影響不大。

⁵⁷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15。（古籍原頁二上）。

⁵⁸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23。（古籍原頁六上）。

⁵⁹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37。（古籍原頁十三上）。

⁶⁰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44。（古籍原頁十六下）。

第二節、「人神」概念的確立與沒落

一、唐代醫書的記載

目前可見的醫書當中，最早出現「人神」一詞出處是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備急千金要方》共三十卷，記 232 門，成書於永徽三年（公元 652 年）。後來有感於內容之不足，因而在永淳元年（公元 682）續著《千金翼方》，亦有三十卷，記 189 門。《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欲行針灸，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不與禁忌相應即可。」⁶¹從文中可知，「人神所在」是一種針灸時需要特別注意的禁忌。

孫思邈在《千金翼方》又有論曰：「凡欲針灸，必先診脈，知醫須看病者行年、本命、禍害、絕命、生氣所在，又須看破除開日，人神取天醫，若事急卒暴不得已者，則不拘此也。」⁶²針灸之前需要先診脈，並且要瞭解病人的行年、本命以及禍害、絕命、生氣等所在方位，而且還要擇破日、除日、開日，遇到人神需要延請天醫。如果病發突然、事態緊急，則無須拘泥以上禁忌項目。「人神取天醫」不是孫思邈獨創的療法，亦非肇始於唐代。事實上，在《黃帝蝦蟇經》之「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日淫第七」記載著各種推天醫日的方式與說明，例如：推行年天醫法、推月天醫法、推日天醫法。⁶³《黃帝蝦蟇經》書中的「治諸病向背并咒」還有提到要讓病者朝著生氣方坐，治療他的醫者要背天醫而坐，並且舉手呼告天醫，之後方能開始治病。⁶⁴

除了孫思邈的著作之外，唐代王燾的《外臺秘要方》書中亦提有多種「人神」禁忌項目，例如：「春左脇，秋右脇，夏在臍，冬在腰。以上人神並不宜灸之，

⁶¹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頁 533-534。

⁶²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3。

⁶³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日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62-63。（古籍原頁二五下-二六上）。

⁶⁴ 《黃帝蝦蟇經·諸合藥服藥禁忌日時法第八·治諸病向背并咒》，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66-67。（古籍原頁二七下-二八上）。

傷神殺人。」⁶⁵在文章的脈絡中，「人神」亦被視作一種灸刺的禁忌，而且會導致傷生害命。由以上諸書內容所示，循行依時的「神」或曰「靈符」、「人氣」，其概念萌發在漢代。經由時代的迢遞，「人神」名稱的確立以及各式「人神」的禁忌成形皆在唐代。

二、敦煌文書的記載

在敦煌文書方面，有不少具注曆以及醫學卷子都有逐日人神的記載，可與晉唐時期的各種醫書參照來看。⁶⁶《大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以「每月人神注在當日足下」來記載人神禁忌。⁶⁷《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P.3403)則是沒有寫題名。⁶⁸敦煌醫學文書《新集備急灸經》(P.2675)亦有逐日人神的禁忌內容。⁶⁹事實上，(P.2675)的卷子上共有兩份文件，正面為(P.2675)，背面是(P.2675V)，醫史界認為背面的(P.2675V)也屬《新集備急灸經》的一部份，所抄內容大致相同，故以甲本、乙本分之。⁷⁰此卷原有兩種《新集備急灸經》，兩本可互相對校。⁷¹然而，《敦煌寶藏》的整理者黃永武等人，則是將這兩份文件分開命名。其一，稱為《新集備急灸經》；其二，稱為《星占書·七星人命屬法》。⁷²黃正建、

⁶⁵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3041。

⁶⁶ 據馬繼興先生考證，敦煌醫學資料的撰著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和漢代，但絕大部分醫書則均系南北朝以後、隋唐時代的著作。

⁶⁷ 《大唐同光四年具曆》，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七冊(臺北：新文豐，1986)，頁169-172。按：伯3247號背面，據巴黎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皆將此卷稱為《人神日忌》。

⁶⁸ 《雍熙三年丙戌具注曆日》，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八冊(臺北：新文豐，1986)，頁198-203。按：伯3403號，據巴黎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

⁶⁹ 《新集備急灸經》，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頁244。按：伯2675號，據巴黎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

⁷⁰ 參見：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頁108。

⁷¹ 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對《新集備急灸經》一卷的提要：「此卷子名《新集備急灸經》，為卷子原來的叫法，內容主要是灸法及其禁忌，卷子的開始有云「京中李家于東市印」，可知為唐代刻印本，至於原書的作者及成書年代，則無從得知。P.2675上原有兩種《新集備急灸經》，此處選擇一種，以另一種作為助校，注文中所稱別本，即是另一種《新集備急灸經》。」見：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頁58。

⁷² 《星占書·七星人命屬法》，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頁245。按：

趙貞、陳于柱等學者亦將背面的（P.2675V）歸在「祿命書」的範疇。⁷³值得特別注意的是，敦煌醫學文書當中，《灸經》（S.5737）的記載稍微類似《黃帝蝦蟇經》和《外臺秘要方》，但是與其他敦煌卷子差異較大。⁷⁴

（一）大唐同光四年具注曆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禁	足大指	外踝	股內	腰	口	手小指	內踝	腕	尻尾	腰背
時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廿日
禁	鼻柱	髮際	齒	胃脘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足	內踝
時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三十日
禁	手小指	外踝	肝及足	手陽明	足陽明	肩及手	膝	陰	膝脛	足趺

表一、大唐同光四年具注曆 P.3247【每月人神注在當日足下】

（二）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時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禁	足大指	外踝	股內	腰	口	手	內踝	腕	尻	腰背
時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廿日
禁	鼻柱	髮際	牙齒	胃管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足	踝
時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三十日
禁	手小指	外踝	肝	手陽明	足陽明	胸	膝	陰	膝脛	足趺

表二、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 P.3403【人神】

附末尾深淺放大於書面 247-249，伯 2675 號背面，據巴黎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

⁷³ 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頁 107-108。趙貞〈敦煌文書中的「七星人命屬法」釋證——以 P.2675bis 為中心〉，收入《敦煌研究》2006 年第 2 期（總第 96 期），頁 72-77。陳于柱《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敦煌祿命書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頁 16。

⁷⁴ 《灸經》，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四十四冊（臺北：新文豐，1986 年），頁 413-414。按：斯 5737 號，據英倫所藏敦煌漢文卷子影印。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對《灸經》一卷的提要：「《灸經明堂》，為原卷本有的題目，所見者僅為一殘卷，作者、成書年代無考，內容主要為灸刺禁忌。」見：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頁 66。

(三)《新集備急灸經》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禁	足大指	外踝	股內	腰	口	手小指	內踝	長腕	尻尾	腰背
時	十一日	十二日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十九日	廿日
禁	鼻柱	髮際	牙齒	胃管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足	內踝
時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三十日
禁	手小指	外踝	肝	手陽明	足陽明	胸	膝	陰	膝脛	足趺

表三、《新集備急灸經》P.2675【人神】

經比對後發現，這三項敦煌卷子的內容差異不大，僅在敘述上有著些微差異，如：長腕、腕，尻尾和尻。其中，有三處記載有所出入。第一、每月的六日，大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和《新集備急灸經》（P.2675）都是人神在「手小指」，只有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P.3403）說人神在「手」。第二、關於廿三日的人神所在處，大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和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皆云在「肝」，《新集備急灸經》（P.2675）則云人神在「肝及足」。第三、關於廿六日的人神所在處，兩項具注曆日都說在「胸」，唯獨《新集備急灸經》（P.2675）言其在「肩及手」。

除了上述的敦煌文書之外，尚有一些「人神」的記載保存在其他卷子之中。（S. 930V）有一段倒寫的文字，存五行，標題寫著「推人辰法」，記曰：「一日大足指，二日外踝，三日股腰內，……七日在踝，八日在腕。……十五日在遍身。」⁷⁵（S. 6054）亦有類似記載，相關內容約存四行，記曰：「〔五〕日在口內，六日在手內小指……卅日在足。」⁷⁶（S. 6167）存五殘行，標題寫「人神游日」，記曰：「一日在足大指內……已上人神所在，每月周而復始。」⁷⁷這些英藏的敦煌卷子更加說明了「人神」禁忌在漢唐之間的流行情狀。許多敦煌曆書都記有逐日人神的記載，代表人神禁忌似乎並不是醫家所獨有的概念，而是共享於擇日家的

⁷⁵ 參見：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頁 174。

⁷⁶ 參見：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頁 174。

⁷⁷ 參見：黃正建〈第四章 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下）·祿命〉，《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頁 174。

知識體系。值得探究的是，逐日人神在當時是否如同曆書、通書、農民曆等書中的各式宜忌一般，是眾所周知而不明就裡的禁忌項目？

三、宋代醫書的記載

為何後世醫家多不重視「人神」禁忌學說呢？筆者認為宋代是「人神」禁忌學說的黑暗時期，而造成「人神」觀念沒落的原因，宋代政府的態度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宋代有兩套官修的醫學總集，分別是《太平聖惠方》(978-992)以及《聖濟總錄》(1111-1118)。這兩部醫學總集編採的內容有所不同，《太平聖惠方》可謂是宋以前到宋初一百年之間的醫學大成，《聖濟總錄》才是真正代表著宋代醫學的成就展現。從這兩部宋代官修的醫學總集來看，《太平聖惠方》仍然載有日神忌等相關「人神」禁忌。然而，《聖濟總錄》卻沒有「人神」禁忌學說的記載。

「人神」禁忌在宋代醫書似乎絕了蹤跡，宋代的針灸醫學成就則是往針灸臨床治療學、腧穴學以及教育模型的研製等方向發展。受到政府的指示與協助，王惟一(約987-1067)於北宋天聖五年(1027)創鑄兩具銅人以及針灸著作《銅人腧穴針灸圖經》。兩具銅人是中國最早的人體模型，同時也是最佳的針灸直觀教具。然而，《銅人腧穴針灸圖經》這本由政府頒行的醫書，對於針灸禁忌的說法卻言「凡鍼灸禁忌法度謹按靈樞甲乙經」，關於「人神」禁忌的種種內容，只保留太一行九宮的避忌之法以及一張「避忌人神之圖」。這似乎意味著宋代醫家只承認《黃帝內經》以及《針灸甲乙經》當中都有提到的「四季人神」是針灸禁忌之一。更準確地說，除了傳統醫典講的針灸避忌太一，其餘「人神」禁忌皆不納入針灸禁忌的討論範圍。《太平聖惠方》從西元978年開始修訂，西元992年成書，王惟一不太可能看不到《太平聖惠方》甚至是唐代醫書的「人神」禁忌記載。

《銅人腧穴針灸圖經》沒有承襲著唐代的「人神」禁忌學說，反而回歸原典對針灸禁忌的說法，這和醫家或政府的態度有很大的關係。為了診療的準確性著想，理論不夠宏博、臨床驗證困難的「人神」禁忌可能因此遭到宋代政府捨棄。

第三節、「人神」概念試析

究竟「同神」、「不同神」是什麼意思呢？「人氣」和「人神」又有何差異？試舉《范汪方》和《華佗方》來和《黃帝蝦蟇經》之「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作比對並且分析之。根據《隋書》的記載，《華佗方》是華佗的弟子吳普所撰。⁷⁸《舊唐書》則認為是華佗所寫，吳普集之。⁷⁹可以確定的是，《華佗方》為漢末、三國時期的作品。華佗的針灸著作，在《隋書·經籍志》中載錄有《華佗枕中灸刺經》；日本的《醫心方》中，又有《華佗針灸經》（或《華佗針灸經法》）的名稱。雖然《華佗枕中灸刺經》和《華佗針灸經》已不可見，但根據《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的輯佚後的成果，仍稱其為《華佗針灸經》。⁸⁰筆者判斷《黃帝蝦蟇經》與之同時代。《范汪方》則為東晉人范汪（約 309-374）所撰。⁸¹《范汪方》又稱《范東陽方》，或《范東陽雜藥方》（簡稱《雜藥方》）。書卷帙浩繁，歷代記載卷數不一，有一百五卷、一百七十六卷、一百七十卷諸說。可惜《范汪方》早已散佚，但在《外臺秘要方》、《醫心方》中均載引其大量醫方，另在《諸病源候論》、《備急千金要方》和《証類本草》等書，也有不少內容散在其中。⁸²《范汪方》與《華佗方》皆已亡佚，本文所引用二書記載的「人神」禁忌內容，皆徵引自丹波康賴《醫心方》之中。⁸³

比較這三本書的內容，可以清楚的看到「人神」禁忌的發展脈絡。《范汪方》與《黃帝蝦蟇經》都使用了月中蝦蟇、兔的生毀來說明對應「人氣」的所在位置。然而，這兩本醫書所載的「人氣」位置卻不太相同。以《黃帝蝦蟇經》為中心來對照《范汪方》以及《華佗方》，發現《黃帝蝦蟇經》屢次提到的「一云：人氣

⁷⁸ [唐]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卷三十四〈志第二十九·經籍三子·醫方〉（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頁1041。「華佗方十卷吳普撰。」

⁷⁹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卷四十七〈志第二十七·經籍下·丙部子錄·醫術類〉（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頁2049。「華氏藥方十卷華佗方，吳普集。」

⁸⁰ 參見：嚴世芸，李其忠主編《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年），頁16。

⁸¹ 王子謨，王曉萍〈范汪與《范汪方》勾沉〉，收入《中醫文獻雜誌》1994年，第3期，頁1。

⁸² 參見：嚴世芸，李其忠主編《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頁669。

⁸³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113-116。

在……」。其實就是《范汪方》所記的「人氣」所在。⁸⁴顯示在漢代已經出現「人氣」所在處不可針灸的禁忌概念，而且具體內容不只有一種說法。《華佗方》沒有出現蝦蟇、兔，也沒有說明「人氣」所在，而是以「神」來表示禁灸刺的部位。

對照醫書的行文，《黃帝蝦蟇經》裡的「人氣」未必等同「人神」。該日的「人神」位置，寫在每則條例之後；「同神」抑或「不同神」。若是「同神」，表示「人氣」所在與「人神」所在相同。反之，若「不同神」則會進一步說明「人神」所在的位置，如：「彼在內踝」、「彼在胸中」。在《黃帝蝦蟇經》當中，「不同神」的日子總計有：六日、八日、九日、十三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十九日、廿日、廿二日、廿三日、廿四日、廿五日、廿六日、廿八日、廿九日、卅日，以上諸日的「人氣」所在都不同於「人神」所在。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不同神」的所在部位與後世醫書記載的「人神」禁忌處大致相合。

《黃帝蝦蟇經》云：

月生十五日。兔生右股尻、身形盡具。人氣在巨虛，上、下廉。皆不可灸判傷之。使人足脛痺、不仁。大小腸不化水穀。又不可合陰陽。女子中風病。大禁非小。不同神。彼在胃管、右手陽明（一云：人氣在胃）。⁸⁵

在這一天，「人氣」在巨虛以及上、下廉的位置。巨虛和上、下廉都是穴道名；巨虛，屬於足陽明胃經；上廉、下廉則是屬手陽明大腸經。在《黃帝內經》的諸多篇章都可以看到巨虛，上、下廉合用的治療方式。⁸⁶《黃帝內經素問》卷十六〈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云：「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也。」⁸⁷在瀉胃中之熱的時候，因為巨虛上廉是足陽明與大腸合，巨虛下廉是

⁸⁴ 參見：表四、《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頁 24-25。按：《黃帝蝦蟇經》唯有一日、五日、六日、十一日、十二日、二十日並未標明其他「人氣」所在的說法。

⁸⁵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9。（古籍原頁九上）。

⁸⁶ 按：《黃帝內經靈樞》卷八〈四時氣第十九〉：「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刺肓之原、巨虛上廉、三里。」，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03。《黃帝內經靈樞》卷十一〈海論第三十三〉：「衝脈者，為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16。

⁸⁷ 《黃帝內經素問》卷十六〈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156。

足陽明與小腸合，所以灸療這些穴道可以治療胃病。這樣的說法，亦見於《黃帝內經靈樞》卷一〈本輸第二〉。⁸⁸胃經的起始點在於「厲兌」穴，經脈氣血循行根據五輸穴：井、榮、輸、經、合而流注。⁸⁹巨虛、上廉和下廉都屬於足陽明胃經的範疇。《黃帝內經靈樞》卷二〈邪氣藏府病形第四法時〉又云：「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⁹⁰要而言之，因為臟腑之病要取下合穴。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所以大腸病要取巨虛上廉來治。⁹¹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因此小腸病則取巨虛下廉來診療。⁹²回到《黃帝蝦蟇經》原文來看，「使人足脛痺、不仁。大小腸不化水穀。」正是說明了「人氣」在巨虛，上、下廉而不可灸刺的理由。因為灸刺了巨虛和上、下廉，會導致胃經、大腸和小腸都出現毛病。犯傷了這些「人氣」所在的位置，足脛會麻痺不仁、大小腸無法正常的運化水穀。對於十五日的「人氣」所在，《黃帝蝦蟇經》又有一云「人氣」在胃，「人氣」在胃的說法與《范汪方》較為近似。⁹³除了以上兩種「人氣」所在，對於十五日的灸刺禁忌還有一個地方：「彼在胃管、右手陽明」，這裡的「彼」指的就是「人神」。然而在《華佗方》的記載中，十五日「人神」在舉身周匝，全身都不可以進行針灸醫療，十四日的「人神」所在才是在胃管。⁹⁴

⁸⁸ 《黃帝內經靈樞》卷一〈本輸第二〉：「胃出於厲兌，厲兌者，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為井金；……復下三里三寸，為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為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於胃，是足陽明也。」，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273。

⁸⁹ 參見：《黃帝內經靈樞》卷一〈九針十二原第一法天〉：「五臟五腧，五五二十五腧，六腑六腧，六六三十六腧，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為井，所溜為榮，所注為腧，所行為經，所入為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腧也。」，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271。

⁹⁰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邪氣藏府病形第四法時〉，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278。

⁹¹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邪氣藏府病形第四法時〉云：「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於寒即泄，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278。

⁹²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邪氣藏府病形第四法時〉又云：「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278。

⁹³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4。

⁹⁴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6。

第四節、小結

從《武威漢代醫簡》可知，漢代已有依時避忌的針灸概念。三國、兩晉到南北朝是臨床醫學飛速發展的時期，政治上的動盪反而孕育出更有生機的醫學成就。漢末以來，醫家對於時間節律的掌握更趨精細，開始以「人氣」、「靈符」、「神」等來指涉循行於人身的流動物質。由漢晉之間的醫書所示，「人氣」、「人神」顯然仍處於一個發展期。《范汪方》和《黃帝蝦蟇經》都以月中的蝦蟇、兔之生毀來說明「人氣」、「人神」所在。《華佗方》既沒有隨月生毀的部分，也沒有「人氣」所在，僅云某日「神」在某處。在漢末三國到南北朝時期的醫學發展中，「人神」概念仍處於一個發展期，各家各派都有其依時避忌的學說。「人氣」、「人神」的說法相互滲透、結合，到了唐代開始取得突破性進展，匯流成一套「人神」禁忌學說。在後唐同光五年、北宋雍熙三年的敦煌具注曆以及《太平聖惠方》，都可見到「人神」的記載。然而，自《聖濟總錄》開始，宋代醫書對於「人神」大都闕而弗錄。

(二)《范汪方》、《黃帝蝦蟆經》、《華佗方》對照表

月生	《范汪方》		《黃帝蝦蟆經》		《華佗方》 神在
	蝦蟆生	人氣在	蝦蟆生	人氣在	
一日	頭喙	足少陰	頭喙	足少陰至足心	足
二日	左股	股裡	左肩	足內踝後足少陰	踝
三日	右股	足踝後	右肩	股裏	股
四日	左脇	腎中	左脇	腰中輸	腰中
五日	右脇	舌本	右脇	承漿、又懸顛、又舌本	口齒、膺、舌本
六日	後左股	足大陰	後左股	足大陰大指、白 ^无 節上、太衝脈	兩足小指小陽
七日	後右股	口中	後右股	足內踝上、與足厥陰交	踝上
八日	大形	腰中	尻、身形盡具	魚際、股內廉	手腕中
月生	兔生	人氣在	兔生	人氣在	神在
九日	頭	尻上	頭	陽明、足趺交脈	尻尾
十日	左股	肩中	左肩	足陽明、趺上五寸腰目	腰目
十一日	右股	鼻上	右肩	口齒鼻柱	鼻柱
十二日	左脇	髮際	左脇	人迎、髮際	髮際
十三日	右脇	股本	右脇	頭。遂當兩乳間	齒
十四日	後左股	人迎	左股	陽陵泉、又胃管、又手陽明	胃管
十五日	身	胃管	右股尻、身形盡具	巨虛，上、下廉	舉身周匝
月毀	蝦蟆省	人氣在	蝦蟆省	人氣在	神在
十六日	頭	胸中	頭	足太陽、目眚、風府	肚胃
十七日	左股	太衝	左肩	脊膂	氣街
十八日	右股	右脇裡	右肩	腎募、下至髀股	腹裡
十九日	後左股	四肢脈	左脇	委陽	足趺
廿日	後右股	巨闕下	右脇	外踝後、京骨	內踝
廿一日	左脇	足小指次	左股	足少陽、目外眚、及耳後	腳小指
廿二日	右脇	足外踝上	右股	缺盆、腋下	足外踝及目下
廿三日	身成	足外踝	尻、身形盡	髀厭中	足及肝
月毀	兔省	人氣在	兔省	人氣在	神在
廿四日	左股	腰脇	頭	腳外踝、陷者中	腹
廿五日	右股	儿骨	左肩	大陰、至絕骨、又太陵	手足陽明
廿六日	左脇	胸中	右肩	足厥陰、大敦、叢毛	胸中
廿七日	右脇	膈中	左脇	內踝上、交太陰	陰中
廿八日	右脇	脚內廉	右脇	脚內廉	陰中
廿九日	後左股	陰中	左股	鼠僕、環陰氣街	膝脛
卅日	身盡	踝上	右股、身形都盡	陰陽氣促。關元、至陰孔	足上

表四、《范汪方》、《黃帝蝦蟆經》、《華佗方》【逐日人神】對照表

第三章、人神的種類與內容

本章將分節整理漢唐時期的各式「人神」禁忌，並且試圖解釋「人神」循行的時間、部位包含了怎樣的意義。第一節談逐日人神與六十日人神，第二節講四季人神與逐年人神，第三節是干支人神，分別為十干人神與十二支人神。第四節則是討論十二時人神與十二祇人神，其中十二祇人神指的是以建除術來操作的「人神」禁忌。

第一節、逐日人神與六十日人神

一、逐日人神

逐日人神禁忌，意指以日為單位、一個月三十日為周期，循行於人體各特定部位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經》稱為「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⁹⁵，《備急千金要方》稱為「日辰忌」⁹⁶，《外臺祕要方》稱為「日忌法」。⁹⁷唐代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稱為「人神所在不宜針灸」，從題名上看不出時間的特殊性。⁹⁸北宋《太平聖惠方》稱作「日神忌」。⁹⁹北宋《銅人針灸經》則稱為「推三旬人神（所）在」。¹⁰⁰元代竇漢卿《重校宋竇太師瘡瘍經驗全書》附錄「月內人神所

⁹⁵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年），頁14-44。（古籍原頁一下-十六下）。

⁹⁶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535。

⁹⁷ 〔唐〕王燾《外臺祕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3041。

⁹⁸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臺北：士林出版社，1988年），頁五上。按：《黃帝明堂灸經》為唐代佚名氏所撰，北宋太平興國三年（公元978年）王懷隱等編纂《太平聖惠方》時，將此書內容收錄在卷一百之中，即《明堂灸經》。北宋末年（公元1127年）刊有單行本，題作《黃帝明堂灸經》。參見：穆敬平、范逸品、吳煥淦、王曉梅〈《黃帝明堂灸經》的灸療特色〉，收入《上海中醫藥大學學報》，第23卷，第2期，2009年，頁19。

⁹⁹ 〔宋〕王懷隱、陳昭遇等《太平聖惠方》，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八（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按：根據櫻井謙介的分析，《太平聖惠方》雖然和《聖濟總錄》一樣是北宋官修的醫學類書，然而性質上卻有所不同。《太平聖惠方》代表著北宋以前中國傳統醫學的集成，而《聖濟總錄》則充分吸納了北宋開國時期最新的醫學成就。

¹⁰⁰ 按：晁公武《讀書後志》曰：《銅人腧穴針灸圖》三卷，皇朝王惟德撰。仁宗嘗詔惟德考次針灸之法，鑄銅人為式，分臟腑十二經，旁注腧穴所會，刻題其名，並為圖法及主療之

在之圖」(新添逐日辰忌)亦註明誤傷逐日人神會導致的疾病。如：「五日在口太陰分，刺灸之舌強。」¹⁰¹對照《黃帝蝦蟇經》：「月生五日，蝦蟇生右脇。人氣在承漿、又懸顛、又舌本，不可灸判傷之。使人喉痺、卒不知人、內亂、五臟不安。令人暴溫病、疝、死。同神。」¹⁰²對於五日的人神位置，兩者說法一致；誤傷人神所產生的疾病則有所不同。

日本醫家丹波康賴(912-995)《醫心方》，引《范汪方》及《蝦蟇經》的記載，稱為「日神」。¹⁰³朝鮮醫家許浚(1546-1615)《東醫寶鑑》引《神應經》，稱為「逐日人神所在」。¹⁰⁴大抵而言，明、清醫家通常以「逐日人神」稱之。¹⁰⁵在所有記載著逐日人神忌的醫書中，《黃帝蝦蟇經》是唯一將誤傷人神所在而導致的疾患寫的最為詳細的醫書。《備急千金要方》和《外臺祕要方》僅標示逐日人神所在之處，卻未言明誤傷人神產生的影響。

術，刻版傳於世。《銅人針灸經》七卷，不著撰人名氏，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臺北：南天書局，1976年)，頁127-137。(古籍原頁六下-八下)。《銅人針灸經》是北宋時期的醫書。

¹⁰¹ [元]竇漢卿《重校宋竇太師瘡瘍經驗全書》，收入《四庫全書總目·瘡瘍經驗全書十三卷》(臺北：莊嚴，1995年)。

¹⁰²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19。(古籍原頁四上)。

¹⁰³ [日]丹波康賴撰，高文鑄等校注研究《醫心方》卷二〈針灸服藥吉凶日第七〉(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年)，頁74-76。[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113-115。按：丹波康賴(912-995)模仿《外臺祕要方》的體例，廣採醫籍、去蕪存菁，編纂醫學總集《醫心方》。

¹⁰⁴ [朝鮮]許浚編著，郭靄春等校注《東醫寶鑑》(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頁976-977。

¹⁰⁵ [清]鄭玉壇《彤園醫書(外科)》，收入《湖湘名醫典籍精華·外科卷 針灸卷 五官科卷》(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頁29。

(一)《黃帝蝦蟆經》

月生	蝦蟆生	人氣在	不可灸判傷之。使人	
一日	頭喙	足少陰至足心	陰氣不長、血氣竭盡、泄利。 女子絕產、生門塞	同神
二日	左肩	足內踝後足少陰	氣共。男子陰痿。女子腸結不了	同神(一云：人氣在股裏)
三日	右肩	股裏	遺溺。女子陰生血痺、癢絕。 男子陰痿。	同神(一云：人氣在足踝後)
四日	左脇	腰中輸	喉痺、卒不知人、內亂、疝、閉癰。 背腎輸、皆不可灸判。 又不可合陰陽。發癰疽。	同神(一云：人氣在腎中)
五日	右脇	承漿、又懸顛、又舌本	喉痺、卒不知人、內亂、五臟不安。 令人暴溫病、疝、死	同神
六日	後左股	足大陰大指、白兪節上、太衝脈	足寒暴不仁。寒熱頭項痛。三日、六日。不可合陰陽。發癰疽。	不同神。彼右小指少陽。
七日	後右股	足內踝上、與足厥陰交	厥逆、上氣、霍亂、轉筋。 甚則致死	同神(一云：人氣在口中)
八日	尻、身形盡具	魚際、股內廉	生寒痺、骨瘡、內亂、五臟不安	不同神。彼在手腕中(一云：人氣在腰目中)
月生	兔生	人氣在	不可灸判傷之	
九日	頭	陽明、足趺交脈	足趺不仁、骨痺。此太陰陽明、胃管大腸輸。皆不可灸判傷之。 使人泄注。 禁三日、九日。不可合陰陽。	不同神。彼在尻尾(一云：人氣在尻上)
十日	左肩	足陽明、趺上五寸腰目	上氣、留胃管、水穀不化、轉為大脹、逆氣	同神(一云：人氣在肩中)
十一日	右肩	口齒鼻柱	齒癰疽。胸塞、氣不通	同神(一云：兔生右股)
十二日	左脇	人迎、髮際	頭生惡瘡、發癰疽、喉痺	同神
十三日	右脇	頭。遂當兩乳間	發癰疽、乳螻、發心疝、賁鬲、胃管傷中	不同神。彼在齒中(一云：人氣在股本)
十四日	左股	陽陵泉、又胃管、又手陽明	生厥逆、膝脛腫痛、不得屈伸	同神。(一云：人氣在人迎)
十五日	右股尻、身形盡具	巨虛，上、下廉	足脛痺、不仁。大小腸不化水穀。又不可合陰陽。女子中風病。大禁非小	不同神。彼在胃管、右手陽明(一云：人氣在胃)

月毀	蝦蟇省	人氣在	不可灸判傷之。使人	
十六日	頭	足太陽、目眚、風府	風盲病。芑芑、無所見。令人病水	不同神。彼在胸中（一云：人氣在胸中）
十七日	左肩	脊膂	腰脊、病節偃	不同神。彼在氣街（一云：蝦蟇省左股。人氣在胸大街）。
十八日	右肩	腎募、下至髀股	病脹痔、溏、癢、泄痢不止。其即生馬、尤疽癰	同神。（一云：蝦蟇省右股。人氣在右脇裏）
十九日	左脇	委陽	人大委肉焦枯。生氣、兩脚攣急、不可屈伸	不同神。彼在足趺（一云：蝦蟇省後左股。人氣在四肢股委陽）
二十日	右脇	外踝後、京骨	發筋痿足、牧足甚、即率捶、氣聾	不同神。彼在內踝。
二十一日	左股	足少陽、目外眚、及耳後	目下赤及耳、風痺	同神。（一云：蝦蟇省左脇。人氣在足小指次指不灸）
廿二日	右股	缺盆、腋下	欬逆、上氣。面浮腫、腋及手足寒熱。男子發背、女子發乳	不同神。在外踝（一云：蝦蟇省右脇。人氣在足外踝上）
二十三日	尻、身形盡	髀厭中	髀脚不仁、疼痛、行步難	不同神。彼在肝（一云：蝦蟇身成。人氣在脚）
月毀	兔省	人氣在	不可灸判傷之。使人	
二十四日	頭	脚外踝、陷者中	脚不仁、骨筋急、霍乱、上不逆、轉筋	不同神。彼在兩脇（一云：兔省左股。人氣在腰脇）
二十五日	左肩	大陰、至絕骨、又太陵	內亂五臟、煩滿、熱厥。男子氣竭、女子陰私病	不同神。彼在手足陽明（一云：兔省左股。人氣在完骨）
二十六日	右肩	足厥陰、大敦、叢毛	氣疝、急。女子寒入乳。月水通、絕孕	不同神。彼在胸中（一云：兔省左脇。人氣在胸中）。
二十七日	左脇	內踝上、交太陰	頽腸、痔。女子月水不通。內亂五臟、煩滿	同神（一云：兔省右脇。人氣在鬲中）
二十八日	右脇	脚內廉	委瘰頽。陰陽道不亥、腰背。	不同神（一云：兔省左股。人氣在陰中）
二十九日	左股	鼠僕、環陰氣街	血症、下痢清血，不可止	不同神。彼在膝中（一云：人氣在內榮）
三十日	右股、身形都盡	陰陽氣促。關元、至陰孔	陰陽絕生、暴疝、陰委不起、精自出、溺有余瀝、頽、氣上下衝心腸、五臟百病。多有暴死。不可陰陽、禁大	不同神。彼在兩足（一云：人氣在踝上）

表五、《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

(二)《備急千金要方》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禁	足大趾	外踝	股內	腰	口舌咽懸雍	足小趾 《外臺》云：手小指
時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禁	內踝	足腕	尻	背腰	鼻柱 《千金翼》云：及眉	髮際
時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禁	牙齒	胃腕	遍身	胸乳	氣沖 《千金翼》云：及脇	腹內
時	十九日	廿日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禁	足跌	膝下	手小指	伏兔	肝俞	手陽明兩脇
時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三十日
禁	足陽明	手足	膝	陰	膝脛顛	關元下至足心 《外臺》云：足趺上

表六、《備急千金要方》【日辰忌】

(三)《外臺祕要方》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禁	足大趾	外踝	股內及腳	腰髀	口齒、舌根、 咽、懸雍及足趾	手小指、少陽 及臍下
時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禁	內踝	足腕 (一云在腳)	尻及龜尾、 手陽明	腰眼及足拇指	鼻柱及眉	面髮際
時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禁	牙齒	胃腕、咽喉管、 足陽明	遍身	胸乳	氣沖及脇	腹內
時	十九日	廿日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禁	足跌、足 下及項	膝以下 (一云踝及膊)	唇、舌、 足小指	伏兔、外踝 (一云胸臆中)	肝俞、足跌、兩 腋	手陽明、兩脇 及小腸
時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三十日
禁	足陽明、 心腹(一 云膝足)	手足、胸	膝、內踝 (一云肩膊、 膈下及兩足並 陰囊中)	陰中及耳頰	膝頭、顛顛 、兩手足	足趺上及頰、膝頭 (又云關元下至 足心，又云遍身)

表七、《外臺祕要方》【日忌法】

(四)《黃帝明堂灸經》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禁	大指	外踝	股內	腰間	口舌	兩手
時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禁	內踝	足腕	尻	腰背	鼻柱	髮際
時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禁	牙齒	胃管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時	十九日	廿日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禁	足	內踝	手小指	外踝	肝及足	手陽明
時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三十日
禁	足陽明	手足	膝	陰	膝脛	足趺

表八、《黃帝明堂灸經》【人神所在】

(五)《太平聖惠方》

時	一日	二日	三日	四日	五日	六日
禁	大指	外踝	股內	腰間	口舌	兩手
時	七日	八日	九日	十日	十一日	十二日
禁	內踝	足腕	尻	腰背	鼻柱	髮際
時	十三日	十四日	十五日	十六日	十七日	十八日
禁	牙齒	胃管	遍身	胸	氣衝	股內
時	十九日	廿日	廿一日	廿二日	廿三日	廿四日
禁	足	內踝	手小指	外踝	肝俞	手陽明
時	廿五日	廿六日	廿七日	廿八日	廿九日	三十日
禁	足陽明	胸	膝	陰	膝脛	足趺

表九、《太平聖惠方》【日神忌】

到了唐代，「人氣」和「人神」的禁忌已經逐漸整合為一套「人神」所在的灸刺禁忌。如《黃帝蝦蟇經》云：「月生九日，蝦蟇生頭。人氣在陽明、足趺交脈，不可灸判傷之……。不同神。彼在尻尾（一云：人氣在尻上）。」¹⁰⁶月生九日的時候「人氣」在陽明、足趺交脈，「人神」則是在尻尾的部分。《備急千金要方》、《黃帝明堂灸經》、雍熙三年丙戌歲具注曆日（P.3403）皆言在「尻」。《外

¹⁰⁶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3。（古籍原頁六上）。

《臺祕要方》則是說「人神」在「尻及龜尾、手陽明」，大唐同光四年具曆（P.3247）和《新集備急灸經》（P.2675）稱其在「尻尾」。《外臺祕要方》的記載較其他醫書繁複，顯然因為「人氣」與「人神」混雜不分所致。

再舉一例來說，十三日的「人神」所在，《黃帝蝦蟇經》云：「月生十三日，蝦蟇生右脇。人氣在頭。遂當兩乳間，不可灸判傷之……。不同神。彼在齒中（一云：人氣在股本）。」¹⁰⁷這裡的人氣在股本，即與《范汪方》所言一致：「人氣在股本。」¹⁰⁸彼在齒中，也就是「人神」在齒中；如同《華佗方》所云：「十三日神在齒。」¹⁰⁹後世醫書以及敦煌具注曆皆言十三日的「人神」在牙齒，亦可證明「人神」禁忌內容已經確立。

二、六十日人神

關於六十日人神的記述，目前僅見於《黃帝蝦蟇經》以及《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之中。¹¹⁰《黃帝蝦蟇經》稱之為「六甲日神遊舍」，《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則稱之為「甲日神游舍避灸刺法」。《黃帝蝦蟇經》之〈六甲日神遊舍避灸判法第三〉云：「凡灸鍼之，謹避六十日節。靈符所舍，犯之致死。」¹¹¹由此可理解靈符的概念與「人神」相仿，皆是周行依時、不可犯之、犯之致死的針灸避忌。換言之，靈符等同於「神」；「靈符所舍」與「人神所舍」的意義相同。六甲日，即是六十甲子日；起於甲子日、終於癸亥日。

六十甲子日的第一天甲子日，靈符所舍之處為「頭上正中」。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序次為 2 到 6，靈符從「頭上左太陽」、「頭上左角」、「左

¹⁰⁷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7（古籍原頁八上）。

¹⁰⁸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4。

¹⁰⁹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5-116。

¹¹⁰ 《黃帝蝦蟇經·六甲日神遊舍避灸判法第三》，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1-54。（古籍原頁二十上-二十一下）。〔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6。

¹¹¹ 《黃帝蝦蟇經·六甲日神遊舍避灸判法第三》，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1。（古籍原頁二十上）。

耳」、「左曲頰」到「左頰」。庚午、辛未、壬申、癸酉，序次為 7 到 10，靈符從「左肩」、「左肩下三寸」、「左肘下三寸」到「左手合谷」。從序次 11 甲戌日開始，靈符自「頭上右太陽」循行，序次 12 到 15 的乙亥、丙子、丁丑、戊寅，分別循行「頭上右角」、「右耳」、「右曲頰」、「右頰」。序次 16 到 20，己卯、庚辰、辛巳、壬午、癸未，分別從「右肩」、「右肩下三寸」、「右肘下三寸」、「右肘下五寸」、「右手合谷」。甲子旬和甲戌旬這二十日，靈符從頭部正中到雙手合谷，正好完成局部並且左右對稱的循行。其中，循行人身左側時，靈符並未舍於「左肘下五寸」。這個現象應該和甲子起於頭部正中有關，為了左右側能夠相對應，因而捨去「左肘下五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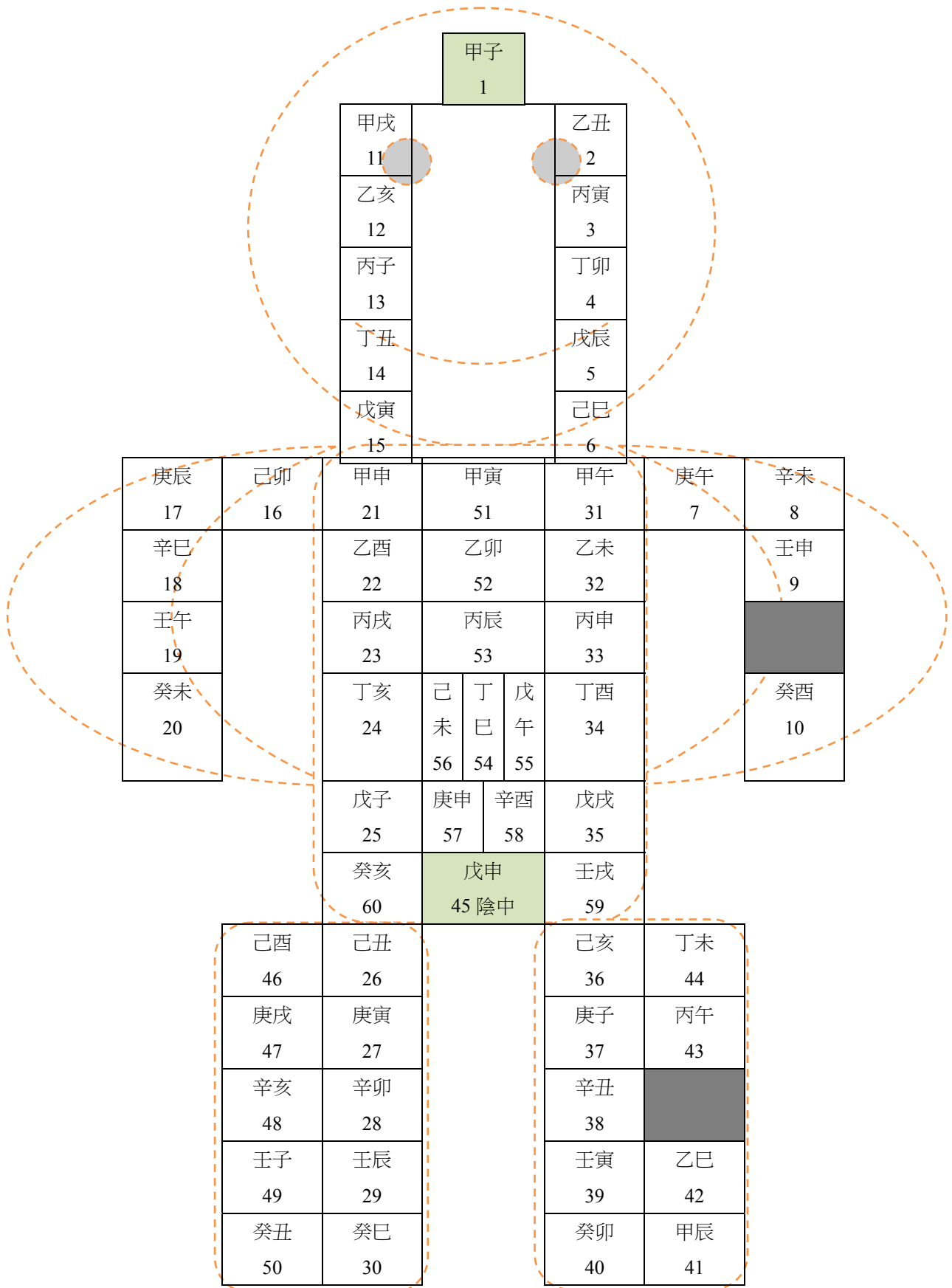
甲申旬當中，甲申在「右乳」、乙酉在「右肘裡」……癸巳在「右足心」，序次 21 至 30，正好從右乳經過肋骨、足髀、膝、足指，最後到達足心。甲午旬與甲申旬完全對稱，序次 31 至 40，循行人身左側的「左乳」直至左足心。甲辰旬這十日較為特殊，接續序次 40 癸卯日的靈符所舍處「左足心」，一開始向上循行。甲辰日在「左踝上踵」，丁未日在「左股陰中」，己酉日則到了右側「右股陰中」，隨著序次遞增而向下循行。其所舍之處，亦與左側相應。由於序次 45 戊申日在「陰中」，與序次 1 甲子日在「頭上正中」的情形相同，都是單獨居中、沒有左右對稱的狀況。因此，為了符合序次 48 辛亥日在「右膻陽」，左側則未有對應的循行點。最後的甲寅旬，循行在身體中央的位置。甲寅日在「膺中三脈」，乙卯日在「直兩乳間」、丙辰日在「心鳩尾下」。丁巳、戊

午、己未這三日，分別為胃管以及左、右胃管。庚申日、辛酉日是左、右氣街；壬戌日、癸亥日則是左股陰中太陰以及右股陰中太陰。至此，六十甲子日循行完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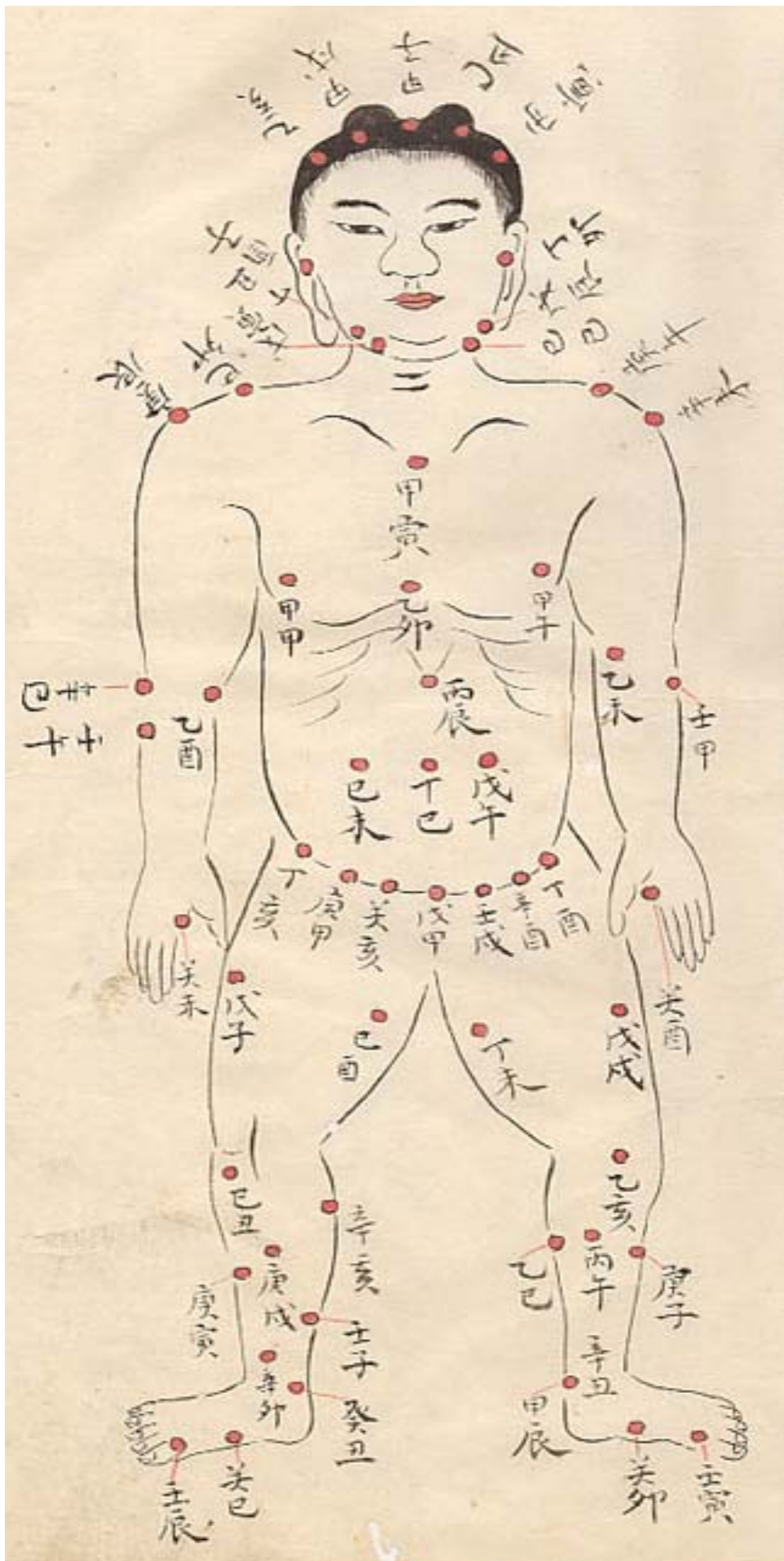
事實上，六十日人神是其有規律的。首先是先上後下。上部是先左後右，下部是先右後左，先內後外，下部的的外則是先左後右。上為陽下為陰，左為陽右為陰，外為陽內為陰，這是上古的時空觀。面南而立，上為天，下為地，左為東，右為西觀念的衍生。六十日人神的上部是頭正中，頭左、左手、頭右、右手，這

部份手與頭的聯繫是手陽經的循行部位。又因為頭是諸陽之會，手是陽經之陽。下部亦可以類推，下部從右足內部開始，是陰中之陰。足陰經是經絡中的陰中之陰。下部以足陰經為主，足陰經循行的部位走胸腹與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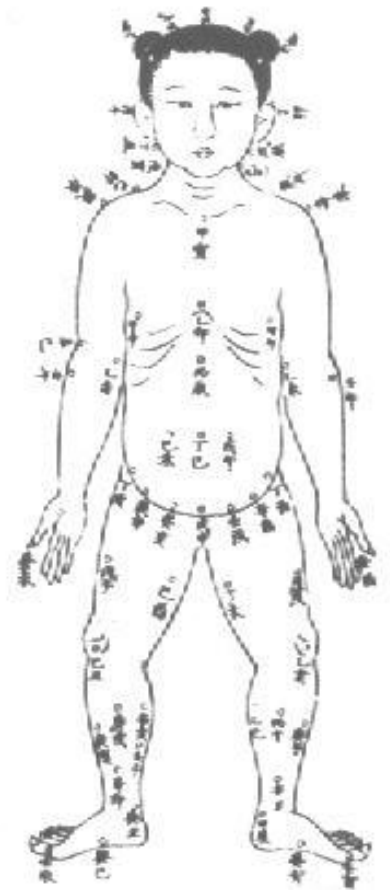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對稱、平衡的特色在「六十日人神」的循行規律中展露無遺。由於甲子日、戊申日的人神所在處為頭頂正中以及陰中，正好居於人體的中軸線上。為了達到對稱的效果，權將位於上半身的「左肘下五寸」省略，位於下半身的「左肱腸」也省略。如圖一所示，左手及左足皆有省略的區塊。筆者認為這可能代表著《黃帝內經素問》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的概念。



圖一、六甲日神遊舍



圖二、六甲日神遊舍圖【《黃帝蝦蟆經》衛生彙編本】



圖三、六甲日神遊舍圖【《黃帝蝦蟆經》臨模影寫舊鈔本】

第二節、四季人神與逐年人神

一、四季人神

正如尚昌云所云：「四季人神禁忌指春夏秋冬四季，人神應人體四個部位，在對應的季節這些部位禁止針灸。」¹¹²《黃帝蝦蟇經》稱為「四時禁處」。《千金翼方》、《備急千金要方》和《外臺祕要方》則是未使用專稱來指涉四季人神。

事實上，四季人神源自於《黃帝內經靈樞》當中的「天忌日」。《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三〈九鍼論第七十八〉，岐伯曰：

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脇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脇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陷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大禁太一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¹¹³

本著天人相應的概念，從上古時期發展出的宇宙觀即可知悉，古人將天體劃分為九等分，亦即「九野」。所謂的「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川。」¹¹⁴《呂氏春秋》總共分為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顛天、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並且以身形對應九野。理由在於萬物形之所存，其實乃假五行以運用，徵其本始則從三氣以生成。氣是三，三乘以三等於九。¹¹⁵亦即「人生有形，不離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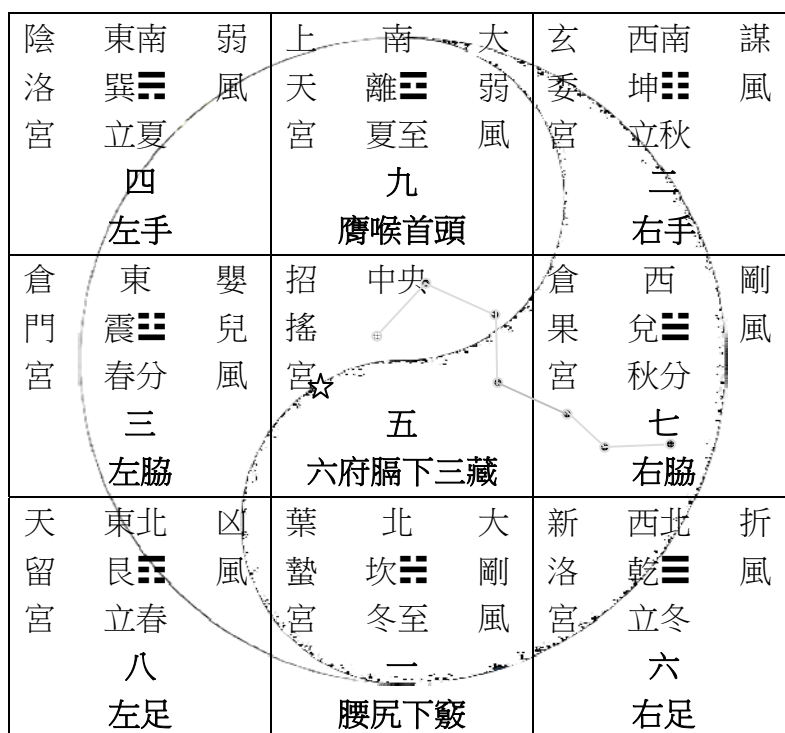
¹¹² 尚昌云〈針灸人神禁忌學說研究〉，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頁47。

¹¹³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三〈九鍼論第七十八〉，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365-366。

¹¹⁴ 〔秦〕呂不韋《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覽第一·有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頁一上-一下。「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顛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¹¹⁵ 《黃帝內經素問》卷三〈六節藏象論第九〉，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的寓意。¹¹⁶三乘以三還有另一層意思，指三部九候。¹¹⁷



圖四、四季人神九宮八風圖

依此醫學理論，《黃帝蝦蟇經》在「四時禁處」的條目中，說明：「春不治左脇，夏不治膺，秋不治右脇，冬不治腰。」¹¹⁸《千金翼方》、《備急千金要方》和

365-366。「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故其生五，其氣三，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為九藏以應之也。』」另參「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黃帝內經素問》卷六〈三部九候論第二十〉，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65。

¹¹⁶ 《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寶命全形論第二十五〉，收入《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78。

¹¹⁷ 《黃帝內經素問》卷六〈三部九候論第二十〉：「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真。……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黃帝內經素問》卷六〈三部九候論第二十〉，收入《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65-66。

¹¹⁸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8。（古籍原頁二十三下）。

《外臺祕要方》皆不脫此說法。¹¹⁹同為孫思邈的著作，《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對於四季人神的說法相同。《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春左脇，秋右脇，夏在臍，冬在腰。皆凶。」¹²⁰左脇、右脇、臍、腰，都在人身中間的區段，可理解成左右上下或東西南北等四方。醫家對於四時禁處的理解，是本著人身小天地的天人相應宇宙觀。

除此之外，合稱為「分至啟閉」，或稱為八節的四立與二分二至也需要避忌。《醫心方》所引的《華佗法》亦有此忌。¹²¹《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立春、春分，脾。立夏、夏至，肺。立秋、秋分，肝。立冬、冬至，心。四季十八日，腎。」¹²²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乃是「四立」。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則是「二分二至」。「二分二至」象徵了天體的橫軸線以及縱軸線。¹²³《黃帝內經靈樞》以太一行九宮來表述「天忌日」，《黃帝蝦蟇經》稱之為「四時禁處」，《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未曾替其設置名目。何以認為上述內容屬於「四季人神」？答案即在《外臺祕要方》之中。《外臺祕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云：

又法：立春、春分，脾。立夏、夏至，肺。立秋、秋分，肝。立冬、冬至，心。四季十八日，腎。又春左脇，秋右脇，夏在臍，冬在腰。以上人神並

¹¹⁹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又春左脅，秋右脅，夏在臍，冬在腰，皆兇。」，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6。〔唐〕王燾《外臺祕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春左脅，秋右脅，夏在臍，冬在腰。以上人神並不宜灸之，傷神殺人。」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41。

¹²⁰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6。另參〔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凡春左脅，秋右脅，夏臍，冬腰。以上人神皆不宜針灸。」，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4。

¹²¹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0。「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右日，忌不可針灸治病也。」

¹²²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5。另參〔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立春、春分，脾，立夏、夏至，肺，立秋、秋分，肝，立冬、冬至，心，四季十八日，腎。」，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4。

¹²³ 按：黃道與天赤道有兩個交點：春分點和秋分點。在北半球看來，春分點是升交點，秋分點是降交點。夏至點是黃道上的最北點，冬至點是黃道上最南點。

不宜灸之，傷神殺人。¹²⁴

在立春、春分這兩個節氣的時候，要避免灸療脾。在立夏、夏至這兩個節氣，則是要避免灸療肺。到了立秋、秋分的時候，不可治肝。立冬、冬至不可治心。所調的四季十八日，指的是四季之末的各十八日。由於四時配四方，春、夏、秋、冬四季分別配屬東、南、西、北等方位以及五行屬性之木、火、金、水。如此一來，中央以及土便無法歸入系統當中。古人為此，將四季之末的各十八日集結於一起，稱其曰四季或曰長夏。春三月之正月、二月、三月，共有九十天，三月的最後十八天不屬於春天，而是歸屬「四季」或曰「長夏」，亦即中央土。此外，夏三月之四、五、六月，六月的最後十八天；秋三月之七、八、九月，九月的最後十八天；冬三月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十二月，十二月的最後十八天等，都歸入於中央土的範疇。

各扣去十八天之後，春、夏、秋、冬各有七十二日。五行屬性為土的「四季」或曰「長夏」也獲取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各十八天，亦為七十二日。五行各有七十二日，合三百六十日，正符合周天之數。這是中國傳統醫學的基本概念，在《黃帝內經素問》當中即可得見。《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有云：

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

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¹²⁵

脾不歸屬於四季當中的任何一季。因其屬土，治理中央，脾藏本著胃土之精，土的作用在於生長萬物而取法天地。所以要分劃四季當中個各十八日來寄治脾，用四時來生長肝、心、肺、腎等四藏。脾不可以獨領一個時節來治療。

除了「春不治左脇，夏不治臍，秋不治右脇，冬不治腰。」¹²⁶這種關於四季

¹²⁴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40-3041。

¹²⁵ 《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太陰陽明論第二十九〉，收入《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87。

¹²⁶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

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經》還有另一種與四季有關的灸刺禁忌。《黃帝蝦蟇經》之〈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又云：

五藏屬五神日

春肝王，甲乙日，無治肝募輸、及足厥陰。

夏心王，丙丁日，無治心募輸、及心主手少陰。

四季脾王，戊己日，無治脾募輸、及足太陰。

秋肺王，庚辛日，無治肺募輸、及手太陰。

冬腎王，壬癸日，無治腎募輸、及足少陰。¹²⁷

這段內容的醫學術數概念非常明顯。所謂的王就是「旺」，旺盛之意。《淮南子》卷三〈天文訓〉云：「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¹²⁸春天屬木、肝旺，所以不能治肝募輸以及足厥陰肝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時日在配屬於春天的甲乙日。夏天屬火、心旺，所以不能治心募輸以及手少陰心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時日在配屬於夏天的丙丁日。從春、夏、秋、冬分出的四季屬土、脾旺，所以不能治脾募輸以及足太陰脾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時日在配屬於四季（長夏）的戊己日。秋天屬金、肺旺，所以不能治肺肝募輸以及手太陰肺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時日在配屬於秋天的庚辛日。冬天屬水、腎旺，所以不能治腎募輸以及足少陰腎經循行的部位；其禁忌時日在配屬於冬天的壬癸日。四季分屬五藏，因此五神所屬的臟腑和經絡輸穴當避而不可灸刺。¹²⁹凡是五藏四時氣主日，五藏所屬的部位及其外連之處、開竅之

第二十八冊，頁 58。(古籍原頁二十三下)。

¹²⁷ 《黃帝蝦蟇經·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6。(古籍原頁二二下)。

¹²⁸ 〔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4 年)，頁 93-941。類似說法亦見於〔唐〕張果《果老星宗》：「東方；甲乙寅卯木。南方；丙丁巳午火。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西方；庚辛申酉金。北方；壬癸亥子水。」

¹²⁹ 《黃帝蝦蟇經·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5-56。(古籍原頁二二上-二二下)。「肝為青龍、神在丁卯。心為朱雀、神在庚午。脾為勾陣、神在中央，戊巳。肺為白虎、神在癸酉。腎為玄武、神在甲子。右五神所屬、當避勿判灸。」

處皆不可以灸刺療之。¹³⁰

同樣是四季的禁忌，《黃帝蝦蟇經》又提到「四時五藏氣足處主無灸判之」的說法，《黃帝蝦蟇經》之〈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云：

五藏王日

立春後七十二日、木王土死。不治脾募輸。三年畢水病。

立夏後七十二日、火王金死。不治肺募輸。三年畢病、瘡癰。

立秋後七十二日、金王木死。不治肝募輸。三年畢病、吐逆。

立冬後七十二日、水王火死。不治心募輸。三年畢病、歐咳。

四季土用日七十二日、土王水死。不治腎募輸。三年畢病、伏心痛。¹³¹

王就是「旺」，旺盛之意，死即為「亡」，表示衰亡。此為五行休王，或稱五行囚王，是中醫五行學說的一個重要部分。五行休王學說的意涵：生、長、化、收、藏這個具有節律性的變化周期，由一切生物體內五行精氣的盛衰消長來決定，而五行精氣的盛衰消長則是由時間來制約的。五行休王源自於五臟應四時，人體生理活動的五行休王與四季的變化是一致的，亦即臟器活動的節律與其相應的四時五行節令都是同步的。¹³²春屬木，立春後七十二日；脾屬土，木旺剋土，如不及時救土（俞募穴治臟腑病），土死無法制約水，三年內必有腎系疾病。夏屬火，立夏後七十二日；肺屬金，火旺而剋金，如不及時救金，金死無法制約木，三年內必有肝系疾病。餘下依此類推。四季土取自春夏秋冬各十八日而成七十二日。土旺而剋水；腎屬水，如不及時救水，水死無法制約火，三年內必有心系疾病。

¹³⁰ 《黃帝蝦蟇經·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6-57。（古籍原頁二二下-二三上）。「五藏四時氣主日：春甲子七十二日，青氣內藏於肝，外連於筋。禁在目，春無灸判，足少陽厥陰。夏丙子七十二日，赤氣內藏於心，外連於血。禁在舌，夏無灸判，手太陽少陰也。長夏六月戊子七十二日，黃氣內藏於脾，外連於肌膚。禁在唇，無灸判、足陽明太陰也。秋庚子七十二日，白氣內藏於肺，外連於皮。禁在鼻，無灸判、手陽明太陰也。冬壬子七十二日，黑氣內藏於腎，外連於骨。禁在耳，無灸判、足太陽少陰也。」

¹³¹ 《黃帝蝦蟇經·五藏出屬氣主王日避灸判無治病第五》，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7-58。（古籍原頁二三上-二三下）。按：五行相治的概念，在《淮南子》亦有類似的記載。參見：〔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訓〉，頁 80-81。〔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卷四〈隴形訓〉，頁 113-114。

¹³² 王玉川著；張年順整理《運氣探秘》（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頁 75-82。

二、逐年人神

逐年人神禁忌，意指以年為單位循行於人體各部位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經》稱之為「年神舍九部」¹³³，十二品神依次循行人身上的神宮部、大敦部、巨部、頸部、下承部、天部、闕庭部、脛部、地部等九部。這十二品神所在的部位禁止針灸。《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稱之為「年神」，記載亦同。¹³⁴《黃帝蝦蟇經》云：「夫神上法天而下行不已，終而復始，故必慎之。神所在，不可灸判（刺）。當其年，神傷之，致死也。」¹³⁵《備急千金要方》稱為「行年人神所在法」，這些九部行神每一歲移一部，周而復始，當人神循行至該部則不可在該部針灸。¹³⁶

（一）《黃帝蝦蟇經》

生年	一	十	十九	廿八	卅七	四十六	五十五	六十四	七十三	八十二	九十一	百	神宮部
年	二	十一	廿	廿九	卅八	四十七	五十六	六十五	七十四	八十三	九十二	百一	大敦部
年	三	十二	廿一	卅	卅九	四十八	五十七	六十六	七十五	八十四	九十三	百二	巨部
年	四	十三	廿二	卅一	四十	四十九	五十八	六十七	七十六	八十五	九十四	百三	頸部
年	五	十四	廿三	卅二	四十一	五十	五十九	六十八	七十七	八十六	九十五	百四	下承部
年	六	十五	廿四	卅三	四十二	五十一	六十	六十九	七十八	八十七	九十六	百五	天部
年	七	十六	廿五	卅四	四十三	五十二	六十一	七十	七十九	八十八	九十七	百六	闕庭部
年	八	十七	廿六	卅五	四十四	五十三	六十二	七十一	八十	八十九	九十八	百七	脛部
年	九	十八	廿七	卅六	四十五	五十四	六十三	七十二	八十一	九十	九十九	百八	地部

表十、《黃帝蝦蟇經》【年神舍九部法】

¹³³ 《黃帝蝦蟇經·年神舍九部第二》，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33-38。（古籍原頁十七上-十九下）。

¹³⁴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2-113。

¹³⁵ 《黃帝蝦蟇經·年神舍九部第二》，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33。（古籍原頁十七上）。

¹³⁶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4。「上九部行神，歲移一部，周而復始，不可針灸。」

(二)《備急千金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外臺祕要方》

臍	一	十	十九	二十八	三十七	四十六	五十五	六十四	七十三	八十二
心	二	十一	二十	二十九	三十八	四十七	五十六	六十五	七十四	八十三
肘	三	十二	二十一	三十	三十九	四十八	五十七	六十六	七十五	八十四
咽	四	十三	二十二	三十一	四十	四十九	五十八	六十七	七十六	八十五
口	五	十四	二十三	三十二	四十一	五十	五十九	六十八	七十七	八十六
頭	六	十五	二十四	三十三	四十二	五十一	六十	六十九	七十八	八十七
脊	七	十六	二十五	三十四	四十三	五十二	六十一	七十	七十九	八十八
膝	八	十七	二十六	三十五	四十四	五十三	六十二	七十一	八十	八十九
足	九	十八	二十七	三十六	四十五	五十四	六十三	七十二	八十一	九十

表十一、《備急千金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外臺祕要方》【推行年人神法】

除此之外，《備急千金要方》還有「推十二部人神所在法」的記載；「上十二部人神所在，并不可針灸損傷，慎之。」¹³⁷《千金翼方》所載的「行年人神所在法」與《備急千金要方》「推十二部人神所在法」的內容相合；然而未有九年一循環的逐年人神記載。¹³⁸

(三)《備急千金要方》

心辰	一	十三	二十五	三十七	四十九	六十一	七十三	八十五
喉卯	二	十四	二十六	三十八	五十	六十二	七十四	八十六
頭寅	三	十五	二十七	三十九	五十一	六十三	七十五	八十七
眉丑	四	十六	二十八	四十	五十二	六十四	七十六	八十八
背子	五	十七	二十九	四十一	五十三	六十五	七十七	八十九
腰亥	六	十八	三十	四十二	五十四	六十六	七十八	九十
腹戌	七	十九	三十一	四十三	五十五	六十七	七十九	九十一
項酉	八	二十	三十二	四十四	五十六	六十八	八十	九十二
足申	九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五	五十七	六十九	八十一	九十三
膝未	十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六	五十八	七十	八十二	九十四
陰午	十一	二十三	三十五	四十七	五十九	七十一	八十三	九十五
股巳	十二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六十	七十二	八十四	九十六

表十二、《備急千金要方》【推十二部人神所在法】

¹³⁷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535。

¹³⁸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925。

(四)《千金翼方》

年一歲	十三	二十五	三十七	四十九	六十一	七十三	八十五	神在心辰
年二歲	十四	二十六	三十八	五十	六十二	七十四	八十六	神在喉卯
年三歲	十五	二十七	三十九	五十一	六十三	七十五	八十七	神在頭寅
年四歲	十六	二十八	四十	五十二	六十四	七十六	八十八	神在肩丑
年五歲	十七	二十九	四十一	五十三	六十五	七十七	八十九	神在背子
年六歲	十八	三十	四十二	五十四	六十六	七十八	九十	神在腰亥
年七歲	十九	三十一	四十三	五十五	六十七	七十九	九十一	神在腹戌
年八歲	二十	三十二	四十四	五十六	六十八	八十	九十二	神在頭酉
年九歲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五	五十七	六十九	八十一	九十三	神在足申
年十歲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六	五十八	七十	八十二	九十四	神在膝未
年十一歲	二十三	三十五	四十七	五十九	七十一	八十三	九十五	神在陰午
年十二歲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六十	七十二	八十四	九十六	神在股巳

表十三、《千金翼方》【行年人神所在法】

(五)《外臺祕要方》、《黃帝明堂灸經》

一歲	十三	二十五	三十七	四十九	六十一	七十三	八十五	人神在心
二歲	十四	二十六	三十八	五十	六十二	七十四	八十六	人神在喉
三歲	十五	二十七	三十九	五十一	六十三	七十五	八十七	人神在頭
四歲	十六	二十八	四十	五十二	六十四	七十六	八十八	人神在肩
五歲	十七	二十九	四十一	五十三	六十五	七十七	八十九	人神在背
六歲	十八	三十	四十二	五十四	六十六	七十八	九十	人神在腰
七歲	十九	三十一	四十三	五十五	六十七	七十九	九十一	人神在腹
八歲	二十	三十二	四十四	五十六	六十八	八十	九十二	人神在項
九歲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五	五十七	六十九	八十一	九十三	人神在足
十歲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六	五十八	七十	八十二	九十四	人神在膝
十一歲	二十三	三十五	四十七	五十九	七十一	八十三	九十五	人神在陰
十二歲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六十	七十二	八十四	九十六	人神在股

表十四、《外臺祕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十二部人神】

《備急千金要方》書中的兩種逐年人神禁忌，幾乎完全沒有改易、延續至王燾的《外臺祕要方》當中。唯有十二部人神當中的第四部有所出入，《外臺祕要方》的十二部人神中的第四部是「肩」而不是「眉」。¹³⁹

¹³⁹ [唐]王燾《外臺祕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3034-3036。

(六)《新集備急灸經》P.2675

年一歲	十三	二十五	三十七	四十九	六十一	七十三	八十五	人神在心
年二歲	十四	二十六	三十八	五十	六十二	七十四	八十六	人神在喉
年三歲	十五	二十七	三十九	五十一	六十三	七十五	八十七	人神在頸
年四歲	十六	二十八	四十	五十二	六十四	七十六	八十八	人神在肩
年五歲	十七	二十九	四十一	五十三	六十五	七十七	八十九	人神在背
年六歲	十八	三十	四十二	五十四	六十六	七十八	九十	人神在腰
年七歲	十九	三十一	四十三	五十五	六十七	七十九	九十一	人神在腹
年八歲	二十	三十二	四十四	五十六	六十八	八十	九十二	人神在頭
年九歲	二十一	三十三	四十五	五十七	六十九	八十一	九十三	人神在足
年十歲	二十二	三十四	四十六	五十八	七十	八十二	九十四	人神在膝
年十一歲	二十三	三十五	四十七	五十九	七十一	八十三	九十五	人神在陰
年十二歲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六十	七十二	八十四	九十六	人神在胸在股

表十五、《新集備急灸經》【十二部人神】

《黃帝明堂灸經》有「九部傍通人神」亦有「十二部年人神」等兩種逐年人神記載；尚有以逐年尻神為禁忌的「胡侍郎奏過尻神指訣」。¹⁴⁰《銅人針灸經》亦有這三種關於逐年的人神禁忌：「推尻神起例」、「推十二部人神」、「推九部人神」。¹⁴¹所謂的「尻神」禁忌，依照《黃帝明堂灸經》所言：「尻神者，神農之所制也。凡人年命巡行九宮，值此尻神所在，不可針灸。犯者，必主喪命或生癰疽。尚憂致命，宜急速醫治。」¹⁴²由此可知，尻神與人神的概念雷同，但本質上屬於不同的禁忌。

正如孫思邈《千金翼方》論曰：「凡欲針灸，必先診脈，知醫須看病者行年、本命、禍害、絕命、生氣所在，又須看破除開日，人神取天醫，若事急卒暴不得已者，則不拘此也。」¹⁴³欲避尻神，必須先知道病患的行年、本命。逐年人神，

¹⁴⁰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六上-七下。

¹⁴¹ [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21-126（古籍原頁三下-六上）。推尻神起例：「一歲起坤，二歲震，逐年順飛九宮，周而復始。行年到處，則主取體，切忌針灸，如誤犯之，必致喪命，或發癰疽。宜速治之。」推十二部人神：「一歲起心，二歲喉，逐歲依次，順行一部，終而復始。行年所值者，切忌針灸。」推九部人神：「一歲起臍，二歲心，逐歲順行，周而復始。行所值處，忌針灸。（所錄見明堂經）」。

¹⁴²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九上。

¹⁴³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3。

則是依照病患的實際年歲加以迴避。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又云：「欲行針灸，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不與禁忌相應即可。」¹⁴⁴此處的「尻神」禁忌即是屬於行年宜忌的運用範疇，與「人神」同為針灸所需要注意的禁忌概念。日本醫家丹波元胤（1789-1827）亦認為「人神」和「尻神」分屬兩種不同的針灸禁忌。¹⁴⁵因此，「尻神」不在本文的探討範圍之內。

簡言之，逐年人神有分成九年制和十二年制。《黃帝蝦蟇經》的逐年人神屬於九年一循環，但是跟其他醫書所記載的九年制逐年人神的禁忌部位有所不同。

《備急千金要方》、《黃帝明堂灸經》和《外臺祕要方》都有九年制的逐年人神，各家醫書所記載的循行部位都依照「臍、心、肘、咽、口、頭、脊、膝、足」的次序。其中，《千金翼方》無此條目。十二年制的逐年人神，《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黃帝明堂灸經》、《外臺祕要方》等醫書皆有收錄。

第三節、十干人神與十二支人神

一、十干人神

十干人神，顧名思義是以十天干為時間標記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經》並無此記載，而《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卻記有這種禁忌內容。¹⁴⁶《備急千金要方》將十干人神與十二支人神放在同一個主題「十干十二支人神忌日」來談。

¹⁴⁷《千金翼方》稱為「十日人神所在」。¹⁴⁸《外臺祕要方》亦在「十日人神所在

¹⁴⁴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頁533-534。

¹⁴⁵ [日]丹波元胤《中國醫籍考》卷二十一〈明堂經脈（一）〉，（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年），頁236。「〔神農皇帝真傳針灸圖〕一卷 存。按是書每圖隨病候而設焉。附以人神及尻神，逐歲所在，雷火針法，藥方數道，蓋其依托，成於明人之手者也。」

¹⁴⁶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111。「凡甲不治頭，乙不治眉一云額，丙日不治心一云膻，丁日不治胸，戊不治脇，己日不治腹，庚不治腎俞一云腰，辛不治肺俞一云口，壬不治手一云脛，癸不治足。」

¹⁴⁷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535。

法」的條例中記錄十干人神禁忌。¹⁴⁹然而，《備急千金要方》和《外臺祕要方》各有兩種「十干人神」的說法。一種是將人神所在分成十日來避忌；另一種是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五組日子，標記人神循行的部位。為了行文方便，權將前者稱為「十日人神」，後者稱為「十干人神」。《黃帝明堂灸經》並無十干人神的記載。此外，《銅人針灸經》有兩種記載，一為「十干日不治病」。¹⁵⁰另一種，則是「十干日不針灸」。¹⁵¹由此可見「十干人神」的多樣化，因其具有多種系統，並非是流傳、抄錄的過程中產生誤差所致。

（一）十日人神

十日人神表示甲、乙、丙、丁……等十干日分別的人神禁忌。所在位置改成由上至下，甲日頭部、乙日項部，丙日再到肩臂。戊日和己日的禁忌部位，亦含有術數的寓意；戊日人神在腹、己日人神在背。中央戊己土，戊日和己日在五行的屬性上屬土，其位在中央；因此，腹、背正合中央土的術數概念。庚日、辛日、壬日以及癸日，又是依照上下順序，逐漸移行至足部。甲日在頭，癸日在足，亦與天人相應的宇宙觀相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

甲日頭，乙日項，丙日肩臂，丁日胸脇，戊日腹，己日背，庚日膝，辛日腳，壬日腎，癸日足。¹⁵²

相較於其他人神禁忌，十干人神的「術數性」顯得強烈許多。參照《說文解字》看，甲日人神在頭的概念，見於《說文解字》卷十五〈甲部·甲〉：「東方之孟，

¹⁴⁸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5。

¹⁴⁹ 〔唐〕王燾《外臺祕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8。

¹⁵⁰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18。（古籍原頁一下）。

¹⁵¹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18-119。（古籍原頁一下-二上）。「甲日頭，乙日耳，丙日肩，丁日背，戊己日腹脾，庚日肺腰，辛日膝，壬日腎經，癸日手足。」

¹⁵²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5。

陽氣萌動，從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頭宜為甲，甲象人頭。」¹⁵³甲字本身就是人頭的表象。乙日人神在項，可對應《說文解字》卷十五〈乙部·乙〉來看：「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丨同意。乙承甲，象人頸。」¹⁵⁴乙字是接續甲字而來，象徵人的頸部。頸部，亦即醫書所記載的項部。

丙日人神在肩臂，亦可參酌《說文解字》卷十五〈丙部·丙〉：「位南方，萬物成，炳然。陰氣初起，陽氣將虧。从一入門。一者，陽也。丙承乙，象人肩。」¹⁵⁵丙字承接乙字，象徵人的肩膀。肩膀與肩臂的意思相同，都指涉肩頭和臂膀的區域。丁日人神在胸脇的概念，見於《說文解字》卷十五〈丁部·丁〉：「夏時萬物皆丁實。象形。丁承丙，象人心。」¹⁵⁶心的位置居於胸脇之中，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使用臟腑「心」來說明部位，後者以人身區塊來表示。事實上，丁日不治心與不治胸脇的意義是一致的，《銅人針灸經》之「十干日不治病」即云：「丁不治心」。¹⁵⁷

關於戊日的敘述，必須將《說文解字》當中的「戊」字和「己」字放在一起看。《說文解字》卷十五〈戊部·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脇。」¹⁵⁸《說文解字》卷十五〈己部·己〉：「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己承戊，象人腹。」¹⁵⁹各家醫書都記載著戊日人神在腹、己日人神在背。然而依照《說文解字》的講法，「戊」字位於中宮，象徵人的脇部，「己」字也是位於中宮，象徵人的腹部。術數配伍的合理性，應該是造成醫書與字書記載不相合的原由。中央戊己土，戊日和己日都是位居中央的，如果一個在腹部，另一個將無所安置。所以會出現兩種情況，第一種是將戊日、己日的人神所在同樣居於腹部，

¹⁵³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甲部·甲〉（臺北：萬卷樓，2002年），頁747。

¹⁵⁴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乙部·乙〉，頁747。

¹⁵⁵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丙部·丙〉，頁747。

¹⁵⁶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丁部·丁〉，頁747。

¹⁵⁷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118。（古籍原頁一下）。

¹⁵⁸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戊部·戊〉，頁748。

¹⁵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己部·己〉，頁748。

如《銅人針灸經》之「十干日不治病」云：「戊己不治腹」。¹⁶⁰第二種則是將戊日對應腹部，己日對應背部，以符合位居人身中宮的意涵，如《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臺秘要方》都是屬於這一類。

《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說「庚日在膝」、「辛日在腳」，《外臺秘要方》則是說「庚日在膝及髀腰」、「辛日在脾及心肺」；亦可對應《說文解字》來看。《說文解字》卷十五〈庚部·庚〉：「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齋。」¹⁶¹齋，其實就是臍的本字，不妨用腰部的概念來理解。庚日的禁忌部位，可說是膝或膝及髀腰，亦即腹部以下、足部以上的人身區段。「辛日在腳」對應《說文解字》卷十五〈辛部·辛〉：「秋時萬物成而孰；金剛，味辛，辛痛即泣出。从一从辛。辛，皐也。辛承庚，象人股。」¹⁶²股字指的是從胯至膝蓋的部分，然而這個概念和膝字有重疊之處，因而往下挪移至腳。《備急千金要方》記載「辛日腳」，《千金翼方》則是寫作「辛日在脾」。腳與脾應該是形近訛誤。

「壬日在腎」、「癸日在足」也可從《說文解字》來找尋印證。《說文解字》卷十五〈壬部·壬〉：「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象人褻妊之形。承亥壬以子，生之敘也。與巫同意。壬承辛，象人脛。脛，任體也。」¹⁶³脛的位置在踝下膝上，意思等於腳。¹⁶⁴關於壬日的禁忌所在，《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言在腎，《外臺秘要方》說法為在腎及手，《銅人針灸經》則是壬不治脛。照這樣看來，壬不治脛的概念似乎較為合理。《說文解字》卷十五〈癸部·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承壬，象人足。」¹⁶⁵癸字承襲壬字，象徵人的足部。各本醫書皆云癸日不治足，對照《說文解字》更能確認此說。

同樣為孫思邈的著作，《千金翼方》的記載與《備急千金要方》幾乎完全一

¹⁶⁰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18。（古籍原頁一下）。

¹⁶¹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庚部·庚〉，頁 748。

¹⁶²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辛部·辛〉，頁 748。

¹⁶³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壬部·壬〉，頁 749。

¹⁶⁴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五〈肉部·腳〉：「腳，脛也。」，頁 172。《說文解字》卷五〈肉部·脛〉段注：「膝下踝上曰脛。脛之言莖也，如莖之載物。」，頁 172。

¹⁶⁵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癸部·癸〉，頁 749。

致。《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亦云：「甲日在頭，乙日在項，丙日在肩臂，丁日在胸脇，戊日在腹，己日在背，庚日在膝，辛日在脾，壬日在腎，癸日在足。」¹⁶⁶這兩句的意思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各日的各自禁忌。十日人神所在，其循行方向似有定軌，大抵而言是從上至下、由天到地的方向。《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云：

甲日在頭，乙日在項，丙日在肩臂，丁日在胸脇，戊日在腹及頷頸，己日在背，庚日在膝及髀腰，辛日在脾及心肺，壬日在腎及手，癸日在足。¹⁶⁷

《外臺秘要方》的記載大致上與《備急千金要方》相似，然而《外臺秘要方》對戊日、庚日、辛日、壬日、癸日，這五日的記載卻比《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來的豐富。可以確認的是，戊日在腹的說法各家皆然；但是《外臺秘要方》另增加了頷頸的部分。腹部與頷頸在人身的區域劃分距離頗大，而且頷頸的位置鄰近於頸，這樣的安排或許和術數概念有關。庚日除了在膝，還增加了髀腰的說法；辛日在脾，並且多了心肺；壬日不僅在腎，更添加了手。造成《外臺秘要方》擴大說明十日人神的所在部位，有兩種可能的原因。第一、各個醫家說法紛紜，為了避免顧此失彼而導致傷生害命，不如一併納進記載。第二、對於十日人神的禁忌所在，醫家的認知不夠精確，因而擴大禁忌範圍以含括人神的實際循行部位。

北宋醫書《銅人針灸經》亦有兩種以十天干為一循環的禁忌項目。「十干日不治病」以及「十干日不針灸」，都同樣以甲、乙、丙、丁……等十干日作為禁忌時限；並非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五組日子，標記人神循行的部位。《銅人針灸經》之「十干日不治病」云：

甲不治頭，乙不治喉，丙不治肩，丁不治心，戊己不治腹，庚不治腰，辛

¹⁶⁶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5。

¹⁶⁷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8。

不治膝，壬不治脛，癸不治足。¹⁶⁸

《銅人針灸經》寫「乙不治喉」，唐代醫書則全是「乙日不治項」。雖然用語不同，但都在脖子的範圍。嚴格來說，《銅人針灸經》「乙日不治喉」的說法似乎更為精確。《銅人針灸經》寫「丁不治心」，唐代醫書則全是「丁日在胸脇」。如前例一般，心亦屬於胸脇的範圍；不治心又比不治胸脇來得更聚焦。關於戊日、己日的記載更為特殊，唐代醫書所述，戊日在腹或腹及頷頸、己日在背。《銅人針灸經》則是以中央戊己土的概念，將戊日、己日的人神所在皆定為腹。

對照《備急千金要方》來看，庚日、辛日、壬日分別是膝、腳、腎；《千金翼方》庚日、辛日、壬日分別是膝、脾、腎；《外臺秘要方》的記載為庚日在膝及髀腰，辛日在脾及心肺，壬日在腎及手；《銅人針灸經》庚日、辛日、壬日則為腰、膝、脛。與上述三本唐代醫書相比，《銅人針灸經》在這三日的人神記載上更符合人體從上至下的循行部位。

《銅人針灸經》又有另一種十干人神的記載，稱為「十干日不針灸」。¹⁶⁹至於同時存有「十干日不治病」以及「十干日不針灸」的原因，可能是在抄寫的過程中，為了將兩種版本的十干日人神禁忌都記錄下來，並且有所區別而分以不同的條目說明。

（二）十干人神

十干人神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五組日子，標記人神循行的部位。《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又云：

甲乙日忌寅時頭，丙丁日忌辰時耳，戊己日忌午時髮，庚辛日忌申時（闕文），壬癸日忌酉時足。¹⁷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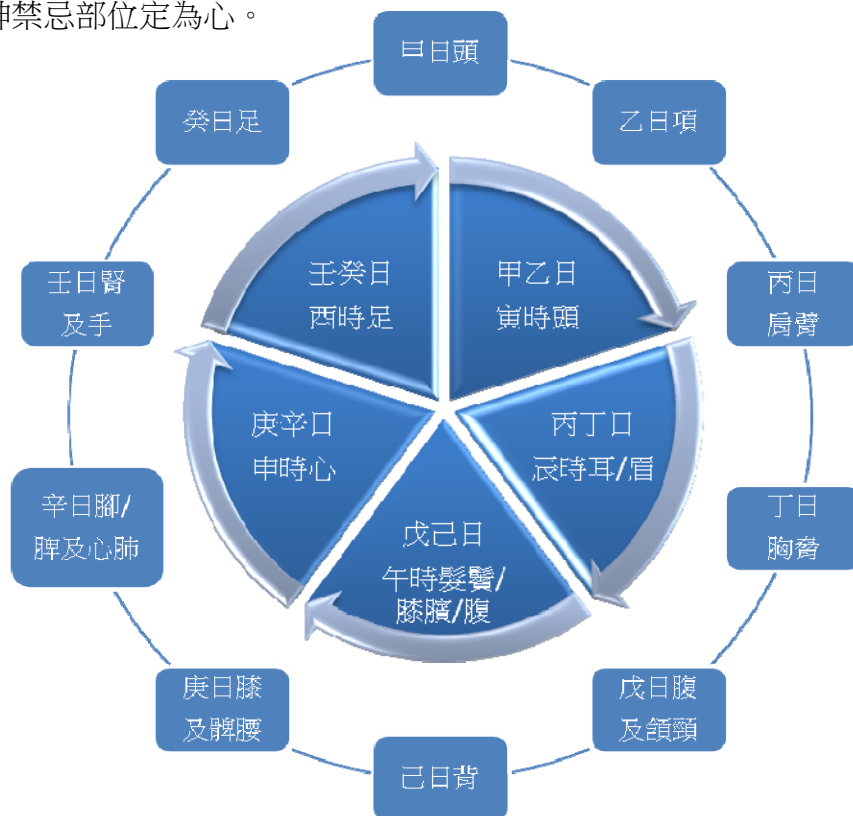
¹⁶⁸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118。（古籍原頁一下）。

¹⁶⁹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118-119。（古籍原頁一下-二上）。《銅人針灸經》之「十干日不針灸」云：「甲日頭，乙日耳，丙日肩，丁日背，戊己日腹脾，庚日肺腰，辛日膝，壬日腎經，癸日手足。」

¹⁷⁰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

與《備急千金要方》相同，《外臺秘要方》亦有這種十日人神禁忌。《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又法：「甲乙日，忌寅時，不灸頭。丙丁日，忌辰時，不灸耳。戊己日，忌午時，不灸髮鬢（一云不灸膝臏）。壬癸日，忌酉時，不灸足。」¹⁷¹筆者認為此處的「一云不灸膝臏」應指庚辛日的禁忌所在。《外臺秘要方》原書並未抄寫庚辛日的條目，極有可能是所抄寫的祖本有些缺漏，導致誤判為戊己日有兩種禁忌部位的說法。再者，《備急千金要方》僅寫到庚辛日忌申時，禁忌部位已缺。因此，不妨暫將膝臏視為庚辛日的人神所在處。

雖然《備急千金要方》和《外臺秘要方》都無法確切說明庚辛日的人神所在，然而敦煌卷子卻提供我們另一種線索。（編號 P.2675）《新集備急灸經》記云：「甲乙日在頭，丙丁日在眉，戊己日腹，○○日在心，壬癸日在足。」¹⁷²依照文脈來判斷，缺字應為「庚辛」二字。因此，可以藉由《新集備急灸經》的說法，將庚辛日的人神禁忌部位定為心。



圖五、十干人神

學全書》，頁 535。

¹⁷¹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9。

¹⁷² 參見：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頁 64。

試將十日人神與十干人神以圖表的方式呈現。不難發現，甲日禁頭、癸日禁足循行規律從上至下、自頂至足，此即天人相應的一種表現。

二、十二支人神

十二支人神，是以十二地支為時間標記的人神禁忌。《黃帝蝦蟇經》沒有十二支人神循行的記載。《備急千金要方》將十干人神與十二支人神放在同一個主題「十干十二支人神忌日」來談。¹⁷³《千金翼方》稱為「十二日人神所在」。¹⁷⁴《外臺秘要方》則稱之為「十二支人神所在」。¹⁷⁵《黃帝明堂灸經》並無十干人神的記載。《銅人針灸經》亦有此禁忌條目，稱為「推十二支人神」。¹⁷⁶

《備急千金要方》引《外臺秘要方》的說法，當中與《外臺秘要方》自身的記載有五處小差異。《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

子日目，丑日耳，寅日口（《外臺》云：胸面），卯日鼻（《外臺》云：在脾），辰日腰，巳日手（《外臺》云：頭口），午日心，未日足（《外臺》云：兩足心），申日頭（《外臺》云：在肩），酉日背（《外臺》云：脛），戌日項（《外臺》云：咽喉），亥日頂（《外臺》云：臂脛）。¹⁷⁷

第一、丑日《外臺》在耳及腰，《千金方》所引《外臺》僅在耳。

第二、寅日《外臺》在胸，《千金方》所引《外臺》卻在胸面。

第三、午日《外臺》在心腹，《千金方》所引《外臺》只在心。

第四、申日《外臺》在二肩額，《千金方》所引《外臺》在肩。

¹⁷³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5。

¹⁷⁴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5。

¹⁷⁵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8。

¹⁷⁶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31。（古籍原頁八上）。「子日在目，丑日在脾（一云耳），寅日在胸，卯日在脾（一云在胸），辰日在（闕文），巳日在手，午日在心，未日在手（一云頭），申日在頭（一云背），酉日在背，戌日在面（一云額），亥日在（闕文）云（闕文）。」

¹⁷⁷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5。

第五、亥日《外臺》在臂頸，《千金方》所引《外臺》在臂脛。應是抄寫之誤。

《千金翼方》復舉其他醫家的說法，卻未點明另種說法來自於哪本醫書。經由比對文章脈絡不難得知，其中一種乃是《外臺秘要方》的講法。十二日人神之中，有八個日子《千金翼方》尚且列了其他說法。《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云：

子日在目，丑日在耳，寅日在胸（一云面及口），卯日在鼻（一云在脾），辰日在腰，巳日在手（一云在頭口），午日在心腹，未日在足（一云兩足心），申日在頭（一云在肩額，又云在腰），酉日在背（一云在脛），戌日在頸（一云在咽喉），亥日在項（一云在臂頸，又云兩膝）。¹⁷⁸

第一、《千金翼方》寅日在胸、《外臺》亦在胸，《千金方》所引《外臺》在胸面。一云面及口，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第二、《千金翼方》卯日在鼻，一云在脾與《外臺》的講法一致。

第三、《千金翼方》巳日在手，一云在頭口與《外臺》記載相同。

第四、《千金翼方》未日在足，一云兩足心與《外臺》記載相同。

第五、《千金翼方》申日在頭，一云在肩額或許延抄自《外臺》。然而，又云在腰，此說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第六、《千金翼方》酉日在背，一云在脛與《外臺》的講法一致。

第七、《千金翼方》戌日在頸，一云在咽喉與《外臺》記載相同。

第八、《千金翼方》亥日在項，一云在臂頸與《外臺》記載相同。然而，又云兩膝，此說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外臺秘要方》除了引孫氏之言，又有他家之說。十二日人神之中，有九個日子的人神禁忌部位有所出入。《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云：

¹⁷⁸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925。

子日在目（孫氏云在肩口），丑日在耳及腰，寅日在胸（孫又云在口），卯日在脾（孫氏云在鼻），辰日在腰，巳日在頭口（孫氏云在手），午日在心腹，未日在兩足心（孫氏云在足），申日在二肩額（一云在頭、腰），酉日在脛（孫氏云在背），戌日在咽喉（孫氏云在頭，一作項），亥日在臂頸（又云在兩膝，孫氏云在項）。¹⁷⁹

第一、《外臺》子日在目，引孫氏云在肩口。事實上，孫氏兩本醫書皆記載子日在目。

第二、《外臺》寅日在胸，引孫氏云在口。此處的孫氏應指《備急千金要方》，因為《千金翼方》對於寅日的記載同於《外臺》。

第三、《外臺》卯日在脾，孫氏云在鼻。此說正確，孫氏醫書皆云在鼻。

第四、《外臺》巳日在頭口，孫氏云在手。此說正確，孫氏醫書皆云在手。

第五、《外臺》未日在兩足心，孫氏云在足。此說正確，孫氏醫書皆云在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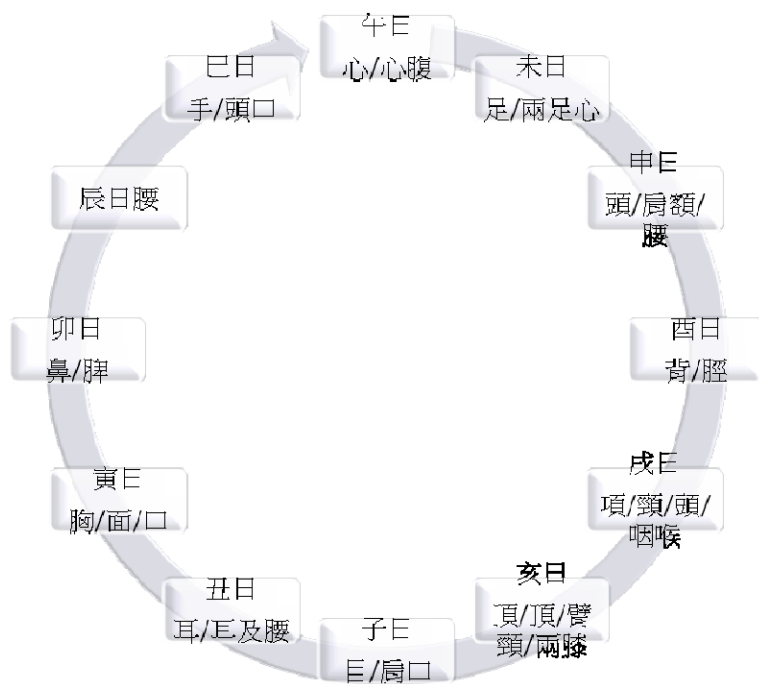
第六、《外臺》申日在二肩額，一云在頭、腰。孫氏醫書皆云在頭。然而，如前所述《千金翼方》又云在腰的說法，此來源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第七、《外臺》酉日在脛，孫氏云在背。此說正確，孫氏醫書皆云在背。

第八、《外臺》戌日在咽喉，孫氏云在頭，一作項。《備急千金要方》的確寫在項。《千金翼方》則是在頸。戌日在頭的說法，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第九、《外臺》亥日在臂頸，又云在兩膝，孫氏云在項。《千金翼方》的確寫在項。《備急千金要方》則寫在頂。亥日在兩膝的說法，可能見於其他醫書。

¹⁷⁹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3038-3039。



圖六、十二支人神

依照此表來看，十二支人神並未如同其他時制的人神一般，有著從頭到腳、由上至下的循行規律。各家醫書所著錄的禁忌部位小同大異，只有辰日在腰的說法，各家皆然。其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各家醫書之戌日、亥日的記載差異甚多。

書 \ 日	子日	丑日	寅日	卯日	辰日	巳日	午日	未日	申日	酉日	戌日	亥日
備急千金	目	耳	口	鼻	腰	手	心	足	頭	背	項	頂
千金翼方	目	耳	胸	鼻	腰	手	心腹	足	頭	背	頸	項
外臺秘要	目	耳及腰	胸	脾	腰	頭口	心腹	兩足心	二肩額	脛	咽喉	臂頸
備急引臺	目	耳	胸面	脾	腰	頭口	心	兩足心	肩	脛	咽喉	臂脛
翼方引他	目	耳	面及口	脾	腰	頭口	心腹	兩足心	肩額	脛	咽喉	臂頸
									腰			兩膝
臺引孫/他	肩口	耳及腰	口	鼻	腰	手	心腹	足	頭	背	頭	兩膝
									腰		項	項
P.2675	目	耳	胸	鼻	腰	手	心	足	頭	背	頸	項臂

表十六、十二支人神互參表

第四節、十二時與十二祇人神

一、十二時人神

十二時人神，意指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時，有「人神」循行於各部位。《黃帝蝦蟇經》雖有十二時人神，但並非以此十二時辰為標記，而是以其他時制的形式來呈現。《備急千金要方》稱之為「十二時忌」。¹⁸⁰《千金翼方》用「十二時人神所在」來指涉。¹⁸¹《外臺秘要方》亦稱為「十二時人神所在法」。¹⁸²《黃帝明堂灸經》則寫作「十二時忌不宜灸」。¹⁸³《銅人針灸經》稱為「推十二時人神」。¹⁸⁴

中國古代的時制有十二時制、十六時制。¹⁸⁵根據宋鎮豪的研究，陳夢家先生整理《漢書》梳理出：晨時、旦明、日出、蚤食、日食時、日中、舖時、下舖、昏、夜過半、雞鳴等十一個時稱。《黃帝內經素問》當中，則存有西漢分段紀時制的内容：大晨、平旦、日出、朝食、晏食、日中、日昃、下舖、日入、黃昏、晏舖、人定、合夜、夜半、夜半後、雞鳴等十六時制。陳夢家先生又整理出居延漢簡的紀時材料，共得：晨時、平旦、日出、蚤食、食時、東中、日中、西中、舖時、下舖、日入、昏時、夜食、人定、夜少半、夜半、夜大半、雞鳴等十八個

¹⁸⁰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5。

¹⁸¹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5。

¹⁸²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9。

¹⁸³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六上。

¹⁸⁴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 131-132。(古籍原頁八上-八下)。

¹⁸⁵ 十二時辰之制大概起自戰國秦漢之際。目前可見，關於十二辰紀時最早、最詳細的資料為雲夢秦簡《日書》乙種第 165 簡。十二時辰之制最遲在南北朝時期已廣泛流行，而戰國秦漢之際仍流行分段紀時之制。西周時代流行分段紀時之制。春秋時代，或謂紀時法是十進制。殷代晚期，形成了一天分為十六時段，這是分段紀時制的基本格局，但各時段之間尚未達到等間距。秦漢以來，是中國古代分段紀時之制的鼎盛期，形式為十六時制，紀時精密，時間恒定，間距均勻，無論內地還是邊陲地區，時稱基本一致，沿用年代也較長。參見：宋鎮豪〈試論殷代的紀時制度〉，收入《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殷都學刊增刊，1985 年，頁 302-336。

時稱。陳夢家先生認為漢代官方有可能實行十八時制。¹⁸⁶然而，《黃帝蝦蟇經》以及其他唐代醫書都是以十二時制的人神來著錄。《黃帝蝦蟇經》之〈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云：

雞鳴舍頭、平旦舍目、日出舍耳、食時舍口、隅中舍肩、日中舍脇、日昃舍臟、晡時舍小腸、日入舍脛、黃昏舍陰、人定舍傳於人、夜半舍足。右十二時、神所舍處。慎能禁之。¹⁸⁷

依照《左傳》杜預所注，十二時分爲：夜半、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昃、晡食、日入、黃昏、人定。可將十二時的時間轉譯為：「子時，夜半」、「丑時，雞鳴」、「寅時，平旦」、「卯時，日出」、「辰時，食時」、「巳時，隅中」、「午時，日中」、「未時，日昃」、「申時，晡時」、「酉時，日入」、「戌時，黃昏」、「亥時，人定」。因此，《黃帝蝦蟇經》的內容可換成：丑時舍頭、寅時舍目、卯時舍耳、辰時舍口、巳時舍肩、午時舍脇、未時舍臟、申時舍小腸、酉時舍脛、戌時舍陰、亥時舍傳於人、夜半舍足。

《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云：

子時踝，丑時頭，寅時目，卯時面耳（《外台》云：在項），辰時項口（《外台》云：在面），巳時肩（《外台》云：在乳），午時胸脇，未時腹，申時心，酉時背胛（《外台》云在膝），戌時在腰陰，亥時股。¹⁸⁸

《黃帝蝦蟇經》從雞鳴，亦即丑時開始敘述，依次為：頭、目、耳、口、肩、脇、臟、小腸、脛、陰、人、足。《備急千金要方》與之不同，從子時起始說明。

¹⁸⁶ 參見：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收入《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39-260。李均明〈漢簡所見一日十八時、一時十分計時制〉，收入《文史》第22輯，1984年，頁21-27。曾憲通〈秦漢時制芻議〉，收入《中山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又載於《曾憲通學術文集》（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247-248頁。李解明〈秦漢時期的一日十六時制〉，收入《簡帛研究》第2輯（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頁80-88。張德芳〈懸泉漢簡中若干「時稱」問題的考察〉，收入《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90-208。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第二章〈紀年與時稱〉（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68-105頁。

¹⁸⁷ 《黃帝蝦蟇經·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54-55。（古籍原頁二一下-二二上）。

¹⁸⁸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535。

為了方便對照，本文權將先把子時的禁忌部位挪至亥時之後，以做比對。《備急千金要方》的十二時忌，依次為：頭、目、面耳、項口、肩、胸脇、腹、心、背胛、腰陰、股、踝。《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則云：

子時在踝，丑時在頭，寅時在耳（一云在目），卯時在面（一云在耳），辰時在項（一云在口），巳時在乳（一云在肩），午時在胸脇，未時在腹，申時在心，酉時在膝（一云在背脾），戌時在腰（一云在陰左右），亥時在股。

189

《千金翼方》所記之十二時人神所在，依次為：頭、耳、面、項、乳、胸脇、腹、心、膝、腰、股、踝。寅時之所以會有目或耳的說法，應為形近訛誤。至於卯時有在面以及在耳的講法也是跟目、耳之謬誤有關。試想古人抄寫之時，原本要寫寅時在目，不留意便寫成了耳，當時沒有塗改的工具，只好劃掉重寫。有的甚至沒有將錯字劃掉，直接將正確的字抄錄於後。轉抄醫書的人，只見「卯時在面」的附近另有耳字，遂以「卯時在面耳」或「卯時在面，一云在耳」的說法來著錄。

《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云：

子時在踝，丑時在頭，寅時在耳（孫氏云在目），卯時在面（孫氏云在目），辰時在項（孫氏云在口），巳時在乳，午時在胸，未時在腹，申時在心，酉時在膝（孫氏云在背），戌時在腰（孫氏云在陰左右），亥時在股。¹⁹⁰

《外臺秘要方》之十二時人神所在法，依次為：頭、耳、面、項、乳、胸、腹、心、膝、腰、股、踝。其記載幾乎與《千金翼方》所記之十二時人神所在完全一致，僅有「午時在胸」和「午時在胸脇」的用字遣詞稍有差異。從中可看出，《外臺秘要方》在十二時人神所承襲版本應與《千金翼方》相同。此外，《黃帝明堂灸經》的記載也與這兩書雷同。《黃帝明堂灸經》〈十二時忌不宜灸〉云：「子時在踝，丑時在頭，寅時在耳，卯時在面，辰時在項，巳時在乳，午時在胸，未時

¹⁸⁹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5。

¹⁹⁰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9。

在腹，申時在心，酉時在背，戌時在腰，亥時在股。」¹⁹¹跟《千金翼方》和《外臺秘要方》幾乎相同，唯獨酉時的記載有些出入；《黃帝明堂灸經》的說法是「酉時在背」，而不是在膝。

十二時人神在敦煌卷子當中，亦有記載。《新集備急灸經》（P.2675）記云：「子時人神在頭足，丑時踝，寅時在口，卯時在耳，辰時在齒（一云：項），巳時在乳，午時在胸，未時腹，申時在心，酉時在背，戌時在陰腰，亥時股。」¹⁹²與其他醫書相比，《黃帝蝦蟇經》以「神所舍處，慎能禁之」的語句，加以說明此類禁忌。唐代醫書則並未點明主語為何，亦即未說明在十二時的特定部位究竟有何物所在。《新集備急灸經》確切使用了「人神」一詞來指涉十二時的禁忌。這一點，也可以當作判斷「人神」一詞所形成的時間。

到了北宋，醫書的內容出現明顯的分歧。《銅人針灸經》云：「子時在踝，丑時在腰，寅時在目，卯時在面，辰時在頭，巳時在手，午時在胸，未時在腹，申時在心，酉時在背，戌時在項，亥時在股。」¹⁹³《銅人針灸經》的十二時人神所在，依次為：腰、目、面、頭、手、胸、腹、心、背、項、股、踝。對於丑時的記載，其他醫書皆云在頭，此獨在腰。寅時在目，其原因不復贅述。關於巳時的人神所在，則云在手；這點又與其他醫書完全不同。由此可知，十二時人神的內容傳抄到後來已經出現落差。

¹⁹¹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六上。

¹⁹² 《新集備急灸經》（P.2675），收入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頁244

¹⁹³ 〔北宋〕《銅人針灸經》卷七，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頁131-132。（古籍原頁八上-八下）。

時書	蝦蟇經	備急千金	千金翼方	外臺秘要	明堂灸經	P.2675	銅人針灸
丑時	頭	頭	頭	頭	頭	踝	腰
寅時	目	目	耳	耳	耳	口	目
卯時	耳	面耳	面	面	面	耳	面
辰時	口	項口	項	項	項	齒	頭
巳時	肩	肩	乳	乳	乳	乳	手
午時	脇	胸脇	胸脇	胸	胸	胸	胸
未時	臍	腹	腹	腹	腹	腹	腹
申時	小腸	心	心	心	心	心	心
酉時	脛	背胛	膝	膝	背	背	背
戌時	陰	腰陰	腰	腰	腰	陰腰	項
亥時	人	股	股	股	股	股	股
子時	足	踝	踝	踝	踝	頭足	踝

表十七、十二時人神

對十二時人神的著錄，《黃帝蝦蟇經》從雞鳴開始，其餘唐宋醫書和敦煌卷子的記載都肇端於子時。若將所有材料以丑時至子時的順序排列如上表，可發現其循行方向亦為由天至地、從頭到足。其中《新集備急灸經》（P.2675）或許出現子時和丑時的禁忌部位抄寫錯誤的問題。首先以辰時為例，雖然有口、項口、項、齒以及頭等各式說法，然而都是這些部位都屬於脖子以上的區域，不妨以「項口」來理解之。再者，巳時的禁忌部位主要有三種；一為肩，一為乳，一為手。剛好是「項口」往下移動的部位。第三，午時的禁忌部位則是繼續往下方挪移，到了胸脇。未時屬中央土，人神正好循行到腹部的位置，亦即臟腑所在之處。至於申時，唯有《黃帝蝦蟇經》寫在小腸，其餘史料皆云在心。根據中醫醫理，心與小腸相表裡；這點或許和古典脈學的形成有關。本文暫不處理此議題。

關於戌時的禁忌部位，則是到了人身下焦的部分，在陰、在腰或稱腰陰、陰腰。北宋醫書《銅人針灸經》寫在戌時項，差異過大；筆者認為這肇因於後世傳抄錯誤，因此不多討論。關於亥時，《黃帝蝦蟇經》的說法為「亥時在人」，其他史料則云「在股」。

二、十二祇人神

「十二祇人神」的相關記載見於《黃帝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以及《黃帝明堂灸經》當中。《黃帝蝦蟇經》以「十二建禁處」和「十二建忌時」等兩部分來說明。¹⁹⁴《備急千金要方》未替這種使用建除概念的針灸禁忌命名。¹⁹⁵《千金翼方》稱其為「十二時人神所在」。¹⁹⁶《外臺秘要方》則以「十二祇人神所在法」來指涉此禁忌法。¹⁹⁷《黃帝明堂灸經》稱之為「十二部人神」。¹⁹⁸為了避免和「十二時人神」有所混淆，故採用《外臺秘要方》「十二祇人神」的說法，以表區別。

「十二祇人神」是一種運用建除術作為禁忌的概念。建除術的內容以「建、除、盈（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等十二個項目作標記。¹⁹⁹有「十二宮辰」、「十二宮」、「十二直」和「十二神」等講法。早在戰國時期，古人即發展出建除術。根據高明與張純德的文章所示：「湖北雲夢睡虎地與甘肅天水放馬灘兩秦墓出土的竹簡《日書》，其中共有五篇體例、結構相似的《建除》。所謂《建除》，乃是《日書》為了舉行某種活動而選擇吉日的專書：當時人們即

¹⁹⁴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60。（古籍原頁二十四下）。

¹⁹⁵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5。「建日申時頭（《外臺》云：足），除日酉時膝（《外臺》云：股），滿日戌時腹，平日亥時腰背，定日子時心，執日丑時手，破日寅時口，危日卯時鼻，成日辰時唇，收日巳時足（《外臺》云：頭），開日午時耳，閉日未時目。」

¹⁹⁶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4。「建日申時頭，除日酉時膝，滿日戌時腹，平日亥時腰背。定日子時心，執日丑時手，破日寅時口，危日卯時鼻，成日辰時唇，收日巳時足，開日午時耳，閉日未時目。」

¹⁹⁷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3039。「建日不治足（一作頭，禁晡時），除日不治眼（一作膝，禁日入），滿日不治腹（禁黃昏），平日不治背（禁人定），定日不治心（禁夜半），執日不治手（禁雞鳴），破日不治口（禁平旦），危日不治鼻（禁日出），成日不治唇（禁食時），收日不治頭（一作足，禁食時），開日不治耳（禁目中），閉日不治目（禁日昃）。」

¹⁹⁸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頁五下。「建日在足，禁晡時；除日在眼，禁日入；滿日在肢，禁黃昏；平日在背，禁人定，定日在心，禁夜半；執日在手，禁雞鳴；破日在口，禁平旦；危日在鼻，禁日出；成日在唇，禁食時；收日在頭，禁禺中；開日在耳，禁午時；閉日在目，禁日昃。」

¹⁹⁹ 按：建除當中的「滿」，原為「盈」字。為了避漢惠帝劉盈的名諱，而改作「滿」。

根據《建除》中吉凶禁忌的記載，決定自己的行止。」²⁰⁰五篇《建除》分別為：第一、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除》，第二、睡虎地秦簡《日書》乙種《除》，第三、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秦除》，第四、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建除》，第五、放馬灘秦簡《日書》乙種《建除》。其中，整理者將甘肅天水放馬灘的《日書》分成甲、乙兩種；兩者內容並無二致。

所謂「建除」的術數運用，係指利用十二地支作為符號，表徵十二建除，並且依次輪流和十二地支搭配。正月第一個日子是寅日，稱為「建寅」，正月第二個日子是卯日，稱為「除卯」。以正月來說，依序為「建寅」、「除卯」、「盈辰」、「平巳」、「定午」、「執未」、「破申」、「危酉」、「成戌」、「收亥」、「開子」、「閉丑」。二月第一個日子為「建卯」、第二個日子是「除辰」；三月第一個日子為「建辰」、第二個日子是「除巳」。以下日子依此規律順推。以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建除》為例：

²⁰⁰ 高明，張純德〈秦簡日書「建除」與彝文日書「建除」比較研究〉，《江漢考古》第2期，1993年，頁812-813。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建寅	建卯	建辰	建巳	建午	建未	建申	建酉	建戌	建亥	建子	建丑
徐卯	徐辰	徐巳	徐午	徐未	徐申	徐酉	徐戌	徐亥	徐子	徐丑	徐寅
盈辰	盈巳	盈午	盈未	盈申	盈酉	盈戌	盈亥	盈子	盈丑	盈寅	盈卯
平巳	平午	平未	平申	平酉	平戌	平亥	平子	平丑	平寅	平卯	平辰
定午	定未	定申	定酉	定戌	定亥	定子	定丑	定寅	定卯	定辰	定巳
執未	執申	執酉	執戌	執亥	執子	執丑	執寅	執卯	執辰	執巳	執午
彼破申	彼破酉	彼破戌	彼破亥	彼破子	彼破丑	彼破寅	彼破卯	彼破辰	彼破巳	彼破午	彼破未
危酉	危戌	危亥	危子	危丑	危寅	危卯	危辰	危巳	危午	危未	危申
成戌	成亥	成子	成丑	成寅	成卯	成辰	成巳	成午	成未	成申	成酉
收亥	收子	收丑	收寅	收卯	收辰	收巳	收午	收未	收申	收酉	收戌
開子	開丑	開寅	開卯	開辰	開巳	開午	開未	開申	開酉	開戌	開亥
閉丑	閉寅	閉卯	閉辰	閉巳	閉午	閉未	閉申	閉酉	閉戌	閉亥	閉子

表十八、放馬灘秦簡《日書》甲種《建除》

四月 小滿		五月 夏至		六月 大暑		七月 處暑			
建巳	平	建午	定	建未	執	建申	破		
三月 穀雨						八月 秋分			
建辰	滿					建酉		危	
二月 春分						九月 霜降			
建卯	除					建戌		成	
正月 雨水		十二月 大寒		十一月 冬至		十月 小雪			
建寅	建	建丑	閉	建子	開	建亥	收		

圖七、十二月建

以春季的天空為例，在春天朝北方夜空望去可以見到北斗七星。北斗是天樞，也就是天的樞紐，掌管著七政。天有七紀，斗有七星，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加在一起正是七。從斗杓至斗柄，各為：天樞星、天璇星、天璣星、天權星、玉衡星、開陽星與瑤光星。瑤光星就是「破軍星」，位於斗柄柄頭。根據《鶡冠子》所述，我們知道斗杓東指就是春天，斗杓南指是夏天，斗杓西指是秋天，斗杓北指為冬天。到了正月，二十四節氣之「雨水」那天的初昏，斗杓前端指向寅的方向，稱之為「建寅」。到了二月「春分」那天的初昏，斗杓前端指卯。三月「穀雨」初昏，斗杓前端指辰。依此類推，隔年正月「雨水」初昏，斗杓再度指寅。十二個中氣分屬於十二個以地支排列的月份。²⁰¹《五行大義》引《尚書緯》云：

璇、璣、斗、魁四星，玉衡、杓、橫三星，合七。齊四時五威。五威者，五行也。五威在人為五命，七星在人為七端。北斗居天之中，當昆崙之上，

²⁰¹ 按：二十四節氣，其中包括十二個中氣和十二個節氣，中氣和節氣相間地排列。「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分、霜降、小雪、冬至、大寒和雨水」是中氣，「清明、立夏、芒種、小暑、立秋、白露、寒露、立冬、大雪、小寒、立春和驚蟄」為節氣。

運轉所指，隨二十四氣，正十二辰，建十二月。²⁰²

北斗位居天的中央，隨著北斗七星的運轉，二十四節氣、十二辰和十二月建都是依照斗杓所指而制訂。又云：「州國分野年命，莫不政之，故為七政。」²⁰³此含意與《黃帝內經》、《呂氏春秋》、《淮南子》等經典的概念一脈相承。天、地、人，這三才是對應的；因而在天人相應的指導原則下，地理與人身都隨著天體運行而產生「氣的流動」。

正月節後最初的寅日是「建」，翌日卯日為「除」，後天辰日是「滿」，巳日為「平」，午日為「定」，未日是「執」，申日為「破」，酉日是「危」，戌日為「成」，亥日是「收」，子日為「開」，丑日是「閉」。如此一來，各個月份的寅日都是「建」，卯日常為「除」；十二支和十二直的內容相同，就失去了設置十二直的意義。因此，仿效二月「春分」那天的初昏，斗杓指向卯的規律，將二月卯日的十二直定為「建」。當二月卯日為「建」，辰日就順推一格為「除」，巳日是「滿」，午日為「平」，其餘照此規律。為了使這套十二建除術安排妥貼，遂定每月節氣當值的那天為十二直，亦即「月建」；照此規則，十二直在一年之內各輪過一次，隔年的正月寅日又回到「建」。²⁰⁴

《淮南子》卷三〈天文訓〉云：「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衡。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²⁰⁵顯然可見十二地支與十二建除互相搭配，「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即是「建、除、(盈)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在漢唐時期，「建除」是廣泛流行於民間的一種術數應用。詩人亦多有以「建除」為題材的作品。南北朝的詩人鮑

²⁰²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四〈第十六論七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 298-299。（原書頁 73-74）。

²⁰³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四〈第十六論七政〉，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 299。（原書頁 74）。

²⁰⁴ 參見：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三冊〈第七編 曆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 1665-1667。

²⁰⁵ 〔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卷三〈天文訓〉，頁 89。

照以戰爭為題材，將十二建除日鑄裁在詩作當中。²⁰⁶《全唐詩》也有收錄唐朝詩人權德輿的「建除詩」創作。²⁰⁷

(一) 十二建禁處

《黃帝蝦蟇經》云：「建不治足，除不治尻，滿不治腹，平不治背，定不治心，執不治手，破不治口，危不治鼻，成不治眉，收不治髮，開不治耳，閉不治目。」²⁰⁸這個部分講的是十二「建」的禁處，也就是禁止針灸治病的地方。建日不可治足、除日不可治尻……閉日不治目等，在十二建除日的各個禁止醫療部位。

《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云：

建日不治兩足禁晡時。除日不治陰孔一本尻，禁日入時。滿日不治腹禁黃昏時。平日不治肩一本背，禁人定時。定日不治心禁夜半時。犯日不治手禁雞鳴時。破日不治口齒禁平旦時。危日不治鼻禁日出時。成日不治眉咽喉一本眉，禁食時。收日不治髮禁馮中時。開日不治耳禁夜中時。閉日不治目禁日昃時。²⁰⁹

《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其內容、形式與唐代醫書較為相近，而與今本《黃帝蝦蟇經》的記載不甚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十二建禁處的部位順序，竟然是從最底下的足部開始，而終

²⁰⁶ 〔南朝宋〕鮑照〈建除詩〉，收入〔南朝宋〕鮑照撰；葉菊生校訂《鮑參軍詩註》（香港：中華書局香港分局，1975年），頁219-221。（古籍原頁十四上-十五下）「建旗出燉煌，西討屬國羌。除去徒與騎，戰車羅萬箱。滿山又填谷，投鞍合營牆。平原互千里，旗鼓轉相望。定舍後未休，候騎敕前裝。執戈無暫頓，彎弧不解張。破滅西零國，生虜郅支王。危亂悉平盪，萬里置關梁。成軍入玉門，士女獻壺漿。收功在一時，歷世荷余光。開壤襲朱紱，左右佩金章。閉帷草太玄，茲事殆愚狂。」

²⁰⁷ 〔唐〕權德輿〈建除詩〉，收入《全唐詩》卷三百二十七〈權德輿八〉，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頁3667。「建節出王都，雄雄大丈夫。除書加右職，騎吏擁前驅。滿月張繁弱，含霜耀鹿盧。平明躍騾裏，清夜擊珊瑚。定遠功那比，平津策乃迂。執心思報國，效節在忘軀。破膽銷丹浦，顰蛾舞綠珠。危冠徒自愛，長轂事應殊。成績封千室，疇勞使五符。收功輕驃衛，致埋邁黃虞。開濟今如此，英威古不侔。閉關草玄者，無乃誤為儒。」

²⁰⁸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60。（古籍原頁二十四下）。

²⁰⁹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111。按：「犯日」為抄寫之誤，應當改作「執日」。

至頂部的眼睛。十二建除日的禁處，彷彿兩兩成對。建日和除日的禁處屬於身體下部。滿日和平日的禁處則是腹、背，不僅相應而且同屬身體中段。定日和執日的禁處分別為心和手，不太能劃分明顯的身體區域。執，整理小組均寫作「摯」（執），王子今認為可理解為捕獲之意。²¹⁰由於用手「捕獲」，因此不妨想像執日的禁處在手，有其聯想甚至是實際上的關連。破日和危日的禁處在人臉上的口、鼻，口、鼻亦屬同一區塊。成日、收日的禁處則是在眉與髮，都是屬於毛髮類。開日和閉日的禁處在耳、目，耳目的身體疆界的也是劃分在一塊。

（二）十二建忌時

十二「建」除了有禁處，另外還有忌時。換言之，十二「建」不僅要注意禁止針灸治病的地方，尚需留心不可治病的時間。對於十二「建」的避忌時間，《黃帝蝦蟇經》稱之為「十二建忌時」。《黃帝蝦蟇經》之〈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云：「建禁黃昏，除禁日入，平禁人定，定禁夜半過，執禁雞鳴，破禁平旦，危禁日出，成禁辰時，收禁日中，開禁日昃，閉禁晡時。」²¹¹十二「建」的時間與空間都有其特殊限定避忌。在十二建除的日子，分別有其特定不可進行醫療的時辰。依照《淮南子·天文訓》所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午為定，未為執，申為破，酉為危，戌為成，亥為收，子為開，丑為閉。

這其中的原理，筆者稱之為「建」日避「破」時。亦即當建日在寅的時候，申屬破，因此申時要避忌。建日在卯的時候，酉為破，所以酉時要避忌。建日在滿（盈）的時候避戌時。平日避亥時，收日避巳時。餘下依此類推。然而在道經

²¹⁰ 王子今按：下文「摯日，不可以行。以亡，必摯而入公而止。」整理小組釋文作「必摯（執）而入公而止。」整理小組注釋：「此句意為逃亡者必被捕獲，並且沒收入官。」以「執」釋「摯」，正與「捕獲」的理解相符合。王子今《睡虎地《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51。王子今按：《說文·手部》：「摯，握持也。」段玉裁注：「『握持』者，搯持也。」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卷三十八「『握持也』者，《釋詁》：「拱，執也，執即摯。』」王子今《睡虎地《日書》甲種疏證》，頁65-66。

²¹¹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60。（古籍原頁二十四下）。

《赤松子章曆》當中則是以「推斗擊時」來指稱此用法。《赤松子章曆》卷二〈推斗擊時〉云：

建日忌申時，除日忌酉時，滿日忌戌時，平日忌亥時，定日忌子時，執日忌丑時，破日忌寅時，成日忌辰時，收日忌巳時，開日忌午時，閉日忌未時，危日忌卯時。右已上日斗擊下時，不可上章治病。²¹²

筆者對《赤松子章曆》的時代判定採用周豔萍的說法，根據周豔萍在《《赤松子章曆》擇日避忌研究》所整理的內容所示，《赤松子章曆》的時代可能在南北朝到唐代。²¹³《赤松子章曆》記載著早期天師道上章的擇日方式以及一些道教術法。舉《千金翼方》所記載的針灸禁忌為例：

建日申時頭，除日酉時膝，滿日戌時腹，平日亥時腰背。定日子時心，執日丑時手，破日寅時口，危日卯時鼻，成日辰時唇，收日巳時足，開日午時耳，閉日未時目。²¹⁴

可以發現，「十二祇人神」的忌時也是運用建除術的概念。從「圖七、十二月建」可看出建與破正好是對角線的位置。²¹⁵

《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以及《黃帝明堂灸經》等書對於建除術的運用較為一致，可參照來看。以《備急千金要方》為主，對照另外兩本醫書，發現「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等十二建除日分別對應「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簡言之，建日禁申時，其他日子按次類推。

²¹² 《赤松子章曆》卷二〈推斗擊時〉，收入《正統道藏》第十八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頁231。

²¹³ 周豔萍《《赤松子章曆》擇日避忌研究》：「《道藏提要》認為這部經典出於南北朝時期；施舟人先生認為這是一部六朝時期的經典，並且添加了一些後期的內容；據大淵忍爾和石井昌子所編的《道教典籍目錄》考訂是唐代道士編集而成的，王卡先生亦同意此說；傅飛嵐先生認為《赤松子章曆》保存了很多漢中教團古科儀的遺跡，但是同時指出文本中也顯示了受到四世紀上清經和靈寶經神學革新以及佛教的影響，有些甚至還受到唐代特有信仰和實踐的影響。」周豔萍《《赤松子章曆》擇日避忌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頁1。

²¹⁴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924。

²¹⁵ 按：見本文頁66。

《備急千金要方》	《千金翼方》	《外臺祕要方》	《黃帝明堂灸經》
建日申時頭 （《外臺》云：足）	建日申時頭	建日不治足 （一作頭，禁晡時）	建日在足，禁晡時
除日酉時膝 （《外臺》云：股）	除日酉時膝	除日不治眼 （一作膝，禁日入）	除日在眼，禁日入
滿日戌時腹	滿日戌時腹	滿日不治腹（禁黃昏）	滿日在肢，禁黃昏
平日亥時腰背	平日亥時腰背	平日不治背（禁人定）	平日在背，禁人定
定日子時心	定日子時心	定日不治心（禁夜半）	定日在心，禁夜半
執日丑時手	執日丑時手	執日不治手（禁雞鳴）	執日在手，禁雞鳴
破日寅時口	破日寅時口	破日不治口（禁平旦）	破日在口，禁平旦
危日卯時鼻	危日卯時鼻	危日不治鼻（禁日出）	危日在鼻，禁日出
成日辰時唇	成日辰時唇	成日不治唇（禁食時）	成日在唇，禁食時
收日巳時足 （《外臺》云：頭）	收日巳時足	收日不治頭 （一作足，禁食時）	收日在頭，禁禺中
開日午時耳	開日午時耳	開日不治耳（禁目中）	開日在耳，禁午時
閉日未時目	閉日未時目	閉日不治目（禁日昃）	閉日在目，禁日昃

表十九、十二祇人神

「建」日 避「破」時

寅 為 建	卯 為 除	辰 為 滿	巳 為 平	午 為 定	未 為 執	申 為 破	酉 為 危	戌 為 成	亥 為 收	子 為 開	丑 為 閉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表二十、「建」日避「破」時（推斗擊時）

第五節、小結

三十天進行一循環的「逐日人神」，其禁忌項目有足大趾、外踝、牙齒等身體部位，有手陽明、足陽明等經脈之稱，亦有氣沖、伏兔等穴道名詞。關於六十日人神的記述，目前僅見於《黃帝蝦蟇經》之中。其方向以一句為單位循行，或許跟九州、九野等區域劃分有關。四季人神的概念，早在《黃帝內經素問》當中即可得見，其實就是九宮八風的天人相應部位。逐年人神禁忌似乎是最為古老的一種人神禁忌。最早在《武威漢代醫簡》之中，已可看見雛形：「人生一歲毋灸心，十日而死。人生二歲毋灸腹，五日而死。人生三歲毋灸背，廿日而死。人生四歲，無灸頭，三日而死。人生五歲，無灸足，六日而死。……年已過百歲者不得灸刺，氣脈壹絕，灸刺者隨針死矣。獨……。」²¹⁶至於逐年人神的所在點，究竟從何而來？除了由經驗積累而成的避忌原則，人體的弱點、要害可能也是形成諸多人神所在的原因之一。²¹⁷

十干人神則是所有人神禁忌當中，術數性最強的一種。從《說文解字》即可看見十干所指涉意涵與十干人神的循行部位密切相關。例如，甲日人神在頭的概念，見於《說文解字》卷十五〈甲部·甲〉：「東方之孟，陽氣萌動，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頭宜為甲，甲象人頭。」²¹⁸甲字本身就是人頭的表象。關於十二支人神，則並未如同其他時制的人神一般，有著從頭到腳、由上至下的循行規律。正如徐復觀所言：「大約到了戰國時期有人轉而認定數字即是天體自身的表現。更將自然性格的天體，與傳統的天命及天道的價值觀念，混而唯一。於是再轉而將數字也誤認為是價值實體的表現，認為由數字即可表現價值，即可通向天道的價值感應，乃至與之一體。」²¹⁹術數，則是辨象數、通消息的一種方式。《說文

²¹⁶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頁4。

²¹⁷ 按：據傳是達摩祖師所著《正宗少林銅人簿》亦載有血路循行的流穴部位。例如：「子時打在腰心，三個月，吐血死。」「子時血行在腳底」。參見：培琳編輯部編著《正宗少林銅人簿》（臺北：培琳出版社，1986年），頁40-42。

²¹⁸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卷十五〈甲部·甲〉（臺北：萬卷樓，2002年），頁747。

²¹⁹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

解字》保留了十天干對應自然生發現象的說法。中國傳統醫學亦本此天人感應的宇宙觀對身體進行理解，灸刺、服藥等醫療禁忌也會隨之產生。

十二時人神，以《黃帝蝦蟇經》之〈四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為例：

雞鳴舍頭、平旦舍目、日出舍耳、食時舍口、隅中舍肩、日中舍脇、日昃舍臍、晡時舍小腸、日入舍脛、黃昏舍陰、人定舍傳於人、夜半舍足。右十二時、神所舍處。慎能禁之。²²⁰

《黃帝蝦蟇經》從雞鳴，亦即丑時開始敘述，依次為：頭、目、耳、口、肩、脇、臍、小腸、脛、陰、人、足。《備急千金要方》等唐代醫書與之不同，皆從子時起始說明。《備急千金要方》的十二時忌，依次為：頭、目、面耳、項口、肩、胸脇、腹、心、背胛、腰陰、股、踝。《黃帝蝦蟇經》所指的雞鳴若是丑時，夜半就是子時。依《黃帝蝦蟇經》所言，子時在足、丑時在頭。對照唐代醫書所言，子時在踝、丑時在頭。從中可以瞭解古代時制的變化，並且推測此處的子時應該是夜子時。

「十二祇人神」是一種運用建除術作為禁忌的概念。從道書《赤松子章曆》以及鮑照、權德輿等詩人的作品來看，晉唐時期，由曆法所延伸的擇日原則似乎廣泛地滲透於醫學以及道教等領域，而有著不同面向的發展。詩人以「建除」為題來創作，更顯出「建除術」以及其他曆日避忌並非是術士或醫家才能知悉的術數知識。換言之，這套擇日避忌應該是透過曆書之類的冊子流傳於民間，然而其具體的專業知識僅掌握在少數專家手中。

²²⁰ 《黃帝蝦蟇經·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54-55。（古籍原頁二一下-二二上）。

第四章、自然天象對「人神」的影響

藉由分析各式「人神」禁忌的內容要義，發現「人神」禁忌的背後涵藏著先秦時期的天人相應宇宙觀。中國古代的天人相應思想，在《黃帝內經》、《淮南子》、《春秋繁露》……等經典裡都有展現。例如《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邪客第七十一〉，黃帝問伯高：人的肢節如何對應天地呢？伯高答曰：

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聲音；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²²¹

天圓象徵人首，地方代表人足，日月則為人的雙目。四肢、九竅、五臟、六腑等各種人身部位都與天地相參。種種連結都是為了說明人與天地是相應的概念，天人相應實為醫家的核心理論之一，許多診療概念都依循此理而來。劉安《淮南子·精神訓》也有天人相應的說法：

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肺為氣，肝為風，腎為雨，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踳（蹙）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²²²

天圓地方代表人的頭和足，四肢、五臟……等人身部位皆與天象有關。在人體相參天地的同時，天象的異變日月薄蝕會對人產生影響，無論是州國或是人身，都會遭逢禍害或災疫。

²²¹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邪客第七十一〉，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352。

²²² 〔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頁179。

第一節、人氣不和而疢贅生

天人相應的思想到了唐代依舊存在，醫家本著天人合一的概念，更進一步加以闡述互相對應的細節。《舊唐書》卷二百一〈列傳第一百四十一·方伎〉引孫思邈曰：

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瘤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乎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彗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踊，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針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人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²²³

如同荀子〈天論篇〉對天的作用所理解的：「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²²⁴四時、五行、寒暑、風雨、霜雪、虹蜺都是都是天地陰陽變化所致；而人的四肢、五臟、五藏、覺寢、呼吸、吐納、榮衛、氣色、音聲，皆是人的精氣流轉變化所成。精氣在人體循行以榮衛的形式流轉，天氣的蒸、否、結、陷，對應在人身則會生熱、生寒、生瘤贅、發癰疽。天氣奔使人喘乏、天氣竭會使人焦枯。在天人對應的系統裡，如果遇到寒暑不時、石立土踊、山崩土陷、奔風暴雨、川瀆竭涸等天災，和蒸否、瘤贅、癰疽、喘乏、焦枯等人身症狀相同，都需要良醫用針灸藥石來施治、聖人以至德來和之。

《劉涓子鬼遺方》卷四〈黃父癰疽論〉記載九江黃父問岐伯，我已經知道血

²²³ [晉]劉昫撰《舊唐書》卷二百一〈列傳第一百四十一·方伎〉(臺北：藝文印書館，撰年不詳)，頁 5095-5096。

²²⁴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卷十一〈天論篇第十七〉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 308-309。

氣平和不平的差別了，但不知道為什麼會發癰疽。癰疽的形成、破敗，影響人的壽命長短，這種危害生命的時間限期又有迫切與否的差別，你知道究竟要怎麼揣度嗎？²²⁵岐伯曰：

經脈流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同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也。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血氣猶然，則言其故。夫血氣榮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寒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泣則不通，不通則歸之，不得復及，故癰腫。與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水髓消，不當骨肉，不寫，筋骨空虛，筋骨肌肉不得相親，經脈敗漏，薰於五臟，五臟傷故死矣。²²⁶

人體經脈的流行與天地的軌道一致。天的循行偏離了定軌，會導致日月薄蝕。地的運行失去了常道，水道會四處泛流，影響草木五穀以及人民安居。血氣的概念亦然。所謂的血氣榮衛是不斷循環、流行不休，並且符合天地的常軌的。

人氣不和而疣贅生。癰、疽、疣等瘤贅物的生發，與氣血不通有關。在《舊唐書》的記載，荊州人俞文俊上疏給則天皇帝：「臣聞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地氣不和而堆阜出。」²²⁷人氣不和，會使得身體長出疣之類的多餘的肉瘤。這是中國傳統宇宙觀的表現。稟持著天、地、人三才互相通應的原則，因帝王政治行為失當所招致的病災，人的問題會導致地面產生災禍；同樣的道理，天上的災禍也會造成人身產生病變。²²⁸

²²⁵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44。(古籍原頁二一下)。

²²⁶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44-45。(古籍原頁二一下-二二上)。「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

²²⁷ [晉]劉昫撰《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七上〈列傳第一百三十七上·忠義上·俞文俊〉，頁2433。按：俞文俊將天災變異解釋為因為則天皇帝以女處陽位。反易剛柔的結果。導致地氣隔塞，而山變為災。因此建議則天皇帝側身修德，以答天譴。避免禍災降臨。

²²⁸ [漢]《太平經·乙部》卷三四〈解承負訣〉云：「多頭疾者，天氣不悅也。多足疾者，地氣不悅也。多五內疾者，是五行氣戰也。多病四肢者，四時氣不和也。多病聾盲者，三光失度也。多病寒熱者，陰陽氣忿爭也。多病憤亂者，萬物失所也。多病鬼物者，天地神靈怒也。多病溫而死者，太陽氣殺也。多病寒死者，太陰氣害也。多病卒死者，刑氣太急也。多病氣脹或少氣者，八節乖錯也。今天地陰陽，內獨盡失其所，故病害萬物。帝王其治不和，水旱無常，盜賊數起，反更急其刑罰，或增之重益紛紛，連結不解，民皆上呼天，縣官治乖亂失節無常，萬物失傷，上感動蒼天，三光勃亂多變，列星亂行；故與至道可以救

事實上，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贅疣等疾病。關於癰疽的定義，依照《黃帝內經》所言「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榮衛不行，氣血不通，而熱相搏，乃發為癰疽。」²²⁹簡單來說，血氣不通加上熱毒太盛，就會形成癰疽。然而，癰、疽在形成的本質上亦有不同。南齊時人龔慶宣所撰寫的《劉涓子鬼遺方》藉由黃父和岐伯問答的方式，說明癰、疽的差別。²³⁰在《劉涓子鬼遺方》裡，黃父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答曰：

榮衛稽留於經脈之中，久則血澀不行。血澀不行則衛氣從之不通，壅遏不得行，火不止，熱勝，熱勝則肉腐為膿。然不能陷膚於骨，髓不為焦枯，五臟不為傷，故為癰。²³¹

血澀不行，導致衛氣壅遏不通、生大熱，熱過盛則肉腐為膿。這就會形成「癰」。關於疽，岐伯曰：

熱氣浮盛，當其筋骨，良肉無餘，故曰疽。疽上皮肉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薄以澤，此其候也。²³²

「疽」上的皮則如同牛領之皮一般堅硬，成因為熱毒熾盛，下陷肌膚，骨髓皆焦枯，內連五臟，血氣涸竭，在癰的下方形成。

《黃帝蝦蟇經》當中「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說明月生四日²³³、六日²³⁴、十一日²³⁵、十二日²³⁶、十三日²³⁷若犯人神所在，則會發癰疽。月生四日、

之者也。」另參：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收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2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3年），頁225-263。

²²⁹ 《黃帝內經經靈樞》卷十七〈玉版第六十〉，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340。

²³⁰ 按：據傳在晉末的時候，劉涓子在丹陽郊外遇見「黃父鬼」，並且拾獲「黃父鬼」遺留的一卷癰疽方以及藥一臼。書中序言提及黃涓子獲書的始末，再者提到黃父向岐伯請益：「癰疽」何以別？何謂「癰」？何謂「疽」？岐伯一一回答各項問題。因此，下列的條例皆託自岐伯之口。

²³¹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7。（古籍原頁三上）。

²³²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7-8。（古籍原頁一下-二上）。

²³³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18（古籍原頁三下）。「月生四日。蝦蟇生左脇。人氣在腰中輪、不可灸判。使人喉痺、卒不知人、內亂、疝、閉。世腎輪、皆不可灸判。又不可合陰陽。發癰疽。同神（一云、人氣在腎中）。」

²³⁴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20。（古籍原頁四下）。「月生六日。蝦蟇生後左股。人氣在足太陰、大指、白无節上、太衝脈。

六日、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犯人神所在則會發癰疽的記載，極有可能與「血氣」有關。²³⁸一旦損傷「人神」將會導致「血氣」混亂、發癰疽。此外，尚有八種疽病的治療時間需要避「人神所在」。²³⁹因此，血氣與人神的密切關係可見一斑。不妨暫且將「人氣」、「人神」理解成在人體內循行的一種「氣」，若是受到損傷就會影響血氣的運行。

第二節、日月薄蝕損「人神」

天象的變化會影響「人氣」、「人神」，因此只要遇到人氣大亂、陰陽紛爭的日子，皆不可以針灸服藥，犯之傷人。《武威漢代醫簡》簡 90 甲、90 乙記曰：

五辰辛不可始久（灸）刺、飲藥，必死。甲寅、乙卯不可久（灸）刺，不出旬死。五辰不可飲藥，病者日益加^深。[90 甲]無^口禁晦朔日、甲午，皆不可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月六日、十六日、十八日、廿二日，皆不可久（灸）可久刺見血^止己^口。[90 乙]²⁴⁰

在這些禁止針灸、服藥的條例裡，有許多禁忌與日月的狀態有關，如晦朔日、月六日、十六日、十八日、廿二日。漢代人的這套時日禁忌的思維，在晉唐時期持續發展，並且加入日月薄蝕、風雨雷電、行年本命等避忌項目。

不可灸判傷之。使人足寒、暴不仁。寒熱頭項痛。三日、六日。不可合陰陽。發癰疽。不同神。彼右小指少陽。」

²³⁵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5。（古籍原頁七上）。「月生十一日。兔生右肩。人氣在口齒鼻柱。不可灸判傷之。使人齒癰疽。胸塞、氣不通。同神（一云、兔生右股）。」

²³⁶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6。（古籍原頁七下）。「生十二日。兔生左脇。人氣在人迎、髮際。不可灸判傷之。使人頭生惡瘡、發癰疽、喉痺。同神。」

²³⁷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27。（古籍原頁八上）。「月生十三日。兔生右脇。人氣在頭。遂當兩乳間。不可灸判傷之。使人發癰疽、乳癰、發心疝、賁膈、胃管傷中。不同神。彼在齒中（一云、人氣在股本）。」

²³⁸ 另參：〔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頁 1155。「月生四日不可合陰陽，發癰疽；月生六日不可合陰陽，是故男女俱得病也。月生四日不可合陰陽，發癰疽。月生九日不可合陰陽，月生十五日不可合陰陽，女子中風病大禁。月毀卅日不可合陰陽，禁。」

²³⁹ 按：將於第五章進行討論。

²⁴⁰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頁 18-19。

從《黃帝蝦蟇經》的開篇繪有日中之三足鳥，月中有蝦蟇、兔之生毀圖，可以看出太陽和月亮的天體的運行與「人神所在」關係密切。《黃帝蝦蟇經》之〈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有云：

凡天陰霧、疾風、暴雨、雷鳴、地動、四時月節前後三日、晦朔日、月薄蝕無光明日、大寒大熱、血忌、反支、**五**季、五辰、五未、自生年本命日。人氣大亂、陰陽分爭。如此之日，皆不可犯之，煞人忌之。²⁴¹

凡是處於大霧、狂風、暴雨、雷鳴、地震等天候，四時月節前後三日²⁴²、月朔日、月晦日等日子，遇到月薄蝕無光、白天大寒大熱等天象，血忌、反支、五季、五辰、五未、自己的生年本命日等，在這些人氣大亂、陰陽紛爭的日子，皆不可以針灸服藥，犯之傷人。

同樣的記載亦見引於《醫心方》卷二〈針灸服藥吉凶日第七〉。²⁴³《醫心方》的記載大致上皆與《黃帝蝦蟇經》無差異，唯有「**五**季」的部分《醫心方》寫作「天季」。此外，《醫心方》又云：「凡天下大風、大陰、大雨、大雷電霹靂，則日月無光，人氣大亂，陰陽不通，血氣不行，當是之時不可灸刺傷之。」²⁴⁴遇到大風、大陰、大雨、大雷電霹靂的時候，會導致日月無光、人氣大亂、陰陽不通以及血氣不行，無光、大亂、不通、不行都來自於一個原因，就是自然氣候的變異。古人認為「天氣」會影響「人氣」；風雨雷電遮陽蔽月，使得陰陽二氣不調，對應到人體即是人氣大亂。因此，在人氣大亂、陰陽紛爭的日子不可針灸，此即天人相應的思想表現之一。

²⁴¹ 《黃帝蝦蟇經·四時禁處絕離日及六甲旬中不治病日法第六》，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61-62。（古籍原頁二十五上-二十五下）。

²⁴² 按：四時月節前後三日，筆者的理解為「四立」加上「二分二至」，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八個節氣前後三日。

²⁴³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針灸服藥吉凶日第七〉，頁 110。

²⁴⁴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針灸服藥吉凶日第七〉，頁 110-111。

一、日鬪月毀

在諸多氣候轉變的自然現象中，日月薄蝕可謂是對人體造成最大影響的情況。

《黃帝蝦蟇經》之「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有云：「日鬪者、色赤而無光、陽氣大亂。右日、不可灸判。傷人陽經。終令人發狂也。」²⁴⁵「日鬪」是日食的一種，太陽看似完全消失、赤色而無光，陽氣大亂。如果在這一天進行灸法治療，則會使人的陽經受損、導致發狂。依中醫理論而言，與發狂有關的陽經經脈，主要是足三陽經（足陽明胃經、足少陽膽經、足太陽膀胱經）。²⁴⁶《黃帝蝦蟇經》之「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又云：「月蝕者，毀赤黃而無光、陰氣大亂。不可灸判傷之。經絡脈發氣，鬲中滿塞不通。凡右蝦兔神所在處，不可灸判傷。」²⁴⁷如同在日鬪針灸會使人「陽氣大亂」，在月蝕之日針灸則會使人「陰氣大亂」。假使犯此禁忌，則會損傷經絡、胸膈滿塞不通。月蝕以及其他蝦蟇、兔子等神所在處，皆不可針灸傷之。

日月薄蝕與弦望晦朔不僅跟針灸服藥有關，甚至會導致人們得病。在《黃帝蝦蟇經》的記載中有提到，黃帝問岐伯曰：「男女所以俱得病者何？」²⁴⁸岐伯的回答是：「以其不推月之盛毀、日之闇明、不知禁而合陰陽。醫又不知避日鬪月蝕會、成毀之，禁而灸判治人，是男女俱得病焉。」²⁴⁹為什麼男女皆會得病呢？原來是人們不懂得在日月盛毀時不可合陰陽的道理；醫家替病人針灸也不知道要避開「日鬪月毀」的日子，因此男女都會生病。

²⁴⁵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14。（古籍原頁一下）。

²⁴⁶ 按：首先，依照中醫的經別理論，足三陽經入絡於心與足三陰經相合。在針灸相關書籍中可見，三陽經足踝部的大部分穴位都跟顛狂證的治療有關。再者，足三陰、手少陰、手厥陰與陰維都跟心有所連屬。又從內經重陽則狂的理論推論，只要因為熱擾動以上這些經絡，可能都跟狂證的發病有關。

²⁴⁷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 45。（古籍原頁十七上）。

²⁴⁸ 《黃帝蝦蟇經·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4。（古籍原頁二十一下）。

²⁴⁹ 《黃帝蝦蟇經·擇五神所舍時避灸判法第四》，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54。（古籍原頁二十一下）。

二、禁合陰陽

不僅古代醫家認為在日月盛毀時不可合陰陽，東漢儒者董仲舒也以君子的行為應該體天、合天數來說明房室。²⁵⁰徐復觀談到關於董仲舒天的哲學時，藉由〈循天之道第七十七〉以〈天地之行第七十八〉的內容，歸結並推測一個想法：「氣的突出表現為男女性交；故需按陰陽之合以節男女之欲。……大概董氏認為男女的房事，乃氣的突出表現，與養氣有密切的關係。」²⁵¹因為男女之法，法陰陽，必須要依照天時、節候來進行交陰陽，以體天之法。

月亮的弦望晦朔以及歲時節氣都屬於天時、節候的變化。如同《黃帝蝦蟇經》在〈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所繪的圖像所表示，「人神」與月亮的關係密切。在月生一日到三十日之間，出現五個不可以合陰陽的日子，分別為：月生四日、月生六日、月生九日、月生十五日以及月毀三十日。²⁵²「晦」表示農曆每月的末一天，朔日的前一天。「朔」是農曆每月初一。「弦」是農曆每月初七、八或二十二、三，月亮半圓，形似弓弦，故名。「望」是月圓，農曆每月十五日前後。²⁵³望與晦正是月生十五日以及月毀三十日，弦、朔的部分則和《黃帝蝦蟇經》不盡相同。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七〈養性·房中補益第八〉云：

御女之法：交會者當避丙丁日，及弦望晦朔、大風、大雨、大霧、大寒、大暑、雷電、霹靂，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虹霓地動，若御女者，則損人神。不吉，損男百倍，令女得病。²⁵⁴

²⁵⁰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第七十七》(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頁1220。「天地之氣，不致盛滿，不交陰陽。是故君子甚愛氣而游於房，以體天也。氣不傷於以盛通，而傷於不時、天並。不與陰陽俱往來，謂之不時；恣其欲而不顧天數，謂之天並。君子治身，不敢違天。……以月當新牡之日，而上與天地同節矣。」

²⁵¹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頁410-411。

²⁵²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18。(古籍原頁三下)、頁20。(古籍原頁四下)、頁23。(古籍原頁六上)、頁29。(古籍原頁九上)、頁44。(古籍原頁十六下)

²⁵³ 按：弦、望、朔、晦等相關解釋，參見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卷五(東京：大修館書店，1957年)，頁5522-5523，5654，5682，5687，5689。

²⁵⁴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卷二十七〈養性·房

對於養性、房室補益的部分，孫思邈亦清楚說明了此中宜忌。欲行房事者，必須注意天時以及天候。倘若在「丙丁日，及弦望晦朔、大風、大雨、大霧、大寒、大暑、雷電、霹靂，天地晦冥，日月薄蝕，虹霓地動」等日子行房，則會損傷「人神」。²⁵⁵固定的天時有兩種御女避忌，即「丙丁日」以及「弦望晦朔」。「交會者當避丙丁日」這點可從五行屬性來看；丙屬陽火、丁為陰火。假設以水火既濟來指涉性行為，那麼火過旺則會招致損傷。「弦望晦朔」則是月亮的盈虧表現。

《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徵引晉唐時期的各種典籍《玉房秘訣》、《蝦蟇圖經》、《華佗針灸經》、《養生要集》。例如《玉房秘訣》引彭祖的說法，房中的禁忌當避大寒大熱、大風雨、日月蝕、地動雷電，因為這些是天忌。又提到「月殺不可以合陰陽，凶」；「建、破、執、定日及血忌日不可合陰陽，損人。」²⁵⁶以上這些禁止合陰陽的條例主要可分為兩個概念，一種是日月蝕等自然氣候變異，另一種則是術數概念下的建除日、血忌日。事實上，這段內容代表在此禁忌條例下合陰陽，會導致損「人神」。《醫心方》所引的《蝦蟇圖經》的禁忌條例與今存衛生彙編本的《黃帝蝦蟇經》內容相同。²⁵⁷《華佗針灸經》的例子更為特別，依書名來看是講針灸的書籍，然此條例竟被收在《醫心方》的〈房中·禁忌第廿四〉當中。《華佗針灸經》云：「冬至、夏至、歲旦，此三日前三後二皆不灸刺及房室，禁。」在歲時節氣中，冬至、夏至一直是古人養氣、練功、煉丹

中補益第八），頁 500-501。〔元〕李鵬飛《三元參贊延壽書》卷一〈慾有所避〉亦有此說：「孫真人曰：大寒與大熱，且莫貪色慾。書云：凡大風、大雨、大霧、雷電霹靂、日月薄蝕、虹霓地動、天地昏冥、日月星辰之下、神廟寺觀之中、井灶圍廁之側、墓、柩之傍，皆所不可。若犯女，則損人神。若此時受胎，非止百倍損於父母，生子不仁、不孝，多疾損壽〔元〕李鵬飛（1222-？）《三元參贊延壽書》（北京：中國書店，1987年），頁八下-九上。參見：陳秀芬〈房中養生與性經濟〉，收入《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年），頁 95-96。

²⁵⁵ 〔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一〈春季總敘〉：「逢甲乙日干，忌夫婦容止。」，頁 23。〔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二〈夏季總敘〉引《千金翼方》曰：「夏三月，遇丙丁日，忌夫婦容止。」，頁 122。〔明〕李一楫《月令採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²⁵⁶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頁 1154-1155。

²⁵⁷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頁 1155。『黃帝問岐伯曰：「男女所以俱得病者，何也？」岐伯對曰：「以其不推月之盛毀、日之闇明、不知禁而合陰陽。醫又不知避日闕月蝕、成毀之，禁而灸判治人，是男女俱得病焉。』』

的重要日子，歲旦亦即元旦、大年初一。這些日子一方面是鍛鍊身體的好時機，另一方面則是不適合針灸以及合陰陽的時候。《醫心方》引東晉張湛《養生要集》云：

房中禁忌：日月晦朔，上下弦望，六丁六丙日，破日，月廿八日，月蝕，大風甚雨，地動，雷電霹靂，大寒大暑，春秋冬夏節變之日，送迎五日之中，不行陰陽。本命行年禁之，重者夏至后丙子丁巳。²⁵⁸

這段話若不仔細觀看，很容易會認為是講述針灸方面的禁忌。基本上，這些內容無論放在針灸的「人神」禁忌抑或是房室禁忌都很合宜。文中提到的「月廿八日」，即是「人神在陰」的日子，自然不可合陰陽。

關於自然氣候變異、特定歲時節氣以及術數方面的行年本命日，都不可以針灸、合陰陽的概念顯然流行於晉唐時期。元代李鵬飛《三元參贊延壽書》卷一〈慾有所避〉亦云：

唐魏證令人勿犯長命及諸神降日。犯淫者，促壽。及《保命訣》所載：朔日減一紀，望日減十年；晦日減一年。初八上弦、二十三下弦、三元減五年；二分二至二社，各減四年；庚申甲子本命減二年。……每月二十八日，人神在陰。²⁵⁹

魏證即是魏徵，為了避宋仁宗趙禎的名諱，魏徵皆作魏證、貞觀都改成正觀。²⁶⁰相傳魏徵是個有神力的宰相，玉帝還曾派遣他去斬龍王，可見得魏徵對於天人之際的現象有著相當程度的理解。在長命以及諸神降日，不可以合陰陽。若是犯淫，則會縮短壽命。天時方面，朔日減一紀，望日減十年；晦日減一年。初八上弦、二十三下弦、三元減五年；再次證明月亮的盈虧「弦望晦朔」與「人神」相關，在該日合陰陽則會犯傷「人神」而縮短壽命。

《保命訣》和《養生要集》都有特別提到，每月二十八日「人神在陰」不可

²⁵⁸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十八〈房中·禁忌第廿四〉，頁1155。

²⁵⁹ 〔元〕李鵬飛《三元參贊延壽書》卷一〈慾有所避〉，頁九上-十上。

²⁶⁰ 按：根據《新編五代史平話》當中，曹元忠跋所言「每於宋諱不能盡避」。書中稱魏徵為「魏證」、貞觀作「正觀」，其實是避宋仁宗趙禎的名諱。

犯淫。²⁶¹ 這個條例從《黃帝蝦蟇經》當中的〈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便可一窺堂奧：「月毀二十八日，兔省右脇。人氣在腳內廉，不可灸判傷之。使人委瘞頹。陰陽道不亥、腰背。不同神（一云：兔省左股。人氣在陰中）。」

²⁶² 在農曆二十八日，兔子隱去右脇。當時的「人氣」在腳內廉，不可以針灸。若誤傷人神，則使人患委頹、無法合陰陽、腰背疼。另一種說法為，當天兔子隱去左大腿，「人氣」在陰中。從《黃帝蝦蟇經》、各種唐代醫書、敦煌曆日，甚至宋

²⁶¹ 明代的歲時習俗書亦有此說。〔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一〈正月調攝〉亦引《保命訣》曰：「立春日，戒夫婦容止。至於晦朔弦望，犯者減壽。二十八日，人神在陰，犯者減壽一紀。甲子、庚申、本命日，俱不宜犯。衛生君子慎之。」〔明〕李一楫《月令採奇》，收入《歲時習俗資料彙編》第八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頁56。〔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一〈二月調攝〉引《攝生方》曰：「此月先雷三日，夫婦宜戒容止。不然生子不備，多凶。犯者減壽。弦望減一年，晦日減十年，上下弦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日減兩年，春分、社日，各減四年。初三萬神會，及二十八人神在陰，犯者百日中惡。」，頁85。〔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一〈三月調攝〉曰：「楊公忌日、初九日，牛鬼降。夫婦宜戒容止。月忌。犯者減壽。朔望日各減十年，上下弦各減五年，甲子、庚申、本命日，減兩年。二十八日，人神在陰，犯者百日中惡。晦減一年。」，頁111。〔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二〈四月調攝〉引《保命訣》曰：「立夏日，夫婦不宜交合。孫真人曰：『初八、十六忌嗜慾，犯者則壽夭。』且此月不宜入房。避純陽用事之月也。夫婦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日，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各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減兩年。初八日，萬神善化，犯者失瘖。其夜，善惡童子下降，犯者血死。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宜戒之。」，頁141-142。〔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二〈五月調攝〉引《三元參贊》曰：「五月名為惡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此九日。謂之九毒日。夫婦宜戒容止，犯者不過三年。朔望日，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初八日上弦、二十三日下弦，各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各減二年。二十八日，人神在陰，減一紀。夏至減四年。衛生君子，尚慎旃哉。」，頁170。〔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二〈六月調攝〉：「月忌，夫婦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各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減二年。初九日，牛鬼初降，犯者百日中惡。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宜忌之。」，頁191。〔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七月調攝〉引《法天生意》曰：「立秋日，夫婦不宜交合，與月忌日。犯者減壽。朔望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日、中元日，各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日，減二年。初三日萬神會，及十四、十六，三官降，犯者一百日中惡。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宜忌之。」，頁228-229。〔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八月調攝〉曰：「月忌夫婦容止，犯者減壽。朔望日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各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日，減二年。初三日萬神會，及十四、十六，三官降，犯者一百日應。二十八日，人神在陰。切不可犯。秋分日、社日，各減四年。」，頁254-255。按：〈九月調攝〉未錄相關別寢宜忌。〔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十月調攝〉引《灋天生意》云：「此月是純陰用事，夫婦宜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日減十年，晦一年。上下弦，減五年，庚申、甲子、本命，減一年。初九牛魁初降，犯者百日中惡。初十夜西天王降，犯者一年死。二十八，人神在陰。宜忌。」，頁308-309。〔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十一月調攝〉引《千金方》云：「冬至後，庚辛日，不可合陰陽，大凶。冬至後五日，夫婦當別寢，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減五年，甲子、庚申、本命日，減三年。冬至減十年。二十八日，減一紀。」，頁332-333。〔明〕李一楫《月令採奇》卷三〈十二月調攝〉：「月忌夫婦容止，犯者減壽。冬至後，庚辛日，不可合陰陽，大凶。冬至後五日，夫婦當別寢，戒容止。犯者減壽。朔望各減十年，晦日減一年。上下弦，減五年，甲子、庚申、本命日，減三年。冬至減十年。二十八日，減一紀。」，頁332-333。

²⁶²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42。（古籍原頁十五下）。

元時期的醫籍、養生書都記載著「二十八日，人神在陰」的概念。可見得「人神」禁忌除了在醫學的針灸方面特別重要之外，與行房有關的時日禁忌更被房中家所吸納。

第三節、 月亮周期應人身血氣

在中國古典醫論裡，針灸的基本原為「法天則地，合以天光」，必須要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才可以刺之。《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八正神明論第二十六〉岐伯曰：

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疑。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日月生而瀉，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²⁶³

針灸的作用是為了調氣血，調氣血必須按照天時而行。月亮的盈虧變化影響著血氣，因此灸刺的時候要隨月而調整。強調針灸補瀉應與月之盈虛節律相參。月生之時，血氣始生；此時不能用瀉法，若用瀉法會導致臟虛。月滿之時，血氣充盈；此時不能用補法，若行補法則血氣揚絡，絡有留血，此為重實。月郭空之時，不宜用針法，否則會導致氣血逆亂。《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三〈歲露論第七十九〉亦有類似的說法。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氣血積……。至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²⁶⁴在天人相應的概念下，人與天地相參，與日月相應。月滿的時候人體的血氣旺盛，月郭空的時候人體氣血相對較虛。

²⁶³ 《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八正神明論第二十六〉，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80。

²⁶⁴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三〈歲露論第七十九〉，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367。

一、按月相療疣目

月亮周期變化與人體生命節律之間有一定的關係，月亮的盈虧不僅影響地球潮汐的變化，而且對人體的情緒和生理也會產生影響。²⁶⁵血氣會受到月亮周期的影響而產生變化，例如女子的月水來潮即是此理。月亮的朔、望、弦、晦，暗示了血氣的旺衰與否，望日血氣最盛，晦日的血氣則是相對最弱。按照古人認為同類相感、同氣相動的理論，螺、蚌蛤、蝦蟇、女子屬陰類的人事物，都與「眾陰之宗」的月亮有著相同的節律。²⁶⁶從《黃帝蝦蟇經》描述的「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來看，月亮的盈虧與「人神」的關係密切。

事實上，漢代的《五十二病方》已有古人運用月之節律進行醫療的例子。探查 1976 年於馬王堆出土的漢墓帛書當中含有月的文句，發現「月晦日」這一個詞彙完全集中出現在疣病的部分。關於疣病的治法，漢代混用大量巫術行為來進行醫療。《五十二病方》已可見到此種療法的原始型態，以下是五則特定選擇「月晦日」或「朔日」進行治療或巫術行為的案例。

(一)《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以月晦日之丘井有水者，以敝

²⁶⁵ 參見：王磊，陳進法，王碩碩，吳煥淦，李璟〈子午流注與生物節律的關係〉，《中華中醫藥雜誌（原中國醫藥學報）》第 26 卷，第 11 期，2011 年，頁 2485-2487。張勝忠〈月相盈虧對人體的影響〉，《中醫藥信息》第 8 卷，第 6 期，1991 年，頁 5-8。楊振平，傅貞亮〈《內經》天文醫學思想初探〉，《中華中醫藥雜誌（原中國醫藥學報）》第 8 卷，第 5 期，1988 年 10 月，頁 6-10，79。童伯瑛，董曉燕，趙建國〈淺談繆刺法與月節律的關係〉，《上海針灸雜誌》第 30 卷，第 4 期，2011 年，頁 266-267。王洪琦〈《內經》「月一人」相關理論及現代的研究〉，《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第 5 卷，第 1 期，1988 年，頁 57-60。唐衛華〈月亮盈虧變化與針灸臨床之管窺〉，《針灸臨床雜誌》第 19 卷，第 9 期，2003 年，頁 46-47。孟琳升〈月經周期與月亮圓缺——120 例資料分析〉，《浙江中醫學院學報》第 9 卷，第 2 期，1985 年，頁 8-9，15。陳心智，閻洪臣〈中風死亡與月亮圓缺——附 716 例中風死亡時間分析〉，《吉林中醫藥》第 6 期，1987 年，頁 1-2。陳心智，閻洪臣〈淺談人體朔望月節律〉，《中醫藥學報》第 4 期，1987 年，頁 23-25。張慶文，劉敏如，陳維生〈女體「月虧」、「月滿」血氣狀況的初步研究——附 44 個月經週期血流變資料分析〉，《天津中醫》第 2 期，1994 年，頁 31-34。

²⁶⁶ 〔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 1974 年），頁 110。「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帚騷（掃）尤（疣）二七，祝曰：『今日月晦，騷（掃）尤（疣）北。』入帚井中。」²⁶⁷要在月晦日的時候取山丘上的井水，再用掃帚撥掃患疣之處十四次，並且祝禱說：「今日月晦，掃疣北。」再把這掃帚丟入井中。

（二）《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以月晦日日下舖時，取（塊）大如雞卵者，男子七，女子二七。先【以】（塊）置室後，令南北【列】，以晦往之（塊）所，禹步三，道南方始，取（塊）言曰言曰：『今日月晦，靡（磨）尤（疣）北。』（塊）一靡（磨）□。已靡（磨），置（塊）其處，去勿顧。靡（磨）大者。」²⁶⁸在月晦日的下午舖時，取跟蛋的大小差不多的石塊、土塊，男子取七塊、女子取十四塊。把石塊、土塊放在房屋後方，以南北方向排列。從南方起始，走三步禹步，取石塊說：「今日月晦，掃疣北。」再把石塊拿來磨疣。棄置磨完疣的石塊，不可再回頭看石塊。疣病就會好了。

（三）《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以月晦日之內後，曰：『今日晦，弱（搦）又（疣）內北。』靡（磨）又（疣）內辟（壁）二七。」²⁶⁹同樣是在月晦日。說：「今日月晦，掃疣北。」然後在寢室內的牆壁磨十四次。

（四）《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以朔日，葵莖靡（磨）又（疣）二七，言曰：『今日朔，靡（磨）又（疣）以葵戟。』有（又）以殺（楸）本若道旁（薊）根二七，投澤若淵下。除日已望。」²⁷⁰在朔日用葵的莖部磨疣十四次，並且說：「今日朔，磨疣以葵戟。」再用楸的根部或薊的根部來磨疣十四次，將其投在深淵之中。除日、十六日好。

²⁶⁷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頁39。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十二病方》（東京：東方書店，2007年），頁59。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419-420。

²⁶⁸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40。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十二病方》，頁60。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420-422。

²⁶⁹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40。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十二病方》，頁61。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422。

²⁷⁰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40。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十二病方》，頁61-62。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422-425。

(五)《五十二病方·尤(疣)者》云：「一，祝尤(疣)，以月晦日之室北，靡(磨)宥(疣)，男子七，女子二七，曰：「今日月晦，靡(磨)宥(疣)室北。」不出一月宥(疣)已。」²⁷¹祝疣要在月晦日的時候，於寢室的北方。男子磨疣七下，女子磨疣十四下。祝曰：「今日月晦，磨疣室北。」一個月之內，疣病就會好了。究竟何謂疣病？隋代《諸病源候論》之〈癭瘤諸病·八疣目候〉有云：「疣目者，人手足邊忽生如豆，或如結筋，或五箇，或十箇，相連肌裏，僂強受於肉，謂之疣目。此亦是風邪搏於肌肉而變生也。」²⁷²《諸病源候論》卷五十〈小兒雜病諸候六〉亦云：

人有附皮肉生、與肉色無異，如麥豆大，謂之疣子，即疣目也。亦有三數相聚生者。割破裡狀如筋而強，亦微有血面□□。生此多由風邪客於皮膚，血氣變化所生。故亦有藥治之差者，亦有法術治之差者，而多生受於手足也。²⁷³

從而得知，疣即是疣子，亦稱疣目。疣目並非專指長在眼睛周遭的疣。郭穎亦有此論述：「『疣子』和『疣目』均最早見於《諸病源候論》。唐代《外臺祕要方》記載了中古醫書《肘後備急方》、《集驗方》治療『疣目』的方式，從這點可以推測『疣目』一名應在中古前期就已出現。」²⁷⁴

唐代《外臺祕要方》所記載的疣目療法很多，其中有三則是需要挑選特定日子來治療疣目。《外臺祕要方》是王燾集結各家醫書而成的作品。依照題名來看，

²⁷¹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五十二病方釋文註釋》，收入《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頁 40。參見：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十二病方》，頁 63-64。馬繼興《馬王堆古醫書考釋》，頁 425。

²⁷²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一〈癭瘤諸病·八疣目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頁 149。〔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一〈癭瘤諸病·八疣目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53。

²⁷³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五十〈小兒諸病六·二百十八疣目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頁 231。〔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一〈小兒諸病六·二百十八疣目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857。

²⁷⁴ 郭穎《〈諸病源候論〉的詞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 114-115。

「肘後療疣目方」應是取自東晉葛洪《肘後救卒方》所記載的方子。²⁷⁵「崔氏疣目方」則是崔知悌所傳的方子。²⁷⁶《外臺祕要方》卷二十九〈疣目方一十九首〉云：

肘後療疣目方。月晦日夜，於廁前取故草二七莖，莖研二七過，粉疣目上訖，咒曰，今日月晦疣驚，或明日朝乃棄，勿反顧之。²⁷⁷

「肘後療疣目方」說明在月晦日的晚上，於廁所前取野草十四支，研磨野草的莖部十四次，敷在疣目上。再唸誦咒語：「今日日月晦疣驚，或明日朝乃棄，勿反顧之。」東晉時期的《范汪方》亦有相似的記載。《醫心方》卷四〈治疣目方第廿二〉引《范汪方》云：「月晦夜於廁前取故草二七枚，枚二七過，砑目上記祝曰：今日月晦，疣驚或明，日月朝了，取亡人枕若席，二七拭之愈。」²⁷⁸

《外臺祕要方》卷二十九〈疣目方一十九首〉云：

千金去疣目方。取月十五日，月正中時望月。以秃條帚掃疣目上三七遍。差止。²⁷⁹

「千金去疣目方」實際上引自《備急千金要方》的記載。《備急千金要方》卷第二十三〈痔漏·去疣目方〉云：「每月十五日，月正中時，望月以秃條帚掃三七遍差。」²⁸⁰《醫心方》卷四〈治疣目方第廿二〉亦有徵引此條治法。²⁸¹《外臺祕要方》卷二十九〈疣目方一十九首〉又云：

²⁷⁵ 東晉葛洪（281-342）字稚川，號抱朴子，丹陽句容人。《肘後備急方》簡稱《肘後方》，原名《肘後救卒方》。後來經陶宏景增補，名為《補闕肘後百一方》。到了金朝，楊用道再次增補，遂成今本《肘後備急方》。

²⁷⁶ 唐代崔知悌（615-685）許州鄆陵人。著有《纂要方》十卷、《骨蒸病灸方》一卷、《產圖》一卷，均已亡佚。《外臺祕要方》有抄錄中《骨蒸病灸方》與《產圖》的部分內容。另撰有《崔知悌集》五卷，《法例》二卷。

²⁷⁷ 〔唐〕王燾《外臺祕要方》卷二十八〈中惡、蠱注、猝死、自縊、喝死一十八門·疣目方十九首〉，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2250。

²⁷⁸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頁 200。

²⁷⁹ 〔唐〕王燾《外臺祕要方》卷二十八〈中惡、蠱注、猝死、自縊、喝死一十八門·疣目方十九首〉，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2252。

²⁸⁰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亦收入〔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頁 200。

²⁸¹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頁 200。

崔氏疣目方。取月盡日平旦井花水，月生一日煮作湯，灶突北面南自洗，咒曰，日盡水，月初湯，灶突北，千疣死，百疣亡，凡七度洗及咒，甚良。

282

「崔氏疣目方」的治法是在月盡日的清晨取井花水。於隔天，也就是月生一日的時候煮成湯，在廚房外邊面向南方洗眼睛。唸誦咒語：「日盡水，月初湯，灶突北，千疣死，百疣亡」洗眼睛與唸誦咒語七次，就會好了。《諸病源候論》提到疣目的成因，大多由「風邪客於皮膚，血氣變化所生」，治療方式則是有用藥以及法術等兩種。因為血氣變化所生的疣目，其治療方式要挑選某些特定月相，意味著血氣的問題導致疣目，同時也關係到治則。月晦日與月盡日的意義相同，都是指農曆每個月的最後一天。從古典醫論的觀點出發，則月晦日時候的血氣狀態相對弱於其他月相。

二、推測「人神」為血氣之屬

前面已經論述「人氣不和而疣贅生」。在不當的時機合陰陽也會損「人神」。《醫心方》卷二十八〈房內·至理第一〉引《玄女經》云：「天地之間，動須陰陽，陽得陰而化，陰得陽而通。一陰一陽，相須而行。故男感堅強，女動辟張，二氣交精，流液相通。男有八節，女有九宮，用之失度，男發癰疽，女害月經，百病生長，壽命消亡。」²⁸³肉瘤、疣贅、癰疽、月經不調，都是血氣不和導致的疾病。《黃帝蝦蟇經》也提到男女俱得病的原因是不知在日月盛毀時不可合陰陽；醫家替病人針灸也不知道要避開「日鬪月毀」的日子，因此男女都會生病。因此，我們可以推測「人神」其實是一種「氣」的存在，是血氣之屬。

目前在元明醫書可見治療一些因氣血壅塞而導致的疾病，其治療時間也必須經過挑選。有趣的是，這些疾病的治療日，並非選擇「月晦日」、「月盡日」等特

²⁸²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二十八〈中惡、蠱注、猝死、自縊、喝死一十八門·疣目方十九首〉，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 2253。

²⁸³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頁 1132。

殊月相的日子，而是「人神不犯之日」、「人神不在日」。元代倪維德《原機啟微集》云：

凡治在初，須擇人神不犯之日，大要令病者食飽不飢，先汲冷井水洗眼如冰，勿使氣血得行，然後以左手持銅筋，按眼睫上，右手翻眼皮令轉，轉則疣肉已突，換以左手大指按之，弗令得動移，復以右手持小眉刀尖，略破病處，更以兩手大指甲捻之令出，則所出者，如豆許小黃脂也。恐出而根不能斷，宜更以眉刀尖斷之。以井水再洗，洗後則無恙。要在手疾為巧。事畢須投以防風散結湯，數服即愈。²⁸⁴

一開始治療疣病，必須挑選人神不在的日子，讓患者吃飽、不會肚子餓，取冰冷的井水洗眼睛，不讓血氣運行。然後用左手拿銅筴，按在眼瞼之上；右手翻眼皮，要病患轉動眼球。一轉動眼球，那麼疣肉就現出來了，換左手大拇指按住眼瞼、固定使其不移動；用右手拿小眉刀，用刀尖稍微刺破病疣。再用兩手大拇指的指甲捻出豆子般大小的一點點黃色油脂。擔心把疣掐擠出來還不能斷絕病根，建議再用小眉刀的刀尖劃斷。再用井水清洗，洗完就沒事了。重點在於手要靈巧、動作迅速。事後要讓病人喝防風散結湯，喝幾帖之後就會好了。

除了治療疣目以外，灸下部懸癰也有類似概念。「懸癰」是一種癰病，其義有二：一指長在會陰部位的癰，又名「海底癰」、「騎馬癰」。²⁸⁵另一種是指生長在上顎部位的癰。下部懸癰多因情志鬱結，三陰虧損，濕熱壅滯而發。此處組織疏鬆，又容易污染，所以不易癒合而形成瘡漏。²⁸⁶除了「海底癰」、「騎馬癰」之

²⁸⁴ [明]倪維德《原機啟微集》卷上〈血氣不分混而遂結之病〉，(臺北：新文豐，1987年)，頁13-15。

²⁸⁵ [清]吳謙等編《醫宗金鑒》卷六十九〈外科心法要訣·下部·懸癰〉，(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頁831。「懸癰毒生會陽穴，初如蓮子漸如桃，三陰虧損濕熱鬱，潰久成漏為瘡勞。」注：「此證一名騎馬癰，生於篡間，系前陰之後，後陰之前屏翳穴，即會陰穴，系任、脈經首穴也。初生如蓮子，微癢多痛，日久、腫，形如桃李。由三陰虧損，兼憂思氣結，濕熱壅滯而成。其色紅作膿欲潰，若破後潰深，久則成漏，以致瀝盡氣血，變為瘡勞。」

²⁸⁶ 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州中醫學院編《中醫名詞術語選釋》(臺南：大孚書局，2004年)，頁462。

外，還有一個有趣的俗名叫做「偷糞老鼠」。²⁸⁷元代李仲南提到一種治療下部「懸癰」的方法。選擇「人神不在日」的早上，空腹喝下以「井華水」²⁸⁸調「百藥煎」末的湯藥。²⁸⁹稍微好轉之後，改用「秋葫蘆」切片放在瘡上。隔著苦瓜灸二七壯之後，病就會好了。《永類鈴方》卷七〈懸癰〉云：

灸懸癰：擇人神不在日早，空心先用井華水調百藥煎末一碗，服之。微利，卻須得秋葫蘆，亦名苦不老，生在架上而苦者，切皮片置瘡上，灸二七壯。蕭端式患連年，一灸收效。²⁹⁰

明代李時珍《本草綱目》亦有徵引自《永類鈴方》的這則治療方法。²⁹¹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其他醫學典籍註明「人神所在」的時間及地點，並且警告醫家若誤傷人神將有各式各樣的後果，甚至造成死亡。元代和明代的醫學典籍《永類鈴方》、《本草綱目》都特別指出治療身體下部懸癰的時候，要選擇「人神不在日」，而漢唐時期的醫書似乎沒有看到這樣的概念。

²⁸⁷ 〔漢〕華佗元化著；〔唐〕孫思邈編集；彭靜山點校《華佗神醫秘傳》卷五〈華佗外科神方·華佗懸癰神方〉（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年），頁139。「懸癰一名騎馬癰，俗名偷糞老鼠。多因嗜色忍精而發。」

²⁸⁸ 按：井華水又稱井花水，意指清晨第一次自井中取出的水。參見：漢典網 <http://www.zdic.net/>「井花水」條目：清晨初汲的水。〔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法酒》：「秔米法酒：糯米大佳。三月三日，取井花水三鬥三升，絹漚末三鬥三升，秔米三鬥三升。」石聲漢注：「早從井裡第一次汲出來的水。」〔宋〕蘇軾《贈常州報恩長老》詩之一：「碧玉盃盛紅馬瑙，井花水養石菖蒲。」〔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水二·井泉水》〔集解〕引汪穎曰：「井水新汲，療病利人。平旦第一汲，為井華水，其功極廣，又與諸水不同。」魯迅《故事新編·鑄劍》：「你父親用井華水慢慢地滴下去，那劍嘶嘶地吼著，慢慢轉成青色了。」亦省作「井華」、「井花」。〔唐〕杜甫《大雲寺贊公房》詩之四：「童兒汲井華，慣捷瓶上手。」〔清〕趙翼《兩臂風痺復發》詩：「辟寒須用煖湯浴，復汲井華煮滿斛。」〔宋〕楊萬里《六月十三日立秋》詩之一：「旋汲井花澆睡眼，灑將荷葉看跳珠。」

²⁸⁹ 按：百藥煎是中藥物。褐色味苦的液體，作收斂劑用。又名仙藥。〔明〕李時珍《本草綱目·蟲一·五倍子附百藥煎》：「百藥煎，功與五倍子不異，但經釀造，其體輕虛，其性浮收，且味帶餘甘。治上焦心肺、咳嗽、痰飲、熱渴諸病，含嚙尤為相宜。」「秋壺盧」就是「苦壺盧」，現在稱為苦瓜，在《國語》的記載為苦匏，亦名苦壺盧。列在本經下品的「苦瓠」條目。

²⁹⁰ 〔元〕李仲南《永類鈴方》，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二十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546。

²⁹¹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八〈菜部菜之三 蔬菜類一十一種·苦瓠〉，《本草綱目》冊七（臺北：新文豐，1987年），頁16-20。「下部懸癰：擇人神不在日，空心用井華水調百藥煎末一碗服之。微利後，卻用秋壺盧（一名苦不老，生在架上而苦者）切片置瘡上，灸二七壯。蕭端式病此連年，一灸遂愈。」

第四節、小結

在天人相應的指導原則下，天、地、人三才互相通應，並且以天的運行為主。人體的生物節律與自然節律關係密切，「天氣」會影響「人氣」，「人氣不和而疣贅生」，癰、疽、疣等瘤贅物都是由於人體氣血不通所致。此外，日月薄蝕等天象變化、陰陽紛爭的日子會造成人氣大亂，所以不可以針灸也不可以合陰陽。在一切自然天象中，中國古典醫論特別認為人身血氣變化相應月亮的周期節律。舉例來說，無論是使用咒術、針灸抑或藥方，治療疣目要擇月晦日、月盡日、人神不犯之日，灸下部懸癰要挑人神不在日的早上，原因即在於血氣的變化。灸刺的補瀉方法，要依天地日月節律而行。《黃帝內經素問》又云：「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²⁹² 榮衛血氣就是「人之神」，必須要謹慎養護。血氣不通容易造成癰疽疣贅等疾病，然而這些疾病也要依照氣血循行的規律而施治。因此，筆者推測「人神」為血氣之屬。

²⁹² 《黃帝內經素問》卷八〈八正神明論第二十六〉，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 81。

第五章、「人神」的應用層面

本章要探討的主題是「人神」的應用層面，並且分成兩個小節來討論。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除此之外刺癰疽也需避「人神」。漢唐時期除了循行規律的「人神所在」禁刺禁灸部位，尚有八種癰疽所發的位置，需要特別注意。根據岐伯所言，不同年歲時有「人神」在這些位置之上，不可以刺癰疽。當「人神」循行在這八種癰疽所發處的時候，不可刺疽見血，若犯此忌則會導致死亡。筆者亦嘗試找尋出這八種疽病避「人神」的年歲規律。

第一節、刺癰疽需避「人神」

一、疽病所發避「人神」

漢唐時期除了循行規律的「人神所在」禁刺禁灸部位，尚有八種癰疽所發的位置，需要特別注意。根據岐伯所言，不同年歲時有「人神」在這些位置之上，不可以刺癰疽。當「人神」循行在這八種癰疽所發處的時候，不可刺疽見血，若犯此忌則會導致死亡。目前已知在晉唐時期，共有三本醫書記載著這些特殊的「人神」禁忌。時代最早的醫書首推南齊時人龔慶宣所撰寫的《劉涓子鬼遺方》²⁹³，其次是隋代巢元方《諸病源候論》，而後是唐代孫思邈《千金翼方》。

「某疽發於某處，不治則數日死矣」這種敘述癰疽所發的狀況，最早在《黃帝內經靈樞》當中的〈癰疽第八十一〉已有先例。例如：「發於頸，名曰夭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熏肝肺。熏肝肺，十餘日而死矣。」²⁹⁴《黃帝內經靈樞》儼然具有「某疽發於某處，不治則數日死矣」的敘述體例，同樣的筆法也多見於南齊時人龔慶宣所撰寫的《劉涓子鬼遺方》。

²⁹³ 按：據傳在晉末的時候，劉涓子在丹陽郊外遇見「黃父鬼」，並且拾獲「黃父鬼」遺留的一卷癰疽方以及藥一臼。書中序言提及黃涓子獲書的始末，再者提到黃父向岐伯請益：「癰疽」何以別？何謂「癰」？何謂「疽」？岐伯一一回答各項問題。因此，下列的條例皆託自岐伯之口。

²⁹⁴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四〈癰疽第二十四〉，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冊一，頁370。

在《劉涓子鬼遺方》一書所記載的疽病總共有二十六種。²⁹⁵在這二十六種疽病的描述中，每一項都有說明病發而未治癒的「死亡限期」，比方說：「龍疽發背，起胃俞，若腎俞，二十日不寫，死。九日可刺；不刺，其上赤下黑，若青膿黑，死，發血膿者，不死。」²⁹⁶在「龍疽」的範例中，可以得知二十日若不瀉掉龍疽的膿血，則會導致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唯有八種疽病與「人神」禁忌有關，而且隋代《諸病源候論》以及唐代《千金翼方》都與《劉涓子鬼遺方》所記載的八種疽病，有著一脈相承的內容。

（一）赤疽發額

《劉涓子鬼遺方》云：「赤疽發額，不寫，十餘日死。其五日，可刺也。其膿赤多血，死；未有膿，可治。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者，在額，不可見血，見血者死。」²⁹⁷《諸病源候論》的記載與《劉涓子鬼遺方》的差異在於人年之後，多增加了百字，而成「百神皆在額」的說明。²⁹⁸《千金翼方》亦無著錄百字，但同樣載有「神皆在額」的說明。²⁹⁹晉唐時期的醫書記載的赤疽發額，其人年不可針刺見血的時間分別為：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關於赤疽發額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十和加六。³⁰⁰

²⁹⁵ 參見：王縉，和中浚〈《劉涓子鬼遺方》的癰疽分類法及其特點〉，《中華中醫藥學刊》第 29 卷，第 7 期，2011 年，頁 1544-1545。

²⁹⁶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4。（古籍原頁一下）。

²⁹⁷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 年），頁 5。（古籍原頁二上）。〔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臺北：新文豐，1981 年），頁 323。（原書頁二）。

²⁹⁸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81 年），頁 155。「赤疽發額，不寫，十餘日死。其五日，可刺也。其膿赤多血，死；未有膿，可治。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百，神皆在額，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 年），頁 576。

²⁹⁹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859。「赤疽發於額，不寫，十餘日死。可刺也。其膿赤多血，死；未有膿，可治。人年二十五、三十一、六十、九十五，人神在額，不可見血，見者死。」

³⁰⁰ 見附錄一、赤疽發額：算式，頁 122。

(二) 杼疽發項，若兩耳下

《劉涓子鬼遺方》云：「杼疽發項，若兩耳下，不寫，十六日死。其六日，可刺，其色黑見膿而癰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三、三十五、三十九、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一、八十七、九十九，百神在兩耳下，不可見血，見者死。」³⁰¹然而《諸病源候論》卻把「杼疽」的論述放在卷三十三〈癰疽病諸候下·二十四杼疽候〉當中。若稍不注意，則會誤以為《諸病源候論》未收錄此種「人神」禁忌。《諸病源候論》的記載比《劉涓子鬼遺方》多了三歲以及十歲；人神的部分，卻少了百字。³⁰²《千金翼方》的記載亦無百字，幾乎與《劉涓子鬼遺方》完全一致。³⁰³關於杼疽發項，若兩耳下，「人神」在兩耳下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四和加十二。³⁰⁴

(三) 蜂疽發髀背

這一則是談論關於發在肩、背的癰疽及其「人神」所在。《劉涓子鬼遺方》云：「蜂疽發髀背，起心膪若連肩骨，二十日不治，死。八日，可刺，其色赤黑，膿見青者，死，不可治。人年一十八、二十四、三十五、五十六、六十七、七十二、九十八者，百神在肩，不可見血，見者死。」³⁰⁵《千金翼方》和《諸病源候

³⁰¹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5。(古籍原頁二上)。「[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頁323。(原書頁二-三)。

³⁰²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三〈癰疽病諸候下·二十四杼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頁157。「杼疽者，發項及兩耳下。不寫，十六日死。其六日，可刺。其色黑，見膿如癰者，死，不可治。人年三、十、十九、二十三、三十五、三十九、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一、八十七、九十九，神皆在兩耳下，不可見血，見血者死。此是寒濕之氣，客於肌肉，折受於血氣之所生也。」[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三〈癰疽諸病下·二十四杼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585。

³⁰³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859。「杼疽發項，若兩耳下，不寫，十六日死。其六日，可刺，其色黑見膿而癰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三、三十五、四十九、五十一、五十五、六十一、八十七、九十九，神在兩耳下，不可見血，見者死。」

³⁰⁴ 見附錄二、杼疽發項，若兩耳下：算式，頁122。

³⁰⁵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6。(古

論》則有些出入。《諸病源候論》稱之為「鋒疽」而非「蜂疽」，關於人年的禁忌又增加了六歲，而且改易三十五歲而成四十歲。值得注意的是，不若《劉涓子鬼遺方》所指涉的「神在肩」，《諸病源候論》既無百字，人神所在的位置亦變更為「膊」。³⁰⁶《千金翼方》與《劉涓子鬼遺方》皆云「蜂疽」。在年歲禁忌方面，僅增加了六歲，亦無百字；而且人神所在同樣位於「肩」。³⁰⁷

《劉涓子鬼遺方》和《千金翼方》都記載著「神在肩」，《諸病源候論》則是寫「神皆在膊」。膊是指上肢靠近肩膀的部位。《諸病源候論》和《千金翼方》都有六歲的禁忌年限，而且《諸病源候論》改易三十五歲而作四十歲。關於蜂疽發背，「人神」在肩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十和加六。³⁰⁸

（四）刺疽發起肺俞，若肝俞

《劉涓子鬼遺方》云：「刺疽發肺俞，不寫，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發而赤，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三十三、三十九、五十七、六十、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百神在背，不可見血，見者死。」³⁰⁹《叢書集成續編》所收錄的《劉涓子鬼遺方》，則是有二十九歲、無三十三歲。《諸病

籍原頁二下)。「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頁 323。(原書頁二-三)。

³⁰⁶ [隋]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頁 155。「鋒疽發背，起心俞若膊膈。二十日不寫，死。其八日，可刺也。其色赤黑，膿見青者，死，不治。人年六、十八、二十四、四十、五十六、六十七、七十二、九十八，神皆在膊，不可見血，見血必死。」[隋] 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77。

³⁰⁷ [唐] 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859。「蜂疽發背，起心俞若肩膈，二十日不瀉，死。其八日，可刺也，其色赤黑膿見者，死不治。人年六歲、十八、二十四、三十五、五十六、六十七、七十二、九十八，神在肩，不可見血，見者死。」

³⁰⁸ 見附錄三、蜂疽發背：算式，頁 123。

³⁰⁹ [南齊] 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6。(古籍原頁二下)。「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頁 323。(原書頁三)。「刺疽發肺俞，不寫，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發而赤，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二十九、三十九、五十七、六十、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百神在背，不可見血，見者死。」

源候論》當中的說法，則改三十九歲為四十九歲，並且沒有百字出現。³¹⁰《千金翼方》的記載倒是與《諸病源候論》相差無幾，唯有六十歲的部分，《千金翼方》改作六十八歲。³¹¹關於刺疽發起肺俞（，若肝俞），「人神」在背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皆是加八。³¹²

（五）榮疽發脇，起若兩肘頭

《劉涓子鬼遺方》云：「榮疽發脇，起若兩肘頭，二十五日不寫，死。九日，可刺，膿多赤白而可治也。人年一歲、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八、五十八、六十四、八十、九十六，百神在脇，不可見血，見血即死。」³¹³《諸病源候論》則不稱之為「榮疽」，而是「俠榮疽」；並且在敘述膿的狀態之前，先講述俠榮疽是「發赤白間」；人神方面，則未見百字。³¹⁴《千金翼方》亦稱「俠榮疽」，而且敘述的內容與《諸病源候論》相當一致。³¹⁵關於榮疽發脇，起若兩肘頭，「人神」

³¹⁰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頁155。「刺疽發起肺俞，若肝俞，不寫，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也。發而赤，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三十三、四十九、五十七、六十、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神皆在背，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577。

³¹¹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859。「刺疽發肺俞，若肝俞，不寫，二十日死。其八日，可刺，發而赤，其上肉如椒子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九、二十五、三十三、四十九、五十七、六十八、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神在背，不可見血，見者死。」

³¹² 見附錄四、刺疽發起肺俞（，若肝俞）：算式，頁123。

³¹³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7。（古籍原頁三上）。〔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頁323。（原書頁三）。

³¹⁴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頁156。「俠榮疽發脅，起若兩肘頭，二十五日不寫，死。其九日，可刺。發赤白間，其膿多白而無赤，可治也。人年一、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八、五十八、六十四、八十、九十六，神皆在脅，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578。

³¹⁵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859。「俠榮疽發脅，起若兩肘頭，二十五日不寫，死。其九日，可刺，發赤白間，其膿多白而無赤，可治。人年一、十六、二十六、三十二、四十八、五十八、六十四、八

在脇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六和加十。³¹⁶

(六) 勇疽發股

《劉涓子鬼遺方》云：「勇疽發股，起太陰，若伏兔，二十五日不寫，死。其十日，可刺，勇疽發膿青黑者死。白者尚可治。不可治，人年十一、十五、二十、三十一、三十三、四十六、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五、九十一，百神在尻尾，不可見血，見者死。」³¹⁷《諸病源候論》則改易三十三歲，而作三十二歲，而且亦無百字。³¹⁸弔詭的是《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既不作三十三歲亦不作三十二歲，而是作四十三歲，且亦無百字。³¹⁹關於勇疽發股，「人神」在尻尾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四和加十二。³²⁰

(七) 標叔疽發背

這則的年歲禁忌相當難以判斷，五十七究竟是五、十七抑或是五十七，尚未有定論；現代的各種點校本多以五十七為是。《劉涓子鬼遺方》云：「標叔疽發背，熱同同，耳聾，後六十日腫如聚水，其狀若如此者，可刺之。但出水後及有血出，即除愈也。不可治，人年五十七、六十五、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者，百神在

十、九十六，神在脅不可見血，見者死。」

³¹⁶ 見附錄五、(俠)榮疽發脇，起若兩肘頭：算式，頁 124。

³¹⁷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 8。(古籍原頁三下)。

³¹⁸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頁 156。「勇疽發股，起太陰，若伏兔，二十五日不寫，死。其十日，可刺。勇疽發清膿赤黑，死；白者，尚可治。人年十一、十五、二十、三十一、三十二、四十六、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五、九十一，神皆在尻尾，不可見血，見血者死。」〔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 578。按：人耳應為人年，似是抄寫訛誤。

³¹⁹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859。「勇疽發股，起太陰，若伏兔，二十五日不寫，死。其十日，可刺，發青膿赤黑者死。白者尚可治。年十一、十五、二十、三十一、四十三、四十六、五十九、六十三、七十五、九十一，神在尻尾，不可見血，見者死。」

³²⁰ 見附錄六、勇疽發股：算式，頁 124。

背，不可見血，見者死。」³²¹《諸病源候論》的記載則未寫「標叔疽」所發的部位，疑似缺漏。其餘記載與《劉涓子鬼遺方》相同。³²²《千金翼方》與《劉涓子鬼遺方》、《諸病源候論》的敘述並無二致。³²³與刺疽所發的部位同樣在背，標叔疽發背而不可刺「人神」的年歲規律亦是加八。³²⁴

(八)、癩疽發足跌

《劉涓子鬼遺方》云：「癩疽發足跌，若足下，三十日不寫，死。其十二日，可刺。癩疽者白膿不太多，其瘡上癢赤黑者，死，不可治。人年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十三、九十三、百神在足，不可見血，見血者死。」³²⁵《諸病源候論》與《劉涓子鬼遺方》幾乎完全相同，唯獨未見百字。³²⁶《千金翼方》卷第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便與《諸病源候論》完全一致，皆無百字。³²⁷關於癩疽發足跌，「人神」在足而不可刺的年歲，筆者算出規律是加六

³²¹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8。(古籍原頁三下)。³²² [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頁324。(原書頁四)。

³²²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頁156。「標叔疽，熱同同，耳聾，後六十日腫如腫水狀，如此可刺之。但出水後，乃有血，血出即除也。人年五、十七、六十五、七十三、八十一、九十七，神皆在背，不可見血，見血者死。」³²³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578-579。

³²³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859。「標叔疽發背，熱同同，耳聾，後六十日腫如水狀，如此可刺之，但出水後乃有血，血出即除也。年五、十七、六十五、七十三、八十、九十七，神在背，不可見血，見者死。」

³²⁴ 見附錄七、標叔疽發背：算式，頁125。

³²⁵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八，頁8。(古籍原頁三下)。³²⁶ [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卷一，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頁324。(原書頁四)。

³²⁶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六，頁156。「癩疽發足跌，若足下，三十日不寫，死。其十二日，可刺。癩疽發赤白膿而不太多，其上癢，赤黑，死不可治。人年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十三、九十三，神皆在足，不可見血，見血者死。」³²⁷ [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一，頁579。

³²⁷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859。「癩疽發足跌，若足下，三十日不寫，死。其十二日，可刺。發赤白膿而不太多，其上癢赤黑，死不可治。年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十三、九十三，神在足，不可見血，見者死。」

和加十。³²⁸三本醫書的禁忌年歲一樣，都是十三、二十九、三十五、六十一、七十三、九十三，當中都有兩項不符合規律的內容，即三十五和七十三的內容。

二、疽病避「人神」試析

《劉涓子鬼遺方》並未特別分出這八種疽病，而是與其他種類的癰疽一併著錄。《諸病源候論》把「杼疽」的論述放在卷三十三〈癰疽病諸候下·二十四杼疽候〉，另外七種疽病則放在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從這兩種分類方式來看，這八種疽病尚未自成體系。到了唐代，孫思邈《千金翼方》將這八種與「人神」所在、年歲禁忌有關的癰疽置於一處，即卷第二十三〈瘡癰上·候人年得疽法第六〉；其餘僅著錄「某疽發於某處，不治則數日死矣」的十四種疽病，則另置於同卷之〈瘡癰上·相五色疽死生法第七〉。癰疽所發的部位，分別在額、項、背、肺俞、脇、股、背、足趺。有趣的是。「蜂（鋒）疽」和「標（標）叔疽」所發的部位，都是在背部；但是這兩種疽病的編列順序並未放置在一處。背部的範圍本身就是大於其他部位，顯然很容易成為「人神」所在的禁忌部位。「蜂（鋒）疽」所發的位置起心膪若連肩骨，可理解為上背。「標（標）叔疽」所發的部位，卻無明顯說明在背的哪個區塊。

根據醫書以及前人的研究所示，「人神」原本僅就年、月、日、時、四季、干支等固定的時間而規律游移。如今發現另外一套「人神」循行系統，記載於晉唐時期的三本醫書《劉涓子鬼遺方》《諸病源候論》和《千金翼方》。我們知道孫思邈撰完《備急千金要方》之後，因感其內容之不足而續編《千金翼方》。因而可以推想在秦漢時期，「人氣」、「人神」的概念已然萌芽，體系化的「人神」概念則是約末確立於魏晉南北朝，《黃帝蝦蟇經》、《劉涓子鬼遺方》和摘錄《黃帝蝦蟇經》部分內容的《小品方》都是這時期的作品。

這一系「人神」禁忌的源頭，應可追溯至《黃帝內經》。因其犯傷「人神」

³²⁸ 見附錄八、癩疽發足趺：算式，頁 125。

的原由主要是為了治療各種癰疽，所以在分類上歸至癰疽、疽病的篇章，如：《黃帝內經靈樞》卷二十四〈癰疽第二十四〉、《諸病源候論》卷三十二〈癰疽病諸候上·十五疽候〉、《千金翼方》卷二十三〈瘡癰上·相五色疽死生法第七〉等。

筆者找尋出這八種疽病避「人神」的年歲規律，對於〈漢唐醫學之「人神」禁忌研究〉而言，無疑是一項突破。「人神」在額的年歲規律是加十和加六。「人神」在兩耳下的年歲規律是加四和加十二。「人神」在肩的年歲規律是加十和加六。「人神」在背的年歲規律皆是加八。「人神」在脇的年歲規律是加六和加十。「人神」在尻尾的年歲規律是加四和加十二。「人神」在足的年歲規律是加六和加十。這套「人神」的循行規律，其數字的背後究竟代表著什麼？關於這一點，目前仍無法回答。然而，在這套「人神」循行的規律裡，有一個看似巧合卻又像另有含意的特點：將上述「人神」的年歲規律相加，都是「十六」這個數字，而且皆由 4、6、8、10、12 所組成。筆者目前仍然無法明白這規律代表古人的何種思維，僅能推算出循行模式，聊備一說。

第二節、「人神」取「天醫」

一、「人神」取「天醫」的意涵

既然干犯「人神」會導致傷生害命，那麼有沒有辦法可以避免呢？答案是取「天醫」即可。所謂的「天醫」有三大意涵：第一、掌管針灸、服藥的醫療之神。第二、指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的方位。如同禍害、絕命、生氣等方位一般。第三、指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的時間。

早在漢代《太平經·己部之二》卷八十七〈長存圖符第一百二十八〉即已出現鼓勵人們積極修煉，以期獲得天醫降臨、去病延年的說法。³²⁹《黃帝蝦蟇經》之〈諸服藥吉日時及灸火木治病時向背咒法第九·治諸病向背並咒〉有提到治療

³²⁹ [漢]《太平經·己部之二》卷八十七〈長存圖符第一百二十八〉，收入王明編《太平經合校》（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330。「守之積久，天醫自下，百病悉除，因得老壽。」

疾病時的方位以及咒術。「病者向生氣坐。治其人背天醫坐而治之。灸火置扁鵲上、作艾。人背天醫坐、治其人舉手先呼天醫天師、下手治。」³³⁰患者要朝向生氣方而坐，診療者要背對天醫方而坐，治療前醫者要先舉手呼告天醫天師，方能開始治病。³³¹呼告的內容其實就是咒術。咒曰：「天師天醫、我守來治百病。我當鍼灸疾病、不治神明、惡神毒、鬼精毒、風冷毒、飲食毒、百氣萬毒、消滅。急急如律令。」³³²在這段敘述中，既有用「天醫」表示患者坐向的方位，亦有呼請「天醫」的原始巫術咒法。

在《黃帝蝦蟇經》以及孫思邈的兩部著作皆有著錄「人神」取「天醫」的化解之法。《黃帝蝦蟇經》之〈推天醫天德生氣淫第七〉云：

凡陽月以大吉加月建，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扁鵲。

陰月以小吉加月建，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扁鵲。

天醫常以神后加今日時，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天巫，從魁下為天師。

常以神后加太歲，功曹下為天醫，傳送下為地巫。治病向吉。³³³

在這段記載中，「天醫」指的是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的時間。到了唐代，更發展出各種推天醫法、避病法以及療病法。³³⁴ 首先，求天醫的方式將陽月和陰月的分開處理：農曆一月、三月、五月、七月、九月、十一月屬於陽月，二月、四月、六月、八月、十月、十二月屬於陰月。「大吉」、「功曹」、「傳送」、「神后」、「從魁」是十二神將的一部份。³³⁵ 十二神將分別對應十二支、配合五行，代表有

³³⁰ 《黃帝蝦蟇經·諸服藥吉日時及灸火木治病時向背咒法第九》，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66。(古籍原頁二七下)。

³³¹ 參見《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云：「凡病者，向生氣坐。治其人，背天醫坐而治也。火置扁鵲上，作艾，人背天醫坐也，治其人舉手先呼天師天醫，下手治也。」〔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8。

³³² 《黃帝蝦蟇經·諸服藥吉日時及灸火木治病時向背咒法第九》，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66-67。(古籍原頁二七下-二八上)。

³³³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 62。(古籍原頁二五下)。參見〔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8。

³³⁴ 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即著有求歲天醫法：「常以傳送加太歲太乙下為天醫。」推月天醫法：「陽月以大吉，陰月以小吉，加月建功曹，下為鬼道傳送，下為天醫。」避病法：「以小吉加月建癸明下為天醫。」療病法：「以月將加時天醫加病患年上療之，瘥。」

³³⁵ 〔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原

其主事。³³⁶根據《五行大義》引《玄女拭經》所言：

丑，大吉者。萬物至丑，皆萌，得陽生，故大吉也。寅，功曹者。萬物至寅，其功已見。曹，衆也。衆物功既見於寅也。……未，小吉者。萬物畢熟成，故爲小吉也。申，傳送者。傳其成物，送與冬藏也。³³⁷

在這段敘述當中，丑是大吉、寅為功曹、未是小吉、申為傳送；分別表示十二神將的作用。然而，這個結果並非僅是術數配伍而成。事實上，十二神將所主隨著天象實測而制訂。太史楊維德在《景祐六壬神定經》〈釋日度第二十五〉說明六壬式的起用必須以當時實際日躔宿度來推算過宮日期。³³⁸與《五行大義》不同，《景祐六壬神定經》以十二月將來指涉。³³⁹「大吉」是十一月將，建子。³⁴⁰「小吉」是五月將，建午。³⁴¹「功曹」為十月將，建亥。³⁴²「傳送」為四月將，建巳。

書頁)。³³⁶《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引《六壬式經》云：「十二神將，以天一爲主。甲、戊、庚日，旦治大吉，暮治小吉。乙、巳日，旦治神后，暮治傳送。丙、丁日，旦治微明，暮治從魁。六辛日，旦治勝先，暮治功曹。壬、癸日，旦治太一，暮治大衝。」

³³⁶〔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 303。(原書頁 91-92)。「六壬所使十二神者，神后主子，水神。大吉主丑，土神。功曹主寅，木神。大衝主卯，木神。天剛主辰，土神。太一主巳，火神。勝先主午，火神。小吉主未，土神。傳送主申，金神。從魁主酉，金神。河魁主戌，土神。微明主亥，水神。」

³³⁷〔隋〕蕭吉《五行大義》卷五〈第二十論諸神〉，收入《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頁 303。(原書頁 91-92)。

³³⁸〔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日度第二十五〉，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頁 555-556。(古籍原頁四上-四下)。「臣等謹案：『曆法日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太陽一日行一度，八十五歲則行不及一度。臣等今依大宋《崇天曆》，起自景祐甲戌歲，二十四氣、日宿次合、分璧度數，以定月將，故得用式無差，占事有准，禍福符應，時變以周，悔吝凶吉與神道而合契。』」

³³⁹〔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0-552。

³⁴⁰〔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2。(古籍原頁二下)。「十一月將大吉：《金匱經》曰：建子之月，陽氣復始，君得其位，惠化日施，故曰大吉。」

³⁴¹〔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1。(古籍原頁二上)。「五月將小吉：《金匱經》曰：建午之月，萬物小盛，陰氣始生，奉陽之功，故曰小吉。」

³⁴²〔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 552。(古籍原頁二下)。「十月將功曹：《金匱經》曰：建亥之月，萬物大聚，功事成就，計定於功，故曰功曹。」

³⁴³天的自然運轉，應合星宿之所至，神煞之名本此而立。在天上的十二神，動移無窮；地上的十二辰，則是靜而待之。兩者之間或有相生、或有相剋，一切吉凶皆本於此，醫家、術家不可不知。³⁴⁴古人根據「月建」、「月將」所乘之神，藉以判定所臨何煞以及定其吉凶。醫療行為與性命息息相關，因此更加需要注意這個部分。³⁴⁵

唐代醫書《外臺秘要方》和《黃帝明堂灸經》皆提及要在選擇有「天醫」在上取師療病的日子進行治療，才會吉利；其他日子不可灸療以及取師。《外臺秘要方》有云：「於天醫上取師療病吉，餘不得灸，及取師凶。」³⁴⁶《黃帝明堂灸經》以「天醫取師療病吉日」來說明此法。《醫心方》所引的《蝦蟇經》云：「凡病人不瘥，當從天醫治之，不避眾忌，所治之處百鬼不敢當天醫所在，雖有兇神不能為害也。」³⁴⁷由此可見，延請「天醫」以及推算出「天醫」循行之法，就是解決「人神」禁忌的方法。

在漢唐時期的醫書裡，「天醫」不僅意味著特別適合進行醫療行為的時間，更含有方位的意義。隨著「人神」禁忌包含著逐年、逐月以及逐日的系統，避「人神」取「天醫」的方式自然也要與之配合。因此，在漢唐時期的醫書當中，《黃

³⁴³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551。（古籍原頁二上）。「四月將傳送：《金匱經》曰：建巳之月，萬物盛茂，陽氣所傳而通送之，故曰傳送。」

³⁴⁴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卷二〈釋月將第二十三〉，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頁553。（古籍原頁三上）。

³⁴⁵ [清]京江鐵甕子《六壬經緯》卷四〈神煞〉，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四）》（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頁2304-2305。

「月建：正月寅、二月卯、三月辰、四月巳、五月午、六月未、七月申、八月酉、九月戌、十月亥、十一月子、十二月丑。若問事之人干支三傳占時本命等處見者，以干涉當道或事經一月論。視月建將所乘何神、所臨何煞定其吉凶。」「月將：正月亥、二月戌、三月酉、四月申、五月未、六月午、七月巳、八月辰、九月卯、十月寅、十一月丑、十二月子。若問事之人干支三傳占時本命等處見者，以干涉主宰論。視月將將所乘何神、所臨何煞定其吉凶。」

³⁴⁶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3037。

³⁴⁷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116。

帝蝦蟇經》、《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臺秘要方》在談及「人神」的行文前後，必然會出現關於「天醫」的內容。目前可見最早的推行年天醫法，出自《黃帝蝦蟇經》之中。關於「推月天醫法」的內容《黃帝蝦蟇經》³⁴⁸、《備急千金要方》³⁴⁹、《千金翼方》³⁵⁰《外臺秘要方》³⁵¹也都有著錄。「推日天醫法」則僅見於《黃帝蝦蟇經》³⁵²和《千金翼方》之中。³⁵³

二、「推行年天醫法」試析

《黃帝蝦蟇經》之〈推天醫天德生氣淫第七〉云：

行年在子，天醫在卯。行年在丑，天醫在戌。行年在寅，天醫在巳。行年在卯，天醫在子。行年在辰，天醫在未。行年在巳，天醫在寅。行年在午，天醫在酉。行年在未，天醫在辰。行年在申，天醫在亥。行年在酉，天醫在午。行年在戌，天醫在丑。行年在亥，天醫在中。³⁵⁴

這裡的天醫指的是天醫方。行年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支順次而行，對應的天醫方則依序為卯、戌、巳、子、未、寅、酉、

³⁴⁸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62-63。(古籍原頁二十五下-二十六上)。「正月、九月，在丙。二月、四月，在庚。三月、五月、七月，在壬。六月、十月，在申。十一月、八月，在卯。十二月，在午。又法云：正、五、九月，在子。二、六、十月，在卯。三、七、十一月，在午。四、八、十二月，在酉。」

³⁴⁹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534。「求月天醫法：陽月以大吉，陰月以小吉，加月建功曹下為鬼道，傳送下為天醫。」

³⁵⁰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924。「天醫：卯、寅、丑、子、亥、戌、酉、申、未、午、巳、辰。宜尋醫取藥呼師。上呼師宜天醫上來療病吉，若刑害上來及針灸大凶」

³⁵¹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卷三十九〈明堂灸法七門·孔穴主對法〉，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頁3034-3036。「天醫：卯寅丑子亥戌酉申未巳午辰。吉。右於天醫上取師療病吉，餘不得灸，及取師凶。」

³⁵²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63。(古籍原二十六上)。「推日天醫法：甲、己，在卯。乙、庚，在亥。丙、辛，在酉。丁、壬，在未。戊、癸，在巳。」

³⁵³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924。「日天醫法：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醫卯亥丑未巳。」

³⁵⁴ 《黃帝蝦蟇經·推天醫天德生氣死氣淫第七》，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頁63。(古籍原頁二十六上)。

辰、亥、午、丑、中。查驗十二支的結果，發現「天醫在中」應該改正為「天醫在申」，可能是傳抄的過程中產生錯誤。孫思邈的兩本著作可和《黃帝蝦蟇經》互相對校。《備急千金要方》之〈推行年天醫法〉云：

年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天醫：卯、戌、子、未、酉、亥、辰、寅、巳、午、丑、申。³⁵⁵

年至，亦即人的行年至子、丑、寅、卯……等年。對於對應的天醫方，其講法則稍微和《黃帝蝦蟇經》有所出入。《黃帝蝦蟇經》的記載中，行年從寅到申的天醫方，分別為「巳、子、未、寅、酉、辰、亥」；而《備急千金要方》對應的天醫方則是「子、未、酉、亥、辰、寅、巳」。同樣的講法，亦見於《千金翼方》之中。³⁵⁶《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推行年天醫法」記載相同，與《黃帝蝦蟇經》的記載卻有幾處不同。例如：《黃帝蝦蟇經》認為行年在寅的時候，天醫在巳；行年在亥的時候，天醫在中。《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則云行年至寅，天醫在子；行年至亥，天醫在申。筆者從「推行年天醫法」的循行規則來判斷，筆者認為《黃帝蝦蟇經》的內容較為正確，當中僅有一處謬誤，亦即中是申的誤筆。³⁵⁷孫思邈可能發現「天醫在中」的問題，故更之為申；其餘的「天醫」配置亦隨之變動。

《黃帝蝦蟇經》	年至：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天醫：卯 戌 巳 子 未 寅 酉 辰 亥 午 丑 中
《備急千金要方》	年至：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天醫：卯 戌 子 未 酉 亥 辰 寅 巳 午 丑 申
《千金翼方》	年至：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天醫：卯 戌 子 未 酉 亥 辰 寅 巳 午 丑 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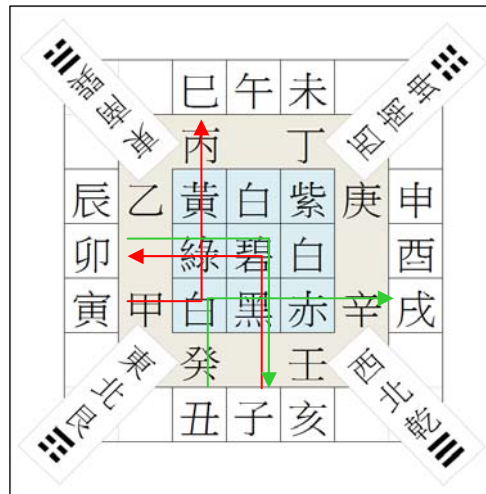
表二十一、推行年天醫法

³⁵⁵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九〈針灸上·太醫針灸宜忌第七〉，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534。

³⁵⁶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卷二十八〈針灸下·針灸宜忌第十〉，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頁 924。《千金翼方》云：「又行年天醫法：人年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醫，卯、戌、子、未、酉、亥、辰、寅、巳、午、丑、申。推歲天醫法，常以傳送加大歲太一下為天醫。」

³⁵⁷ 參見：〔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卷二〈人神所在法第八〉，頁 117-118。

關於「行年天醫」的推法，筆者借用唐代敦煌曆日上的九宮圖來說明「推行年天醫法」的循行規則。³⁵⁸行年依照十二辰的次序，按次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筆者根據二繩二鉤，先依天道、後照地道的宇宙觀來嘗試推算出「行年天醫法」。首先，行年在子，天醫便從「子」往左勾；行年在丑，天醫就從「丑」向右勾。中間一律間隔兩辰。若以此法推行年天醫，則與《黃帝蝦蟇經》的記載完全相合。《黃帝蝦蟇經》僅需訂正中為申即可。然而，《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記載便不符合此法。這種推行年天醫的循行規則是筆者初步推測，若有不夠周延之處，尚待專家斧正。



圖八、推行年天醫法

第三節、小結

根據本文的研究，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疔贅，然而某些疽病的治療時間居然也要特別避「人神」。《劉涓子鬼遺方》、《諸病源候論》和《千金翼方》書中各記載了許多疽病，其中有八種疽病是需要特別避「人神」而施治。這三本書對於八種疽病不可灸刺的年歲多有出入，其他版本亦然。我們知道「人神」禁忌主要應用在針灸方面，並且循行依時、具有規律。筆者算出規律後，可望提供校讎醫書內容的幫助。關於避免犯傷「人神」的方法，就是取「天醫」。如果不是非要在「人神」所在的時刻灸刺，可以另推「天醫」。倘若「人神」在時仍要灸刺，以咒術延請「天醫」下降以護衛之，便能避免傷「人神」。

³⁵⁸ 按：敦煌曆日九宮圖的十二辰，乃是承繼漢代的六壬式盤而來。

第六章 結論

本文可總結成三大結論。第一、人與天地相應的思想是「人神」立論的核心。第二、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刺癰疽也需避「人神」。第三、周期節律是「人神」原理的精髓。

第一、人與天地相應的思想是「人神」立論的核心。筆者認為「人神」禁忌的產生，源自於漢唐時人承襲著先秦以來的天人感應思想。在天人相應的系統裡，天體運行有「氣」的流動，而會對人的「氣」產生感動。在年、月、日、時、四季、十二建除等時間之內，天體有「氣」的運行，人體的各部位亦有「氣」隨之流動，此之謂「人氣」、「人神」。陰陽不測之謂神³⁵⁹——「天氣」會影響「人氣」，人們對「血氣」的理解以及出血又深感恐懼。因此，古人以「人神」來代表這個由「天氣」對應「人氣」乃至於影響「血氣」運行的東西。「天氣」依天時而循行、周流不已，對應到身上的「人氣」、「人神」概念亦然。³⁶⁰天人相應不單只是一種概念，在漢唐時人的理解裡，「人氣」的確受到「天氣」的影響，而「人神所在」更是應合天象。依據天人相應的觀念，「人神」的循行亦是隨著天體變化而走。因此，在人氣大亂、陰陽紛爭等日子，不可以針灸服藥也不可以合陰陽，犯之傷人，這甚至是導致人們得病的重大因素。原因亦是天「氣」影響人「氣」。所以，在日闕之時，進行針灸會使人「陽氣大亂」；在月蝕之日針灸則往往使人「陰氣大亂」。至於何謂「人神」不在日，其實就是日、月等天體的引力對人體影響較弱的時候。

第二、犯傷人神容易使人發癰疽，刺癰疽也需避「人神」。《黃帝蝦蟇經》當中「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繪有日月薄蝕與弦望晦朔時，蝦蟇與兔的

³⁵⁹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卷七〈繫辭上·第七〉，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冊一《周易尚書》（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不著撰年），頁149。重刻宋版十三經注疏本。參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卷三〈繫辭上傳〉（臺北：大安，1999年），頁238。「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³⁶⁰ 程莘農主編《中國針灸學》第四章〈氣血津液〉（臺北：淑馨，1989年），頁49。「氣，在古代是人們對自然現象的一種樸素認識，認為氣是構成世界最基本的物質，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氣的運動變化所產生的。這一觀點對中醫理論影響很大。」

生毀以及對應到人體的部分，藉以說明「人氣」、「人神」之所在，以及犯傷「人神」會導致的疾病。有趣的是，人氣不和疔贅生，犯傷「人神」則容易使人發癰疽。在中國傳統醫學的理論裡，血氣不通加上熱毒太盛，就會形成癰疽。因此，血氣與人神的密切關係可見一斑。雖然癰、疽、贅疔成因不盡相同，但大體而言都是肇因於血氣不通。因此，我們更可以試著說明「人神」其實是一種氣的存在。

第三、周期節律是「人神」原理的精髓。從種類來看，「人神」可概分為：逐日人神、六十日人神、四季人神、逐年人神、十干人神、十二支人神、十二時人神與十二祇人神等類型。一般而言，「人神」禁忌有其一定的規律，其時間和空間的搭配是固定不變的。以逐日人神為例，《黃帝蝦蟇經》所言：「凡右蝦蟇神所在處，不可灸判傷。」³⁶¹對應到蝦蟇神和兔神所在的地方不能針灸犯之。干犯人神會傷生害命，導致各種疾病、症狀的產生。事實上，除了依照年、月、日、時以及四季、干支、建除等循行方式之外漢唐醫學中，「人神」禁忌仍有其他循行系統。《黃帝內經靈樞》具有「某疽發於某處，不治則數日死矣」的敘述體例，在晉唐時期的《劉涓子鬼遺方》、《諸病源候論》和《千金翼方》承襲著這種思想，亦發展出禁止灸刺的「人神」禁忌，而且需要避開的理由也是和「血氣」很有關係。因為，「人神」在這八種癰疽所發的位置上。若犯此禁忌而刺疽見血，則會導致死亡。

「人神」究竟是什麼呢？耙梳史料後可知，「人神」其實是血氣之屬。檢視《黃帝蝦蟇經》認為男女皆會得病的原因：人們不懂得在日月盛毀時不可合陰陽的道理；醫家替病人針灸也不知道要避開「日鬪月毀」的日子，因此男女都會生病。在古人的觀念裡，針灸醫療以及合陰陽乃是氣的突出表現；所以「人神」禁忌在這兩方面特別被重視。「人神」取「天醫」就是解決「人神」禁忌的方法。取「天醫」的內涵有二：其一、運用咒術呼告天師、天醫，以擋掉百鬼、兇神等各式毒煞，避免干犯「人神」。其二、直接推算出相對「人神」而言，更適合針

³⁶¹ 《黃帝蝦蟇經·蝦蟇圖隨月生毀日月蝕避灸判法第一》，收入《東洋醫學善本叢書》，頁45。（古籍原頁十七上）。

灸治療的時間，亦為「天醫」。從漢唐時期的醫書來看，「天醫」的出現不僅不晚於「人神」，甚至在「人氣」演變為「人神」的期間就已出現。

「人神」概念肇基於漢代，而「人神」禁忌其實是由各家各派不同的理論建構而成，例如《武威漢代醫簡》中的〈黃帝治病神魂忌〉即可視為此禁忌的原型。³⁶²其名稱的確立以及各式「人神」的禁忌成形皆在唐代，而且內容普遍著錄於敦煌曆日當中。筆者推想，「人神」顯然不是醫家所獨有的禁忌概念，而是共享於擇日家的知識體系。然而，不若「行年」、「本命」等概念在術數領域持續發揚；由於「人神」禁忌應用的層面與身體更為親近，「人神」禁忌因而轉而被醫家吸收、延伸，進而成為醫家的理論之一。以漢唐醫學發展的脈絡來看，從《黃帝蝦蟇經》的「人氣」過渡到唐代醫書的「人神」，一方面顯示了指涉名詞的確立、內容逐漸統一，另一方面代表著「人神」禁忌內容的發展成熟。到了唐代，「人氣」和「人神」的禁忌已經逐漸整合為一套「人神」所在的灸刺禁忌。

本文梳理了「人神」禁忌的發展源流，分析各式「人神」禁忌的內容要義，並且討論了醫家面臨「人神」禁忌的實際取法以及避免誤傷「人神」的方式。「人神」禁忌又有一套看似不甚規律的循行方式，筆者亦找尋出這八種疽病避「人神」的年歲規律。可惜目前仍然無法明白這規律代表古人的何種思維，僅能推算出循行模式，聊備一說。「人神」禁忌在漢唐時期中的原始面貌，已然逐漸明朗。然而，關於「人神」取「天醫」的實際算法，以及八種疽病避「人神」的規律意涵尚未討論完善，有待專家學者繼續探究。

此外，筆者檢視漢唐時期的醫書提到蝦蟇和兔的部分，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在治療月蝕瘡和癰疽的療法裡，蝦蟇和兔子是重要的藥材。在陶弘景的《養性延命錄·雜戒忌禳災祈善篇第三》有云：「凡小兒不用令指月，兩耳後生瘡欲斷，名月蝕瘡，搗蝦蟆末傅即差，並別餘瘡不生。」³⁶³叮嚀小孩子不可以用手指月亮，否則會生月蝕瘡。將蝦蟇搗爛成末敷在患部上，月蝕瘡就好了。晉唐時期的醫書

³⁶²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頁4。

³⁶³ 〔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錄·雜戒忌禳災祈善篇第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亦多有使用蝦蟇與兔子治療癰疽、陰蝕瘡、月蝕瘡等記載。³⁶⁴此種療法含有濃厚的巫術概念，天象、血氣和癰疽再度互為因果。

對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亦有些回應。李磊指出，針灸日時避忌的各種方法主要盛行於隋唐時期，在後世已很少應用。³⁶⁵肖昌云也說：「明清後，人神禁忌更是極少有人使用，研究人神禁忌的人也很少，而且部分還是持否定態度。基本上屬於沒落期。」³⁶⁶筆者發現元明醫書有特別擇「人神不在日」、「人神不犯日」治療疣目、下部懸癰的說法，然而未見於漢唐醫書裡。此外，有些清代的種痘醫書，明確指示種苗日需要避「人神」。種痘術大約在晚明的時候始傳入中國，當西方醫學匯入中國時，傳統醫學的「人神」概念不但沒被捨棄，更被運用在種痘術當中。如此說來，「人神」禁忌在明清時期已沒落的看法，值得再商榷。

³⁶⁴ 東晉葛洪的《肘後備急方》卷五〈治癰疽妒乳諸毒腫方第三十六〉有云：「附方《勝金方》治發，腦發背，及癰疽，熱癩，惡瘡等。臘月兔頭，細銼，入瓶內密封，惟久愈佳。塗帛上，濃封之，熱痛敷之，如冰頻換，瘥。」《肘後備急方》卷五〈治癰疥漆瘡諸惡瘡方第三十九〉云：「又方，療大人小兒，卒得月蝕方。於月望夕取兔屎，及納蝦蟇腹中，合燒為灰末，以敷瘡上，瘥。」《肘後備急方》卷五〈治卒陰腫痛頰卵方第四十二〉亦云：「陰蝕欲盡者。蝦蟇，兔屎，分等，末，勃瘡上。」大人、小孩若得了月蝕瘡，那麼就在農曆十五的月望日晚上取兔屎，放進蝦蟇的肚子裡，一起燒為灰末。把這灰末敷在患有月蝕瘡的部位上，瘡傷就會好了。陰蝕是一種婦人病，亦即陰部潰爛，或許意近於患下部懸癰。這則條例表示，若陰部潰爛的很嚴重，取等分的蝦蟇、兔屎的粉末敷在瘡上。唐代的孫思邈也多有使用蝦蟇和兔子來治療相關疾病。《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癰腫毒方·瘰癧第六·治癰瘡方〉有一方云：「燒干蝦蟇和豬脂敷之。」治療癰瘡的方式之一，將蝦蟇燒乾和豬油來敷在患部即可。此外，《備急千金要方》卷二十二〈癰腫毒方·瘰癧第六·治久癰瘡敗壞成骨疽方〉又云：「末龍骨粉瘡，四面厚二分，以膏著瘡中，日二易之，蟲出如發，盡愈。膏方如下。大蝦蟇（一枚，自死者）亂髮（一塊，雞子大）豬脂（一斤）上納脂中煎之，二物略消盡，下待冷，更納鹽一合攪和，充前用。」龍骨粉是可以治療久患癰瘡、病情愈發惡化成骨疽的藥方。在患部敷上龍骨粉，厚度大約為四面厚二分，用這膏方塗在患瘡處，每天換藥兩次。等到蟲出如發後，瘡疽之病就好了。膏方的製造方法，取一隻自己死亡的大蝦蟇、一團亂髮（量大約如雞子般大）、豬油一斤，把大蝦蟇跟亂髮放在豬油當中來煎，煎到蝦蟇跟髮逐漸消融殆盡，拿出來等待變涼了，再加一合鹽攪拌均勻，膏藥就完成了。按：關於這個議題，筆者將另文探究。

³⁶⁵ 李磊〈針灸日時知避忌——試論針灸日時避忌的原則和方法〉《上海中醫藥雜誌》第6期，1995年，頁27。

³⁶⁶ 肖昌云〈針灸人神禁忌學說研究〉，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頁28。

參考文獻

(一) 古籍 (按時代順序排列)

- 《黃帝內經素問》，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第一冊
(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年)。
- 《黃帝內經靈樞》，收入錢超塵主編《中華經典醫書》第一冊
(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02年)。
- 《黃帝內經素問》，收入徐寒主編《黃帝內經》上冊(北京：中國書店，2011年)。
- [周]秦越人撰，[明]王九思《難經集注》(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年)。
- [秦]呂不韋《呂氏春秋》(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
- [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史記會注考證》
(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5年7月)。
- [漢]《太平經》，《正統道藏》第四十一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
- [漢]王充《論衡》(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
- [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周易正義》
(臺北：東昇出版事業公司，不著撰年)。
-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臺北：萬卷樓，2002年)。
- [漢]華佗元化著；[唐]孫思邈編集；彭靜山點校《華佗神醫秘傳》
(瀋陽：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年)。
- [漢]董仲舒《春秋繁露》(臺北：三民書局，2007年)。
- [漢]劉安著，高誘注《淮南子》(臺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
- 《赤松子章曆》，《正統道藏》第十八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
- 《黃帝蝦蟇經》，《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
(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年)。
- [梁]陶弘景《養性延命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晉]葛洪《抱朴子》(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
- [晉]葛洪《抱朴子》，《正統道藏》第四十七冊(臺北：新文豐，1985年)。
- [晉]皇甫謐著，張燦琿、徐國仟主編《針灸甲乙經校注》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年)。
- [晉]陳延之《小品方》(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年)。
- [南北朝]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叢書集成續編》冊四十六。
(臺北：新文豐，1985年)。
- [南齊]龔慶宣《劉涓子鬼遺方》，《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二十八冊
(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2年)。
- [隋]蕭吉《五行大義》，《叢書集成續編》冊二十四(臺北：新文豐，1985年)。
- [唐]孟安編集《道教義樞》，《正統道藏》第四十一冊
(臺北：新文豐，1985年)。

- 〔唐〕《全唐詩》第十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
- 〔隋〕巢元方《巢氏諸病源候論》，《東洋醫學善本叢書》第六冊（大阪：東洋醫學研究會，1981年）。
-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 〔唐〕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孫思邈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年）。
- 〔唐〕孫思邈《千金翼方》，收入《孫思邈醫學全書》（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9年）。
- 〔唐〕王燾《外臺秘要方》，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十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唐〕撰人不詳《黃帝明堂灸經》（臺北：士林出版社，1988年）。
- 〔唐〕魏徵等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隋書》（臺北：鼎文書局，1980年）。
- 〔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後晉〕劉昫撰；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年）。
- 〔後晉〕劉昫撰《舊唐書》（臺北：藝文印書館，撰年不詳）。
- 〔宋〕《銅人針灸經》七卷，不著撰人名氏，收入《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臺北：南天書局，1976年）。
- 〔宋〕王懷隱、陳昭遇等《太平聖惠方》，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宋〕朱熹《周易本義》，（臺北：大安，1999年）。
- 〔宋〕楊維德《景祐六壬神定經》，收入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 〔金〕何若愚撰、閻明廣注《子午流注針經》，章威主編，王雪苔審定《中華醫書集成》第十八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年）。
- 〔元〕竇漢卿《重校宋竇太師瘡瘍經驗全書》，收入《四庫全書總目·瘡瘍經驗全書十三卷》（臺北：莊嚴，1995年）。
- 〔元〕李鵬飛（1222-?）《三元參贊延壽書》（北京：中國書店，1987年）。
- 〔元〕李仲南《永類鈴方》，收入曹洪欣主編；鄭金生，柳長華副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古籍善本集粹》冊二十一（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
- 〔明〕李一楫《月令採奇》（臺北：藝文印書館，1970年）。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冊七（臺北：新文豐，1987年）。
- 〔明〕汪機、李守先《繪圖針灸易學 附七十二番全圖 針灸問答》（臺北：新文豐，1997年7月）。
- 〔明〕高武《新校本鍼灸聚英》（臺北：新文豐，1969年）。
- 〔明〕張介賓《景岳全書》《中華醫書集成》第二十八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明〕楊繼洲《針灸大成》，章威主編，王雪苔審定《中華醫書集成》第十八冊（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明〕倪維德《原機啟微集》（臺北：新文豐，1987年）。

- 〔明〕佚名氏《神農皇帝真傳針灸經》，鄭金生主編《海外回歸中醫善本古籍叢書》第十二冊（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年）。
- 〔明〕樓英《醫學綱目》，〔清〕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醫部全錄》（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1991年）。
- 〔清〕允祿、梅穀成、何國宗等奉敕撰《欽定協紀辨方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
-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 〔清〕張志聰著，孫國中、方向紅點校《黃帝內經靈樞集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 〔清〕不著撰人《銅人針灸經》，《四庫全書鍼灸古書》冊六（臺北：南天書局，1976年）。
- 〔清〕鄭玉壇《彤園醫書（外科）》，《湖湘名醫典籍精華·外科卷 針灸卷 五官科卷》（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
- 〔清〕吳謙等編《醫宗金鑒》（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8年）。
- 〔清〕京江鐵甕子《六壬經緯》，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四集《六壬集成（四）》（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 〔朝鮮〕許浚編著，郭靄春等校注《東醫寶鑒》（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1995年）。

（二）出土文獻（按著者、編者筆畫順序排列）

- 〔日〕大庭脩《敦煌漢簡》（蘭州：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
- 〔日〕大庭脩《大英圖書館藏敦煌漢簡》（京都：同朋舍，1990年6月）。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秦簡·周家台秦簡·龍崗秦簡·孔家坡前漢簡》（東京：二玄社，2009年）。
- 胡之主編《甘肅敦煌漢簡》（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
- 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 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北京：文物出版社，1974年）。
- 勞榘編《居延漢簡·圖版之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7年）。
- 勞榘編《居延漢簡·考釋之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0年）。
- 彭浩、雷志雄《張家山漢墓竹簡》（武漢：湖北美術出版社，2002年）。

(三) 敦煌文書 (按書名筆畫順序排列)

《大唐同光四年具曆》，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七冊

(臺北：新文豐，1986年)。

《灸經》，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四十四冊

(臺北：新文豐，1986年)。

《星占書·七星人命屬法》，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

(臺北：新文豐，1986年)。

《新集備急灸經》，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三冊

(臺北：新文豐，1986年)。

《雍熙三年丙戌具注曆日》，黃永武主編《敦煌寶藏》第一百二十八冊

(臺北：新文豐，1986年)。

(四) 專書 (按著者、編者筆畫順序排列)

[日]小曾戶洋，長谷部英一，町泉壽郎著；馬王堆出土文獻譯注叢書編輯委員會編《五十二病方》(東京：東方書店，2007年)。

中國中醫研究院、廣州中醫學院編《中醫名詞術語選釋》

(臺南：大孚書局，2004年)。

王子今《睡虎地《日書》甲種疏證》(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王玉川著；張年順整理《運氣探秘》(北京：華夏出版社，1993年)。

王洪圖總主編《黃帝內經研究大成》(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年)。

青斗《大中醫》(臺北：尖端出版社，2009年1月)。

俞曉群《數術探秘：數在中國古代的神秘意義》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4年)。

徐復觀《兩漢思想史》卷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

郝樹聲、張德芳《懸泉漢簡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9年)。

馬保平《中國方數文化思想方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馬保平《古方術研究導引》(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

馬繼興主編《敦煌古醫籍考釋》(江西：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年)。

馬繼興等輯校《敦煌醫藥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馬繼興《出土亡佚古醫籍研究》(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5年)。

馬繼興《馬繼興醫學文集》(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9年)。

培琳編輯部編著《正宗少林銅人簿》(臺北：培琳出版社，1986年)。

張寅成《中國古代禁忌》(臺北：稻鄉出版社，2000年)。

張儂《敦煌石窟秘方與灸經圖》(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1995年)。

張燦珮《中醫古籍文獻學》(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年)。

梁峻等主編《范行準輯佚中醫古文獻叢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7年)。

郭志城，李鄧高，劉英杰《中國術數概觀(卜筮卷)》

(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年)。

- 郭穎《《諸病源候論》的詞語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陳秀芬《養生與修身：晚明文人的身體書寫與攝生技術》
(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年)。
- 陳國印《靈樞經新識》(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3年)。
- 陳增岳《敦煌古醫籍校證》(廣州：廣州科技出版社，2008年)。
-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第三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陳繼文《中國數術結構》(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1994年)。
- 程莘農主編《中國針灸學》第四章〈氣血津液〉(臺北：淑馨，1989年)。
- 黃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年)。
- 趙益《古典術數文獻述論稿》(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趙健雄編著，徐鴻達、張士卿協編《敦煌醫粹：敦煌遺書醫藥文選校釋》
(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
- 鄢良《人身小天地——中國象數醫學源流·時間醫學卷》
(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
- 劉永明主編《增補四庫未收術數類古籍大全》第九集《雜術集成》
(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
- 劉道超《擇吉與中國文化》(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4年)。
- 劉樂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 劉樂賢《簡帛數術文獻探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劉樂賢《馬王堆天文書考釋》(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韓雲波、郝敬、張莉譯注《日者觀天錄》(重慶：重慶出版社，2008年)。
- 鄧文寬輯校《敦煌天文曆法文獻輯校》(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
- 叢春雨主編《敦煌中醫藥全書》(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4年)。
- 叢春雨《敦煌中醫藥精華發微》(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嚴世芸，李其忠主編《三國兩晉南北朝醫學總集》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9年)。
- 饒宗頤，曾憲通著《雲夢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饒宗頤《睡虎地秦簡日書研究》(臺北：新文豐，2003年)。

(五) 學位論文 (按著者、編者筆畫順序排列)

- 江達智《春秋、戰國時代生育及婚喪禁忌之研究》(成功大學碩士論文，1992年)。
- 肖昌云《針灸人神禁忌學說研究》(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 周燕萍《《赤松子章曆》擇日避忌研究》(北京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 張淑女《中國傳統醫學中的選擇術—以「人神」及「妊娠」禁忌為例》
(清華大學碩士論文，1994年)。
- 陳于柱《區域社會史視野下的敦煌祿命書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
- 陳炫璋《孔家坡漢簡日書研究》(清華大學碩士論文，2007年)。
- 陳雅雯《說文解字》數術思想研究(成功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六) 期刊論文 (按著者、編者筆畫順序排列)

- 王子謨, 王曉萍〈范汪與《范汪方》勾沉〉,《中醫文獻雜誌》第3期, 1994年。
- 王宇恒, 常存庫, 黃寅焱〈針灸療法禁忌症的歷史探究〉,《針灸臨床雜誌》第21卷, 第7期, 2005年。
- 王洪琦〈《內經》「月一人相關」理論及現代的研究〉,《廣州中醫藥大學學報》第5卷, 第1期, 1988年。
- 王磊等〈子午流注與生物節律的關係〉,《中華中醫藥雜誌(原中國醫藥學報)》第26卷, 第11期, 2011年。
- 王縉, 和中浚〈《劉涓子鬼遺方》的癰疽分類法及其特點〉,《中華中醫藥學刊》第29卷, 第7期, 2011年。
- 王濱〈《黃帝蝦蟇經》與針灸禁忌的時空觀〉,《內蒙古中醫藥》第4期, 2000年。
- 吳中朝〈《黃帝蝦蟆經》時間醫學思想探蹟〉,《山西中醫》第6期, 1990年。
- 吳涵冰〈丹波一家對中醫學術的貢獻〉,《中華醫史雜誌》第14卷, 第2期, 1984年。
- 宋鎮豪〈試論殷代的紀時制度〉,《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殷都學刊增刊, 1985年。
- 李戎〈針灸「人神禁忌」學說中的「尻神」辨誤〉,《中國針灸》第22卷, 第8期, 2002年。
- 李均明〈漢簡所見一日十八時、一時十分計時制〉,《文史》第22輯, 1984年。
- 李秋云〈子午流注納甲法系統理論形成時期之商榷〉,《中華醫史雜誌》第14卷, 第2期, 1984年。
- 李清良〈中國身體觀與中國問題——兼評周與沉《身體：思想與修行》〉,《哲學動態》第5期, 2006年。
- 李雁等〈《內經》中「神」的研究進展〉,《陝西中醫》第12期, 1987年。
- 李經緯等〈隋唐時期中外醫藥之交流〉,《中華醫史雜誌》第15卷, 第4期, 1985年。
- 李解明〈秦漢時期的一日十六時制〉,《簡帛研究》第2輯(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年)。
- 李磊〈針灸日時知避忌——試論針灸日時避忌的原則和方法〉,《上海中醫藥雜誌》第6期, 1995年。
- 李濱〈中醫神志學說的文獻研究〉,《中醫文獻雜誌》第4期(安徽:安徽中醫學院, 2001年)。
- 李濤〈隋唐時代我國醫學的成就〉,《中華醫史雜誌》第1號, 1953年。
- 尚嫻〈中醫對精氣血津液神的認識之(六):漫談人體之「神」〉,《開卷有益·求醫問藥》第12期, 2004年。
- 孟琳升〈月經周期與月亮圓缺——120例資料分析〉,《浙江中醫學院學報》第9卷, 第2期, 1985年。

- 林伯欣〈在「黃帝的身體」成形之前——淺談殷商至春秋的醫學發展〉，《2007 學士後中醫學系系友回娘家暨國醫節學術研討會》(臺中：中國醫藥大學，2007年)。
- 林富士〈試論《太平經》的疾病觀念〉，《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2本，第2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3年)。
- 姚警鐘〈從《醫心方》看中日古代醫藥交流〉，《中華醫史雜誌》第13卷，第4期，1983年。
- 唐衛華〈月亮盈虧變化與針灸臨床之管窺〉，《針灸臨床雜誌》第19卷，第9期，2003年。
- 郝葆華等〈《內經》「七篇大論」成書年代新論——據天文律歷史料源流探〉，《中華醫史雜誌》第14卷，第1期，1984年。
- 高明，張純德〈秦簡日書「建除」與彝文日書「建除」比較研究〉，《江漢考古》第2期，1993年。
- 馬惠芳，郭長青〈《黃帝蝦蟆經》對針灸學的貢獻〉，《針灸臨床雜誌》第13卷，第3期，1997年。
- 張勝忠〈月相盈虧對人體的影響〉，《中醫藥信息》第8卷，第6期，1991年，頁5-8。
- 張福慧，陳于柱〈遊走在巫、醫之間——敦煌數術文獻所見「天醫」考論〉，《寧夏社會科學》第2期，2008年3月。
- 張儂〈敦煌遺書中的針灸文獻〉，《敦煌研究》2001年，第2期(總68期)(敦煌市：敦煌研究編輯部，1984年)。
- 張德芳〈懸泉漢簡中若干「時稱」問題的考察〉，《出土文獻研究》第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 張慶文，劉敏如，陳維生〈女體「月虧」、「月滿」血氣狀況的初步研究——附44個月經週期血流變資料分析〉，《天津中醫》第2期，1994年。
- 曹春平〈明堂初探〉，《東南文化》第6期，1994年。
- 陳于柱〈敦煌寫本《祿命書·推人游年八卦圖(法)》研究〉，《天水師範學院學報》第6期，2008年。
- 陳心智，閻洪臣〈中風死亡與月亮圓缺——附716例中風死亡時間分析〉，《吉林中醫藥》第6期，1987年。
- 陳心智，閻洪臣〈淺談人體朔望月節律〉，《中醫藥學報》第4期，1987年。
- 陳夢家《漢簡年曆表敘》，《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童伯瑛，董曉燕，趙建國〈淺談繆刺法與月節律的關係〉，《上海針灸雜誌》第30卷，第4期，2011年。
- 賀海軍〈抑鬱狂躁與月亮圓缺變化的關係〉，《遼寧中醫雜誌》第7期，1991年。
- 黃一農〈從尹灣漢墓簡牘看中國社會的擇日傳統〉，《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3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99年9月)。
- 黃一農〈嫁娶宜忌：選擇術中的「亥不行嫁」與「陰陽不將」考辨〉，《法制與禮俗：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歷史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2年)。

- 黃俊傑〈中國歷史思想中的時間觀念〉，《當代》第 158 期，2000 年 10 月。
- 楊振平、傅貞亮〈《內經》天文醫學思想初探〉，《中華中醫藥雜誌（原中國醫藥學報）》第 8 卷，第 5 期，1988 年 10 月。
- 楊建宇、魏素麗〈人神避忌略論〉，《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第 11 卷，第 11 期，2005 年。
- 靳士英〈明堂圖考〉，《中華醫史雜誌》第 21 卷，第 3 期，1991 年。
- 趙貞〈敦煌文書中的「七星人命屬法」釋證——以 P.2675bis 為中心〉，《敦煌研究》2006 年第 2 期（總第 96 期）
- 趙健雄、蘇彥玲〈敦煌醫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甘肅中醫》第 9 卷，第 5 期，1996 年。
- 劉道超〈秦簡《日書》五行觀念研究〉，《周易研究》第四期，2007 年（總第八十四期）。
- 劉增貴〈秦簡《日書》中的出行禮俗與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2 本，第 3 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1 年 9 月）。
- 劉增貴〈睡虎地秦簡《日書》〈土忌〉篇數術考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8 本，第 4 分（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7 年 12 月）。
- 劉增貴〈禁忌——秦漢信仰的一個側面〉，《新史學》第 18 卷，第 4 期（臺北：中研院史語所，2007 年 12 月）。
- 鄧文寬〈敦煌三篇具注曆日佚文校考〉，《敦煌研究》第 3 期，2000 年。
- 鄭宛鈞〈漢唐時期之醫療術數研究-以行年、人神為中心〉，輔仁大學宗教學系台灣民間宗教學術中心主編《中華傳統術數文化第一集》（新北：輔大臺灣民間宗教學術中心，2012 年）。
- 蕭放〈明堂與月令關係新證〉，《民族藝術》第 1 期，2001 年。
- 錢超塵〈楊上善《黃帝內經明堂類成》（殘卷）考略〉，《江西中醫院學報》第 18 卷，第 1 期，2006 年 2 月。
- 叢春雨〈論敦煌針灸文獻的學術價值〉，《上海中醫藥雜誌》第 10 期，1993 年。
- 魏靜〈敦煌占卜文書中有關游年八卦部分的幾個問題〉，《敦煌學輯刊》第 2 期，2008 年。

（七）外文資料（按著者、編者筆畫順序排列）

- 〔日〕丹波康賴《醫心方：仁和寺本影寫本・多紀家舊藏本》
（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1 年）。
- 〔日〕丹波康賴《醫心方：國寶半井家本醫心方》
（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1 年）。
- 〔日〕丹波康賴《醫心方：日本醫學叢書活字本》
（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1 年）。
- 〔日〕丹波康賴撰，高文鑄等校注研究《醫心方》（北京：華夏出版社，1996 年）。
- 〔日〕丹波康賴撰，趙文山等注釋《醫心方》（瀋陽：遼寧出版社，1996 年）。
- 〔日〕多紀元胤編《中國醫籍考》（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83 年）。

- [日] 長野仁〈《黃帝蝦蟇經》臨模影寫舊鈔本の出現〉《鍼灸》第 17 卷，第 1 期，2001 年。(通卷 61 號)
- [日] 浦山菊花〈《黃帝蝦蟇經》について〉《東洋—比較文化論集—宮澤正順博士古稀記念》。(東京：青史出版，2004 年)。
- [日] 浦山菊花〈經書の中の數と身體〉，《東洋の身体知—[からだ]を通して見るアジア》(總特集)《鍼灸 OSAKA》別冊，第 1 卷，2004 年。
- [日] 浦山菊花〈中國傳統醫書中「禁忌」的變遷〉《從醫療看中國史》(臺北：聯經出版社，2008 年)。
- [日] 坂出祥伸〈《黃帝蝦蟇經》について—成書時期を中心に〉，《解說・研究》《東洋醫學善本叢書》，冊二十九(大阪：オリエント出版社，1996 年)。
- [日] 坂出祥伸〈《黃帝蝦蟇經》の成書年代について〉，《中國思想研究・醫藥養生・科學思想篇》(大阪：關西大學出版社，1999 年)。
- [日] 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東京：大修館書店，1957 年)。
- Vivienne Lo (羅維前), “Huangdi Hama jing (The Yellow Emperor’s Toad Canon),” *Asia Major* 14, pt. (2001): 73.

附 錄

附錄一、赤疽發額：算式

額：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9+6=15			
15+10=25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25+6=31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31+10=41			
41+6=47			
47+10=57			
57+6=63	六十	六十	六十
63+10=73			
73+6=79			
79+10=89			
89+6=95	九十五	九十五	九十五
正確率	75%	75%	75%

附錄二、杼疽發項，若兩耳下：算式

兩耳下：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三	
3+4=7		十	
7+12=19	十九	十九	十九
19+4=23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23+12=35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35+4=39	三十九	三十九	四十九
39+12=51	五十一	五十一	五十一
51+4=55	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
55+12=67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67+4=71			
71+12=83			
83+4=87	八十七	八十七	八十七
87+12=99	九十九	九十九	九十九
正確率	88.9%	82%	77.8%

附錄三、蜂疽發髀背：算式

肩：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2+6=8		六	六
8+10=18	一十八	一十八	一十八
18+6=24	二十四	二十四	二十四
24+10=34	三十五		三十五
34+6=40	四十	四十	
40+10=50			
50+6=56	五十六	五十六	五十六
56+10=66	六十七	六十七	六十七
66+6=72	七十二	七十二	七十二
72+10=82			
82+6=88			
88+10=98	九十八	九十八	九十八
正確率	75%	75%	62.5%

附錄四、刺疽發起肺俞（，若肝俞）：算式

背：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11+8=19	十九	十九	十九
19+8=25	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25+8=33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33+8=41			
41+8=49	三十九	四十九	四十九
49+8=57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57+8=65	六十	六十	六十八
65+8=73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73+8=81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一
81+8=89			
89+8=97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七
正確率	77.8%	88.9%	88.9%

附錄五、(俠) 榮疽發脇，起若兩肘頭：算式

齊：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10+6=16	一十六	一十六	一十六
16+10=26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26+6=32	三十二	三十二	三十二
32+10=42			
42+6=48	四十八	四十八	四十八
48+10=58	五十八	五十八	五十八
58+6=64	六十四	六十四	六十四
64+10=74			
74+6=80	八十	八十	八十
80+10=90			
90+6=96	九十六	九十六	九十六
正確率	100%	100%	100%

附錄六、勇疽發股：算式

尻尾：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11	十一	十一	十一
11+4=15	十五	十五	十五
15+12=27	二十	二十	二十
27+4=31	三十三	三十一	三十一
31+12=43	四十三	三十二	四十三
43+4=47		四十六	四十六
47+12=59	五十九	五十九	五十九
59+4=63	六十三	六十三	六十三
63+12=75	七十五	七十五	七十五
75+4=79			
79+12=91	九十一	九十一	九十一
正確率	77.8%	70%	70%

附錄七、標叔疽發背：算式

背：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五	五		
9+8=17		十七	十七		
17+8=25					
25+8=33					
33+8=41					
41+8=49					
49+8=57	五十七	(五十七)	(五十七)		
57+8=65	六十五	六十五	六十五		
65+8=73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73+8=81	八十一	八十一	八十		
81+8=89					
89+8=97	九十七	九十七	九十七		
正確率	100%	100%	83%	80%	66.7%

附錄八、癆疽發足趺：算式

足：算式	劉涓子鬼遺方	諸病源候論	千金翼方
7+6=13	十三	十三	十三
13+10=23			
23+6=29	二十九	二十九	二十九
29+10=39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39+6=45			
45+10=55			
55+6=61	六十一	六十一	六十一
61+10=71	七十三	七十三	七十三
71+6=77			
77+10=87			
87+6=93	九十三	九十三	九十三
正確率	66.7%	66.7%	66.7%